登高能賦大都肖物為工窮力追新只是陳言務去惜乎紅樓夢之觀止
於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隐斑豹之全身然而[illegible]
此始以此終知人尚論者固顛當顛末之悉備若夫觀其[illegible]觀其[illegible]閒情
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為嫵娟乃篇篇魚貫幅幅蟬聯漫云用十而得五業
已有二于三分從此合豐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水之珠虛無莫叩
爰夫譜華胄之興衰列名媛之動止匠心獨運信手拈來情[illegible]文言立
有體風光居然細膩波瀾但欠老成則是書之大略也董園子作弟澹遊
方隨計吏之暇憩紹衣之堂維時溽暑著蒸時雨霈苔衣封壁蕉[illegible]月子
之賓蠹簡生春搜篋得卧遊之具迹其錦心繡口聯篇則柳絮團空洎乎
譎波詭雲四座亦冠纓索絕處處[illegible]反課行行安石碎[illegible]芹香零
粉忽尋蘘而獲爨下之桐雖[illegible]因置[illegible]

人瞿然謂客曰客亦知升沉顯晦之緣離合悲歡之故有如是書也夫
悟矣二子其為我贊成之可矣於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就現在之五十
三篇特加讐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
秦關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趙舍（君先與當廉使並録者此八十卷也）觀其天室永終
之締宗功肅霜露之晨乘朱輪者奚止十人珥金貂者儼然七葉庭前舞
彩膝下含飴大母則宜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癡御潘岳之板輿閑園暇
日承華歆之家法密室朝儀劉氏三姝謝家羣從雅有荀香之癖時移徐
淑之書林下風清山中雪滿珠合于浦星聚于堂絳蠟筵前分曹射覆青
綾帳裏索笑聯唫王茂宏之犢車頗傳佚謬鄭康成之家婢綽有風華耳
目為之一新富貴斯能不朽至其指事類情即物呈巧皎靈臺空空妙
伎鎔金刻木則曼衍魚龍範水模山則觸地邱壑儼昌黎之記畫雜曼倩
之答賓善戲謔兮姑謀樂也代白丁兮入地繞墨吏兮燃犀歡娛筵上幻
出清淨道場脂粉行中參以風流裙屐放屠刀而成佛血濺夭桃借冷眼
以觀時風寒落葉凡茲種種吾欲云云足以破悶懷足以供清玩主人曰
自我失之復自我得之是書成而升沉顯晦之必有緣離合悲懽之必有
故吾滋悟矣塵塵壓壓茫茫大地色空幻境作者增好了之悲哀樂中
年我亦隨酸辛之淚昔曾聚于物之好今仍得于力之强然而黃壚回首
邈若山河（痛當廬使也）燕市題襟雨分新舊辨酸鹹于味外公等洵是妙人感
物理之無常我亦曾經滄海羊叔子峴首之嗟於斯為盛蓋次公仰屋之
嘆良不偶然斗筲可飲千鍾且與醉花前之酒黃粱熟于俄頃姑樂遊壺
內之天客曰善于是乎序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園氏舒元煒序并書于

金臺客舍

沁園春

貴族豪華公子風流綺羅爭妍嘆眉尖常鎖空驚才艷帳前微語竟說姻緣兩美難并一心誰屬幼小情親意倍韋尤堪羨羨一家姊妹箇〻能賢　酒酣芍藥橫眠更翠羽輕披分外鮮看斑衣起舞卿真善謔倩粧復整我亦生憐裘可重縫花能解語觴政平持巧令宣重展卷恨未窺全豹結想徒然

潞遊偶題

紅樓夢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閨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　談肄業秦鍾結寶玉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花院　賈寶玉大醉絳雲軒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學堂　起嫌疑頑童鬧家塾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府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大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奉旨賜歸寧

第十八回
隔珠簾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題詠

第十九回
情切〻良宵花解語　意綿〻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弾妬意　林黛玉巧語學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艶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兒女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目送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残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劃薔癡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頭雙星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〻小動唇舌　不肖種〻大承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〻　錯裡錯以錯勸哥〻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綉夗央梦兆絳雲軒　識定分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第三十九回

村嫽丶是信口開河　情哥丶偏尋根問底

第四十回

夏金桂計用奪寵餌　王道士戲述療妬羹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曾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如何之日也當此則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

飫甘饜肥之日皆父兄教育之恩皆師友規諫之德以致今日
一伎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
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若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
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堦
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
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閨閣昭然復可悅世
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
旨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来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
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来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来女
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徑十二丈方徑
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
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
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嗟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餘
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来至石下

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
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
說有寔在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
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
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
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攜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
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
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来不知又過了幾世
幾劫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
山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
一看原来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
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
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取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迹故

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閨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解
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攷空空道人遂向石頭
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
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攷第二件並
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
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
人不愛看呢石頭笑荅道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攷今
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
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
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
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
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則又千部共出
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
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男女二人
之各情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鬟婢
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

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
說强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
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
又追踪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
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又懷不足之心縱一時稍閑又
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裏去有工夫看理治之書所以
我這一段事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
願他們當那醉酒飽臥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
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些口舌是非之害
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
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
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
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
非傷時罵世之指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
皆是稱功頌德惓惓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言〕情
亦不過寔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

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録回来問世傳奇因空
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
為情僧録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
軒中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録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
二釵並題一絶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
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
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内有個仁清巷巷内
有個古廟因地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
甄名費字士隠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知禮義家中雖不甚富
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
名為念每日只以灌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
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
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隠於書房閒坐至手倦抛書伏
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来

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
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
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
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
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来好笑竟
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
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
延歲月後来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
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
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
至五内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
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市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
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倒可了結
得那絳珠仙子道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
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
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来陪他們去了結此

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寔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来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摠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又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等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来如今却說甄士隱已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是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荅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寔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悉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不可預洩但適

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
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来是塊鮮明美玉上
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
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强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
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是色色空空地真真假假天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
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
烈焰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了奶姆正抱

了英蓮走来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
手接来抱在懷中鬥他頑耍一面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
鬧方欲進来時只見從那邊来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
道則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
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内作甚
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
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撤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
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隐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来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刧後我在北卭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来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隐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内寄居的一个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别號雨村者走了出来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来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隐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隐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竚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隐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来至書房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

忽家人飛報嚴老爺来拜士隱慌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
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
之客稍候何妨説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書
籍解悶忽聽得窓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窻外一看原
来是一個丫嬛在那裏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
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嬛擷
了花方欲走時猛擡頭見窻内有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
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嬛忙轉身
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藍縷想他定是
我家主人常説的什麽賈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濟只是沒甚
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係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説
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頭便
自為此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喜狂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個
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来雨村打聽得前面
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
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

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已步月至廟中来邀雨村自那日見
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已便時刻放在心上
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来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照玉人
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
復高吟一聯曰

玉在櫝中求善價　釵於奩内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来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
這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
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
寥之感今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飯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
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
隱復過這邊書院中来須臾茶畢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殽自
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傳

斝起来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
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
興不禁乃對月寓杯口號一絶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呌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
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
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下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
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
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
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認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
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
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
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
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

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喫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
事意欲再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
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来說和尚
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與和尚轉達老爺說
讀書之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
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閑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
士隱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
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時
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
也就不敢回来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
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人去尋找回来皆云連音響
皆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
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
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
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窻紙此

方人家都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於是接二連三索
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
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的熄去也不知
燒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
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
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
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搶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
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莊都折變了便攜了妻子與兩個

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
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壻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
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来託他隨分
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
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
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
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喫懶做等語士
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

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這
日拄了拐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来了一个跛足道
人瘋狂落脫蔴屣鶉衣口内念着幾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皆没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
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那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
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
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
母古来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隐聽了便迎上来道你滿口說些什麽只聽見些好了那道
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
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便名
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
且住待我将這好了歌解註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
隐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

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窓上說什麽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
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卧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
歸来喪 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强梁擇膏梁誰承望流落
在烟花巷自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
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到
頭来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說了一聲
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
飄飄而去當時烘動街坊衆人當做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
此信哭個死去活来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找尋那討音
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
日的丫鬟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幇着父母用度
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也無奈何了這日那甄家大丫鬟在門
首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鬟于是
隐在門内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了俄而大轎

撞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丫嬛倒發個怔自思這官
好面善倒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丢過不在心
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
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的目瞪口呆不
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躍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

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
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
國一府也故又怕閒文贅瘰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
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
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
一描則是文章鎖住處盖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然信
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出自釵黛目中方
有照應今預從子興說出寔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
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

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来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
請出甄爺来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
壻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
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来問你既是你女壻便帶了

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各各都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来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来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小壻舊日相交方纔在偺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壻移住于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倒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自必探訪回来說了一會話臨走倒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荅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托他問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爬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中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丫嬛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来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

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
雨村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然一着借便為人上
人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
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
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
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个空隙作成
一本參他生性狡猾擅纂禮義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
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
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積的些資
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已擔風袖月游覽
天下勝跡名區又游至維揚地面因聞的今歲鹺政點的是林
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
至蘭臺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
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
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
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氏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
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親枝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
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他
年終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的一女乳名
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
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个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
冷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
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
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鹺政欲聘一西賓雨村
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
兩個伴讀丫嬛這女學生年又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
寡故十分省力看看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
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别
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
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閒

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来閒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
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隐隐
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
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
頭雨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曽游過
些名山大刹不曽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个翻過筋斗来的
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
在那裏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
聾且昏齒落舌鈍所荅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来欲到那
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来剛入肆門只見座
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説奇遇奇遇雨
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
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
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説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
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縁也子興道去
年歳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説一句話承

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要緊事且盤桓兩日到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来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别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没有子興道到没有什麽新聞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定是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邨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論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来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故至今越發生疎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疎了冷子興道正是說来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門前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

排場費用

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峥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内囊却也盡上来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門不知只說寧榮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弟兄兩个早分居了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个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

和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倒生一个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
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享
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来也沒有敢来管他再說榮府你
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
官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生了兩个兒子長子賈
赦次子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
官次子賈政自幼酷愛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
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
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職銜
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爺夫人王氏
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
生了子因得一病而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
這就奇了不想後来又生了一位公子說来更奇一落胎胞嘴
裏便銜一塊五彩晶瑩的玉来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
作寶玉你道這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
人来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爱

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来的志向便將那世
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数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
些脂粉釵環抓来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来酒色之徒耳因此
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来又奇如今長
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个不及他一个
說起孩子話来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
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可
好笑不好笑將来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作色忙止道非也可
惜你們不知道這人来歷大約政老先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
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叅元之力
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這様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
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
大惡者則應刼而生運生世治刼生世危堯舜湯禹文武周召
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
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檜等皆應刼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
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今當運

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和氣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下終歲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内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畧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之族頤顯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温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

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一来這兩年遍游名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揔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来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禮之家倒是个難得之館但這一个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来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的字心裏也明不然我自已心裏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个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异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

他令尊也曾不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痛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後来聽的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麽不是去求姐妹去討情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来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来如今在巡塩御史林家坐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亦不錯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箇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

輩

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倍的却也是從
弟兄而来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
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
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
密字每每如是寫字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有些疑惑
今聽你説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行止另是一
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
之孫輩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忘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个

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没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没了只看這
小一輩的將来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才説這政公已
有銜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个弱孫這赦公竟無一个不成
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
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来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
二子長名賈璉今已二十来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
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
个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

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他令夫人之
後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
樣又極標致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个男人萬不及
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才所說的這幾
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
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喫一杯酒才好雨村
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喫了幾杯了子興笑道說着别人的閒
話正好下酒即多喫幾杯何妨雨村向牎外看道天也晚了仔
細閲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
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報
个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你道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酬閨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却説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便四下裏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献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

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
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
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
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
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內
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
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
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

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
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
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汙尊兄之清操
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
又謝了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
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又
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且兼如海說汝
父年將半百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

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顧
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
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兩个小童依附
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衣冠帶了小童
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
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
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
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
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
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
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
黛玉常聽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向日所見的
這幾个三等的僕婦喫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
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
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窻外瞄了一瞄
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

北蹲着兩個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来个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着勅造寧國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擡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車趕上前来另換了四五個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来復擡起轎子衆婆子上来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個鸚鵡畫眉等鳥雀臺基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緑的丫頭一見他們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說纔剛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来了於是三四人争着打起簾櫳一面聽得人回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

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来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的不住一時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来今日遠客纔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荅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人不多時只見三個奶媽媽並五六个丫嬛簇擁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个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了坐了丫嬛們斟上茶来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来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嗚咽起来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略止住衆

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怯弱不勝
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葯
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從會喫飲時便喫葯
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總三
歲時聽得說来了一个瀨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
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
好時除非從此後揔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
之人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
之談也没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
這裏正配丸葯呌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後院
中有人笑聲說我来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吶罕道這些人
箇个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来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
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丫鬟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進了這
個人打扮與衆姑娘不同綵繡輝煌恍若神仙妃子頭上戴着
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頸上帶着赤金盤螭
瓔珞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縧雙衡比目玫瑰珮上穿着鏤金百

蝶穿花大紅萍緞窄褃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態風騷粉面含春蔵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這裏有名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知曽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侄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諒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纔算見了况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外孫女兒竟是个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麽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遠路纔来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題這些前話鳳姐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歡又一傷心竟

忘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上過
學現喫什麽藥在這裏不要想家想要什麽喫的什麽頑的只
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
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来了帶了幾個人来你們早蚤
打掃兩間乾淨房屋讓他們歇息歇息說話時已搬了茶菓上
来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
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
日也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的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
人道說有沒有甚麽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来給你
這妹妹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不要忘了熙
鳳道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来已預備
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来王夫人笑了一笑點頭不語
當下茶菓已徹賈母命兩个老媽媽帶了黛玉見兩個母舅此
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
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来了邢夫人荅應了
一个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

垂花門蚤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来邢夫人携了
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擡起拉至寛處方
駕上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
係榮府之東角門行至儀門前方下来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
簾邢夫人挽上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
榮府中之花園隔過来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
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
山石皆幽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嬛迎

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
人来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
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
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
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来一一聽了
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喫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
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賜去不
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舅母容量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倒是

了○遂令兩三个媽媽用方纔的車好好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
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
回来○一時黛玉進了榮府○下了車○衆媽媽引着便往東轉彎○穿
過一个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内大院落○上面五間
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
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正内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
門的○進入堂屋中○擡頭迎面先看一个赤金九龍青地匾○匾上
寫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榮禧堂○旁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
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
尺来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
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
烏木聯匾○鑲鏨銀的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
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
手書○原来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
東邊的三間耳房内○于是老媽媽引黛玉進東房門来○臨窻大
炕○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臥枕○秋

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
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窰美人觚内插着時鮮花草並
茗椀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
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椀瓶花俱
全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媽媽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
也是兩个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
坐了本房内的丫嬛們忙捧上茶来黛玉一面喫茶一面打量
這些丫嬛們粧飾衣裳舉止行動果亦與别家不同茶未喫了
只見一个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嬛走来笑說道太太說
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媽媽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
西邊院内有三間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設一張炕桌桌上磊
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
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来了便
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
子上也打着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
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

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个姊妹到都極好
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
不放心的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禍胎是這家裡的混世魔王
今日因廟裡還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間你看便知道了你只以
後不要睬他他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
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銜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
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
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銜玉
而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
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来
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
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
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
他他倒還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裏拿着他
兩三个小么子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
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囑咐你別

睬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
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个丫嬛来回老太太
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
角門是一條南北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
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
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望這裏找他来
少什麽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个總
揔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个東西穿
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
見王夫人来了方要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
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
玉在左邊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
你嫂子們不在這裡喫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
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方上来迎
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嬛執着拂
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旁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嬛

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嬛用小茶盤捧上
茶来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飯後務待飯粒咽盡過一
時再喫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不合家中之
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来因就接了茶早見人又捧
過漱盂来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来這方
是喫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
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
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
母道讀了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兩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罷了
話未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丫嬛進来笑道寶玉来了黛
玉心中正疑惑着這个寶玉不知是怎生一个憊懶人物懵懂
頑童倒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正想着忽見丫嬛話未報完
已進来了一个軽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
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
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
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時之花鬢若刀

裁眉如墨畫眼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
情頸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
見便喫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一般何
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
娘来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来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
一轉身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
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
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
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
鞋越顯得面如團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帶笑天然一段
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其外貌最是極好却
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着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的好皮囊腹内原来
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
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

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
笑(肖)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去見你妹妹寶玉已看
見了心中亦就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来作揖厮見畢歸坐細
看形容與衆各别眉彎似蹙而非蹙目彩欲動而仍留態生兩
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静時如姣花照
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
玉看罷因笑道這个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
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
心裏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别重逢亦未為不可賈母笑
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
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
一年學些須認得幾个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个字黛
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
一个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
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尖若

戲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
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
也有玉没有衆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
有也無因荅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
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恨命摔
去罵道什麽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説通靈不通靈呢我也
不要這撈什子了嚇得衆人一擁争去拾玉賈母急摟了寶玉
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

痕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没有單我有我説没趣如今来了這一
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這是个甚麽好東西賈母忙哄
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個来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
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
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
只説没有這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
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説着便問丫嬛手中接来親與
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説想一想有情理也就不生别論了當下

奶娘来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説今將寶玉挪出来同我在
套間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橱裏等過了殘冬春
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老祖宗我就
在碧紗橱外的床上狠妥當何必又出来鬧的老祖宗不得安
靜賈母想了一想説罷了每人一个奶娘並一个丫頭照管餘
者在外間上面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送了頂藕合色花帳并
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个人来一个是自幼奶娘
王媽媽一个是十歲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
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媽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
便將自己身邊一个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迎
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媽媽除貼身掌管釵
環盥沐兩个丫嬛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頭
當下王媽媽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橱內寶玉之乳母李媽
媽并大丫嬛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来這襲人亦是
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深恐寶玉之婢無竭力
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

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語遂回明賈
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心中眼中只有
一个賈母今與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寶玉只因寶玉
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寔憂鬱是晚寶玉李媽
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粧悄悄進
来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
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說今
兒才来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壞那玉豈不是因我
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
来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
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
着就是了究竟那个玉不知是什麼来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
道連一家子也不知道来歷聽得說落草從他口裏掏出上面
有現成的穿眼讓我拿来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
深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来省過
賈母因往王夫人處来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的

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个媳婦来說話的代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長兄薛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来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来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送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来便說女子無才

已之下疑落一

便有德故生子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賢媛集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个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起名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居家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鍼黹誦詩而已今黛玉雖客寄於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餘外者也都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雨村已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提原告之人来審那原告道彼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个丫頭不想係拐子所拐来賣的這拐人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少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下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

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来的因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来拷問令他們寔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時只見案邊立的一个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簽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門子伏侍這門子忙上来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来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雨村聽了如雷振一驚方想起往事原来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内一个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裏料得是他便忙忙攜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必讓坐了好談他道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坐了雨村因問方才何故不令發簽之故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没抄

一張本省護官符来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个不知怎能作得常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姓名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来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来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猶未看完忽聽傳點人報王老爺来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来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聯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

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单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
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
門子道如你這樣說来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
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
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
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鄉紳之子
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人守着些薄産
過日到十八九歲上酷爱男風最厭女人這也是生前冤孽可

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来作
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
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
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
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
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擡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
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丫頭意欲
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来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

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裡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須小事値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筭来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来就是他聞的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曾偷拐五六歲兒女養在一个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齊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䚡從胎裡帶来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了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不記的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兑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

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裏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
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嬛相看況他是个絕風流人品家
裏頗過的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
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才畧解憂悶自為從
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便又賣與薛
家若賣與第二个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獃霸王最是
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
水生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
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
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
准了他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
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来這薛家
縱比馮淵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
淵定情于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命兒女且不
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
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

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
水行舟做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的
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降恩起復委用
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
我寔不忍為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
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
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時不但不能報効
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
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的主意在此明日
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凶自然拿不來的原
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
的在暗中做調停人他們報个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上共遞
一張報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下乩壇令軍民人
等只管來看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宽孽相逢今狹
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
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被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

處法餘不畧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拐子令其冥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别無説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踈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罔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的銀子也就無甚説話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説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皆由葫蘆廟内之沙彌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對人説出當日貧賤時的事来因此心中大是不樂後来到底尋了个不是遠遠的充發了才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説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

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内帑錢糧採辦雜
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
也上過學略識幾字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
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宗舊情分戶部掛虛名支
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人家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在
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王夫人是一母所生
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
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的肌骨瑩潤丰姿嫻雅當日有他父親
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
死後見哥哥不能依順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
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
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
部以備選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
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
蟠不諳世事便乘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的生意漸亦消耗
薛蟠素聞的都中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趁此機會一為送

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寔則
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蚤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餽送
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
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的不俗立意買他又遇馮家來奪
人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
托囑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
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幾个錢沒有不
了的在路不記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的母舅管轄咱
不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
母親商議道喒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進
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幾個人去
打掃收拾纔好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喒們這一進京原是先
拜望親友或在舅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
宜的喒們先懷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
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喒們這兩
天一直的奔了去還說你沒眼色他母親道你舅舅家雖陞了

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稍書接咱們来如今既来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你守着舅舅姨夫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你既如此你自去調停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别了這幾年我帶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維持了總放了心又見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来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見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入大廳將薛姨媽接了進来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喜悲交集泣笑叙說一番忙又引来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酧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了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来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

梨香院一所十来間白空閒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
下大家就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
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
一應日費供給一槩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
於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原来這
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
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
一角門通一夹道出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首每日或飯

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来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
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作鍼黹倒也十
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賈宅中居住者生恐姨父
管束拘緊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宅中又十分
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
居過去的誰知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
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来
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

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况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題曰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漸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黛玉二人親密友愛處亦自覺別箇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箇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

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塵故黛玉大不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姐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踈遠近之間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卧故略與別箇姐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冐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的回轉来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二人来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来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哄著歇息一回再来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玉叔、捨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奶娘丫嬛等道嬤、

姐〻們請寶叔隨我這裡来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
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箇得意之
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
房内間寶玉擡頭先看一幅画帖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
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
副對聯寫的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及看了這
兩句総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〻不肯在這里了忙說快
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可往那裡去呢不然
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嬤〻說道那裡有叔〻往
姪兒房裡睡覺的理秦氏道噯喲〻不怕惱他能多大呢就忌
諱這些箇上月你沒看見我那箇兄弟来了雖然寶玉同年兩
箇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箇還高些呢寶玉道我甚麼沒見
過你帶他来我瞧〻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
日子有呢說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般細〻
的甜香襲人来寶玉覺的眼眶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
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家學士秦太虛寫的一

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長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連昌公主製的連環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衆奶姆伏侍寶玉臥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箇丫嬛為伴秦氏又吩咐小丫嬛們小心在廊簷下看猫兒狗兒打架那寶玉剛合上眼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闌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就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去正胡思之間忽聽的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閑愁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只見那邊走出一箇人來蹁躚嫋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月度廻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含櫻顆兮榴吐嬌香纖腰之楚楚兮廻風舞雪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麗若何霞映錦塘其靜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何地長自何方信矣哉瑤池不二紫府無雙

寶玉見是一箇仙姑喜的忙來作揖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携帶携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故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核察機會佈散妄想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

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数人新塡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寳玉聽了喜悅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于上書太虛幻境四箇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横書四箇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對聯大書云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寳玉一看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寳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内只見兩邊便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煩仙姑引我到那箇司中遊玩〻〻不知可使的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册你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寳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説也罷就在此司内略隨喜〻〻罷了寳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的是春恨

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姸寳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来只見有數十箇大橱皆用封條封着皆是各省的地名寳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别省的了只見那邊橱上封條上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册七字寳玉因問何為金釵陵十二釵正册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為正册寳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麽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单我們家裡上〻下〻就有幾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省〻的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録之下邊二厨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册可録矣寳玉聽說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册又一箇寫着金釵陵十二釵又副册寳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册厨子開了拿起一本册来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幅画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滃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的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多靈

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風流公子空牽念

寳玉看了又見後面着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幾句言詞寫

道是
枉自温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
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觧遂擲下這箇又去開了副册厨門拿起一本册
来揭開看時只見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
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水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两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觧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册看只見頭一頁上便
画着两株枯木〻上懸著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〻下一股金
釵簪也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　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丢下又
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画著一張弓〻上掛一香櫞也有一
首歌詞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宫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兎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画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〻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艦。

千里東風一梦遥。

後面又画幾縷雲。一灣遊水。其詞云。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轉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画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曽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画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黄梁。

後面更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昨年粧。　可憐繡户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更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鳳鳥偏從末世来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廟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貧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後又画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聰慧恐把仙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〻惚〻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来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幙画棟雕簷說不盡那光揺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箇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仙

子来皆是荷袂蹁蹮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寳玉便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来姐〻曽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来遊玩故我等久待何反引這濁物来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寳玉聽如此說便嚇唬的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寳玉的手向衆姐妹道你們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見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寳玉一人禀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玉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道正幸仙姑偶来可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籍冊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寳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寳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

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巧香係採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群芳髓寶玉聽了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嬛捧上茶来寶玉自覺香清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有唾絨奩粉壁上亦有一付對聯書云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嬛来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的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麯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箇舞女上来請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来舞女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開闢鴻濛方歌了一句警幻道便說道此曲不比

塵世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
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箇
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
聽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
與寶玉、、接起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詞云、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
天傷懷是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

紅樓夢

終身悞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
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
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箇是閬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箇是
枉自嗟呀一箇是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箇是鏡中
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寶玉聽了此回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意能銷

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来歴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

又看下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〻把萬事全抛蕩

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梦裡相尋告

兒命已入黄泉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拋閃恐哭損殘

年告爹娘莫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

令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裡誰知嬌養

幸生来英雄濶大寛宏量從来未将兒女私情略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厮配的才貌仙郎博得箇地久

天長準折的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

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孤癖人皆罕你道

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欲厭却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

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将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

閙到頭来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
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寃家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
蕩貪還構覯著那侯門艷同蒲柳作踐得公府千金似下
流嘆芳魂艷貭一載蕩悠〻

虚花悟　将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得如何把這韶華打滅
覔那清淡天和說什麽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来
誰見把秋雁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唫
哦更蕪著連天衰草遮坟墓這是的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刼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
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菓

聰明累　機關筭盡太聰明反筭了卿〻性命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中有箇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
意懸〻半世心好一似蕩悠〻三更夢忽喇〻似大厦傾
昏慘〻似燈将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的陰

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　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来貧也須要陰隲積兒孫氣昂〻頭帶簪纓頭帶簪纓光燦〻胸懸金印威赫〻爵祿高登爵祿高登昏慘〻黃泉路近問古来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留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銷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收尾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〻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〻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有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癡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
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
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鮮艷嫵媚有似
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
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緑窓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物紈褲與那
些蕩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
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皆此飾非掩醜之
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
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
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
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
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
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
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
達今汝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

迂濶怪譎百口嘲謗萬國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
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以特引前來醉
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
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略領此仙閨幻
境之風光尚且如此況塵世之情景哉令而後萬〻解釋改悟前情
留意于孔孟之間要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
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了寶玉恍〻惚〻依警幻所囑之
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温存

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箇所在
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
正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
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遥
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筏乃本居士掌柁灰侍者
撑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
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〻儆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津
內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的寶玉〻

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唬的襲人輩衆丫嬛忙上來摟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裡却說秦氏正在外房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著猫兒狗兒打架忽聽寶玉在梦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没知道的如何知道在夢裡叫出正是一場幽梦同誰訴千古情人獨我知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元湯来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氷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来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聡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来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

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
衣裳隨至賈母處来胡亂吃畢晚飯過這邊来襲人忙趁衆奶
娘了嬛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来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
央告道好姐〻千萬别告訴别人要緊襲人亦含羞笑道你
夢見什麽故事了是那裡流出来那些臟東西寶玉道一言難
盡說着便把梦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
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喜襲人柔媚姣俏
遂强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

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的
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别箇不同襲人待寶玉更為
盡職暫且别無說話榮府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雖不多從上
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大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
一般並沒有箇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箇
人寫起絶妙恰好忽從數十里之外芥豆之微小〻一箇人家
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榮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說来到
還是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甚有瓜葛諸公若

嫵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逐細言来方才所説這小〻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做過小〻的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那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子那時只那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事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箇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去住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狗兒〻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意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姐妹两箇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〻接来一處過活這劉姥〻乃是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子只靠两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壻接来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帮趂著女兒女壻過活起来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来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憂慮吃了幾盃悶酒在家閑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〻看不過乃勸道姐夫你别嗔著我多嘴偺們村庄人那一箇不是老〻誠〻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

年少的（時）托着那老（家）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箇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咱們雖離家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是（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蹋沒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倒底大家想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法（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倒不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来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来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二小姐着寔爽快會待人的倒也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寡最爱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

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皆咱們的腿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們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試風頭再說劉姥姥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深似海我是個什

麼東西他家人不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了狗兒咲道不妨我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劉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箇男人又這樣箇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倒還是捨著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公侯府門見一見食〔識〕面也不枉我一生

說畢大家笑了一笑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〻便起来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纔只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裡去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劉姥〻帶他進城找至榮寧街来至榮府大門口獅子前只見簇〻的轎馬劉姥〻便不敢過去且彈〻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偵到角門前只見幾箇挺胸叠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櫈上說東談西呢劉姥〻只得偵上来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来的劉姥〻陪笑道我找太〻的陪房周大爺的煩

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来那些人聽了都不瞅睬半日方說道你遠〻的那墻脚（角）下等著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来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〻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著他娘子却在家你若找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〻聽了謝過遂攜了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前歇著些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〻炒〻二三十箇孩子在那裡厮鬧劉姥〻便拉住一箇道我問哥兒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

家麽孩子道那箇周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
箇周奶〻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姥〻道是太〻的陪房周
瑞孩子道這箇容易你跟我来說着跳躥〻引著劉姥〻過了
後院至一院墻邊指與劉姥〻道這就是他家又呌道周大媽
有箇老奶〻来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聽說忙迎出来問是那
位劉姥〻忙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認了半日方笑
道劉姥〻你好呀你說上了些年紀我就忘了請家裡来坐罷
劉姥〻一辟走一壁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

我們呢說著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倒上茶来吃
著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得這麽大了又問些別後閑話再
周家的如何認得是板兒
問劉姥〻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来的劉姥〻便說原是特来
瞧〻你嫂子二則去請〻姑太〻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
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聽了便已猜著幾
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
之力今見劉姥〻如此而來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現弄自
己體面聽得如此說便笑說姥〻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来

了豈有箇不叫你見個真佛去的論理人来客至回話却不與
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佔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
的租子閒時只帶著小爺們出門就完的了我只管跟太〻奶〻
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〻的親戚又拏我當个人投奔了
我来我竟破箇例給與通箇信去但只一件姥〻有所不知我
們這裡又比不得五年前了如今太〻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
奶〻管家了你道這璉二奶〻是誰就是太〻的姪女當日這
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鳯哥的劉姥〻聽了罕問道原来是他
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来我今日還得見他了
周瑞家的道這箇自然的如今太〻事多心煩有客来了略可
推得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這鳯姑娘周旋迎待今兒寧可不
見太〻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這裡来一遭劉姥〻道阿弥陀
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那裡話俗語說的與人方
便自己方便不過道我說一句話便了害著我的什麽說着便喚
小丫頭到廳上悄〻的打聽〻老太〻屋裡擺了飯了没有小
了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些閒話劉姥〻因說這位鳯姑娘今

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
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姥〻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
年紀雖小行事却還比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
樣兒少說些有一萬箇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會說話的男
人也說他不過回来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
嚴了些說著只見小丫頭回来說老太〻屋裡已擺完了飯二
奶〻在太〻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〻快
走快走這一下来他吃飯是一个空兒偺們先等著去若遲一

步回事的人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
齊下了炕打掃〻衣服又叫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逶迤
往賈璉的住宅而來先至厠廳周瑞家的將劉姥〻安插在那
裡略等一等自己先過了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来先找
着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的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
將劉姥〻起初来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〻的將来請安當日
太〻是長會的所以我帶了他進来等奶〻下来我細〻回明
奶〻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不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

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方出去領他兩箇進入院來上了正房臺磯小丫頭子打起了猩紅毡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一般滿屋中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姥、斯時惟有點頭咂眼念佛而已于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所在平兒站在炕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得問箇好讓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忽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

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稱周大娘方知不過是箇有些體面的丫頭于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來吃茶劉姥姥、只聽見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面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箇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亂幌劉姥姥、心中想着這是個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獃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唬的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

子們一齊亂跑說奶〃下来了平兒周瑞家忙起身命劉姥〃
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来請你呢說着都迎出去了劉姥〃
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
綷縩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婦人都捧着大漆
捧盒進這邊来等候聽見那邊說了聲擺飯漸〃的人纔散出
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个人擡了一
張炕桌来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盞森列仍是滿〃的魚肉在
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姥〃一巴
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走過来招手兒叫他劉姥〃
會意於是攜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和他唧〃了一
會方偵到這邊屋裡来只見門外鏨銅鈎上懸著撒花大紅軟
簾南窗下是炕〃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壁立著一箇鎖子錦
靠背與一箇靠枕鋪着金心綠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沫盒
那鳳姐家常帶著紫貂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
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正〃
坐在那裡手內拿著小銅火柱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

邊捧著小〻的一箇填漆茶盤〻內一小盖鍾鳳姐也不接茶
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〻的問道怎麽還不請進来一
面說一面擡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箇人在地下
站著了這綫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
家怎麽不早說劉姥〻在地下已長拜了數拜問姑奶〻好鳳
姐忙說周姐〻快攙着不用拜罷請坐我年輕[清]不大認得可也
不知是什麽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綫回
的那個姥〻了鳳姐點頭劉姥〻已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
在他背後百般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姊笑道親戚們
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厭棄我們不肯常来不
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没人似的劉姥〻忙念佛
道我們家艱難走不起来了這裡没的給姑奶〻打嘴就是管
家爺們看著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没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
著祖父虛名作箇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麽不過是舊日空架
子俗語說道朝廷家還有三門子窮親戚何況你我說著又問
周瑞家的回了太〻了没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〻的示下

鳳姊兒道你去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了就回看怎麼
說周瑞家的答應著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給板兒吃
剛問些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回話這平兒回了
鳳姐道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帶進来
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
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鳳姐道太、說了今
日不得閒二奶、陪著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来逛、的
便罷若有甚話的只管告訴二奶、都是一樣劉姥、道也沒
甚說的不過是来瞧、姑太、姑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
家的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是和太、一
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劉姥、會意未語先飛紅
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来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
次見姑奶、都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来也少
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話寧府裡小大
爺進来了鳳姐忙止劉姥、不必說来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
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脚响進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

清秀身材夭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〻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姥〻方扭〻揑〻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来求嬸子說上回老太〻給嬸子那件玻璃屏明日請一箇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来的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日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嘻〻笑著在炕沿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王家門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那裡如這箇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了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樓門鑰匙傳幾箇妥當人来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著便起身去了這里鳳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窻外叫蓉兒回来外面幾箇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来賈蓉忙復身轉来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〻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来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〻

的兒退去這裡劉姥〻心身方安又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
来也不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裡連吃的都没有了如今
天又冷了越想没箇活路兒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了打發
偺們作煞事来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了一回說
話因笑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這姥〻不知可
用早飯呢没有呢這劉姥〻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来那裡還
有吃飯的工夫呢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来一時周瑞家的傳
一桌客飯来擺在東邉屋内這周瑞家的安排飯菜已畢遂到
鳳姐面前說明去叫過劉姥〻合板兒過去吃飯呢鳳姐說道
周姐〻好生讓着些〻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邉房裡来鳳姐
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〻說了些什麽周瑞家
的道太〻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當年又與
太老爺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来也不大走動當時
他們来了遭却也没空了他們今日既来了瞧〻我們是他的
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他便是有什麽說的叫二奶〻裁度着就
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

知道説話時劉姥〻已吃罷飯拉了板兒過来舔舌抹咂嘴道多
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
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来就該有照應纔是但
如今家裡襍事太煩太〻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
况是我近来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著
這里雖是烈〻轟〻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説與人也
未必信罷了今兒既大遠的来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
叫你空回去的可巧昨日太〻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

两銀子我還沒動的你們不嫌少就暫且拿了去罷那時劉姥〻
先聽見艱難只當是沒有心裡便突〻的後来聽見説給他二
十两喜的又渾身發癢起来説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
語説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
腿還麤麤呢周瑞家的在傍聽他説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
姊聽了笑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日那包銀子拏来再拿一串
錢来都送至劉姥〻跟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两銀子暫且給
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拏著可真是怪我了這錢雇了車子

坐罷改日無事再来挫、方是親戚們意思天色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来了劉姥、只管千辭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来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兒那蓉大爺纔是他正經姪兒呢怎麼又跑出這麼箇姪兒来姪了劉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我心眼裡愛還愛不過来那裡說上話来了二人正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便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的女兒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得意濃時易接濟受恩深處勝親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歎英蓮　談肆業秦鍾結寶玉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嬛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說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来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丫嬛名金釧兒者和一個才留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坡上頑呢見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内斂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

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寶釵穿着家常服頭上只挽着鬒兒坐在炕裏邊伏在小炕几上同小丫嬛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来寶釵才放下筆轉過身来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　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麽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个大夫来好生開了方子認真吃幾劑藥一世除了根纔是小小年紀到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麽名醫仙藥從沒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秃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色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的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得緊吃下去就好周瑞家

的因問道不知是個海上什麽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直直把人鎖碎死了東西藥材一槩都有現易得的只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晒干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嗳呀這樣說来這就得三年的工夫

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罷了还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把把這四樣水調匀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丸個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罎内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拏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栢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也未必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

今從南帶至此現今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可有
名字沒有呢宝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做冷香丸
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時到底那意思是怎樣
宝釵道也不覺什麽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藥也就罷了周瑞
家的還欲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誰在里頭說話周瑞家的忙
着答應了趂便回了劉姥姥之事又畧待半刻兒見王夫人無
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着我有一宗東西你帶
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見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

小女孩子進来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麽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
的花兒拏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小錦匣来薛姨媽
乃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
来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要送去偏
又忘了你今兒来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
支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了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
着給寶丫頭帶了罷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娘不知寶丫頭
古怪呢他從来不要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拏了匣

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兒呢周瑞家的因問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倒好個模樣兒有些像偺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笑道我也這麽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都搖頭道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反為嘆息傷

感了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了花匣至王夫人正房後来原来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宜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里来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厦内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丫環司棋探春的丫环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来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隨進入内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

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環們收了。周
瑞家的荅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屋里。只怕在老太太那邉呢。
丫環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屋內来。只見
惜春正仝水月菴即饅頭菴小姑子智能兒在一處頑耍。見周
瑞家的進来。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
原故。惜春笑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仝他
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来。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帶在
那里。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頭入畫来收了。周瑞家的
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麽時候来的。你師父那禿驢往那裡去了。
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来了。我師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爺府
里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
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惜春聽說。便問周瑞
家的如今各廟裡月例銀是誰管著。周瑞家的道余信管着。惜
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来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
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一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
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鳯姉處来。穿夾道從李紈後窓下過去。

越西花墻出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
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来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
東房里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里来只
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着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姐兒睡
中覺呢也改(該)請醒了奶子摇頭兒正問着只見那邊一陣笑声
却有賈璉聲音接著房門响處平兒拏著大銅盆出来叫豐兒
舀水進去平兒便到這邊来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
家又跑了来作什麽周瑞家的便閙(忙)起身拏匣子與他說送花
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拏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
裡又拏出兩枝来先叫彩明来分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
奶奶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忙閙(這繞ゝ往)賈母
那邊来穿過穿堂頂頭忽見了他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来
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来做什麽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
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麽事情忙的這樣
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回子
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不了的什麽差事手裡是什麽東西周

瑞家的笑道嗳今兒偏偏的来了個劉姥姥我自已多事為他
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個花兒與姑娘
奶奶們這會子還没送清白呢你這會子跑来一定有什麽事
情的他女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
兒因多吃了兩盃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
說他来歷不明告到衙門里要解遞還香〔鄉〕所以我来和你老人
家商議商議尋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以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
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麽大不了的且家去等我送了林姑娘的

花兒去了就回家来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
我這没〔有〕甚麽忙的他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
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没經過什麽事就急得你這樣了
說着便往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房中却在寶玉
房中姊妹〔大家〕兩人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来笑道林姑娘姨
太太着〔送〕我着花兒與姑娘戴寶玉聽說先便說什麽花拏来給
我看看一面早伸手接過来了開匣看時原来是宮製堆紗新
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一

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房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笑道我知道別人不挑剩的不肯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不言語宝玉便道周姊姊你做什麽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道太太在那里因向那邊回話去了遇着姨太太就順便吽我帶来了寶玉道寶姐姐在家做什麽呢怎的這幾日也不過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聽了便和丫頭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来問姨娘姐〻的安什麽病吃什麽藥論理我該親自来看的就說纔從學裡回来也着

了些涼異日再親自来看罷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賈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私故遣女人来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頭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来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回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点了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

誰閒着不管打發那四個女人去就完了來當什麽正緊事問
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来請我明日過去曠曠明日到没
有什麽事王夫人道没事有事都害不着什麽每常他來請有
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
你散淡散淡别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荅應
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亦曾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
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来辭賈母宝玉聽了也要曠去鳳
姐只得荅應立等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

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
妾了環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咲嘲一陣
一手携了寶玉同入上房来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因說你們
請我作什麽有什麽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
未及荅應話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
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来了請安寶
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麽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
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裡作什麽何不去曠曠秦氏笑道

今兒巧上回寶叔叔立刻要見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呢寶叔叔何不去瞧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麼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說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比不得偺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乍見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姉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到叫這小孩子笑話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生的靦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咲嘻嘻的說我不敢强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个小後生來較寶玉畧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靦腆含糊便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欠身一把手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問他年

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喚秦鐘早有鳳姐的丫環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来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姐與秦氏原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拏了一疋尺頭兩个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與来人送去鳳姐猶笑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過一時吃畢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来我就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侯門公府之中若要是也生在寒儒薄宦之中早湏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若既如此比他尊貴可知綉綿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嬌婢侈童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心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知貧寒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胡思亂想忽又寶玉問他讀什

麽書秦鐘見問便實而荅之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

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

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于是二人進

裡間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囑寶

玉道寶叔叔你姪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

他他雖靦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

罷我知道了秦氏囑付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

尤氏又打發人来問寶玉要吃什麽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

荅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

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

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温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

須有一二知已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

便荅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一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

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内可以附讀我因業師

又回家去了也現在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送我去温習舊書

待明年業師一上来再各自在家讀書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

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為不好二則因我病了幾
天遂且暫担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
去何不稟明就往我們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
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里
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親翁商議引薦因這里事忙不便為
這点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
速的作成又彼此不至荒廢了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
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俗

們回來先告訴你姊丈姊姊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稟明令
尊我回去再回明家祖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那
天氣也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又
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明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
吃晚飯飯畢因天氣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孩子送了這
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了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
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
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麽放着些小子們是那一個

派不得偏要惹他鳳姐道我成日在家說你太軟弱了些縱放
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歎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
老爺都不理他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時跟着
太爺們出過三四次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命自
已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
給主子喝他自已喝馬溺不過仗着這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
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
味的吃酒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
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嘗不知
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
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
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
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子都在丹墀下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
不在家即在亦不好怎樣更可以姿意洒落洒落因趂着酒興
先罵大總管賴大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
人像這樣深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着我了沒良心的忘八羔

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脚來比你頭還
高呢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
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高興上賈蓉送鳳姐的車來衆人喝
他不聽賈蓉忍不住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
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
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
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
焦大一个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
下這个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
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偺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
姐在車上說于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留
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偺們這樣的人
家連个規矩王法都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厮見他太撒野不
堪了只得上去幾个揪番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亦發連賈
珍都說出來了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
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

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藏衆小廝聽他說出沒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綑起来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塡了他一嘴鳳姐賈蓉等也遙遙的聞得便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倒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姊姐你聽見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眉嗔目斷喝道胡說那是滿嘴裡混唚你是什麼樣人不說不聽見還道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搥你不搥你唬的寶玉連忙央告姐姐我再不敢了鳳姐道這纔是呢等回去偺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你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来要知下回且看第八卷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紅樓夢第八回

薛寶釵小宴梨香院　賈寶玉逞醉絳雲軒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眾人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已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着實的稱讚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過日他還來拜見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趂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等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

母便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息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不便因想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别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便寧可遠遠路罷了當下衆媽媽丫環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媽媽小丫環只得跟隨出来還只當他去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北遶過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的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人走来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了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媽媽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在老爺跟前来的不是他二人點頭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于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来可巧銀庫房總領名叫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七八個人從賬房裡

出来一見了寶玉趕過来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办名
喚錢華的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来打千兒請安寶玉忙含
笑攜他起来衆人都笑説前兒在那里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
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裡看見
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
道不值什麽你們説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前走衆人
待他過去方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説寶玉来至梨香院中入
薛姨媽室中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環們呢寶玉忙請又

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中笑道这広冷天我的兒
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去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来寶玉因
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曠不了那里
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
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里間呢你去瞧瞧他去里間比這
里暖和那里坐着罷我收拾收拾就進来和你説話兒寶玉聽
説忙下炕來至里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
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

黑油光的鬈兒穿蜜合色的綿襖玫瑰紫的二色金銀鼠比肩
褂葱黃綾綿裙一色半新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
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
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
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荅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你記掛着
說着讓他在炕上坐了命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
安別的姐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帶着纍絲嵌寶紫金冠
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坐蟒白狐腋箭
花
袖腰繫着五色蝴蝶赤金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
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在家說你
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到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
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中寶釵托在
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就
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補天剩下的石頭幻相後人曽
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權就假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太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反面圖式

一除邪祟

二療寃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来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到茶去也在這里發獃作什広鶯兒嘻嘻咲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别信他的話没有什広字寶玉笑道好姐姐你怎麽瞧我的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勒在金上[項圈]了吽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麽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将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将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正面式

不離不棄

反面式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他的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已的兩遍因笑問姐姐的這八個字倒真與我的是一對鶯兒笑說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從何處來的遂問姐姐燻的是什庅香我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燎之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庅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未散呢寶玉笑道什麽藥這庅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說猶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進来一見了寶玉便笑道嗳喲我来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庅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来時一羣都來要不来一個也不來今兒他来了明兒我再來如此間錯開来着豈不天天有人来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

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麽地下婆子們道下了這半日雪
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蓬來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來
了他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拏來預備
着寶玉的奶娘李媽媽因說天又下雪了好早晚的了就在這
里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娘在那里擺茶菓子呢我教了丫
頭去取斗蓬來說給小子們散了罷寶玉應允李媽媽出去命
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與
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鵞掌鴨信

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嚐寶玉笑道
這個須得就着酒吃纔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最上等的酒來
李媽媽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
一鍾李媽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
日我眼錯不見一會子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圖討你的好
兒不管人的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了我挨了兩日的罵
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
高興了又儘他吃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吃酒我是白陪在里頭

捱罵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你們哥兒吃多了回去老太太問時有我呢一面說便命小丫環來讓你媽媽們去也吃一杯搪搪雪氣那李媽媽聽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水這里寶玉又說不必溫熱了我只管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要打颭兒的寶釵笑道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快不要吃那冷酒了寶玉聽這話說得有情理放下冷的命暖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環雪雁兒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里就凍死我了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說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麽他說了你就依他比聖旨還遵些寶玉聽了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的也無回護之詞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

不好黛玉笑道姨娘不知道這里倘或在别人家
里人家豈不要惱就看的人家連手爐也没有巴巴的從家里
送來不説了頭們太小心過手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
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也有這樣一想我就没這心了説
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媽媽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高
興之時和寶釵黛玉姐妹説説笑笑的那肯不吃只得屈意央
告媽媽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媽媽道你可仔細老爺今日
在家呢隄防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
的放下酒杯垂了頭黛玉先忙説别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
你只説姨娘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
一面悄悄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説别理那老
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媽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説道林姐
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
道我為什庅助他我也不犯着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
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太太這里多
吃一杯料也不妨事又言姨太太這里況又不常在這里的你

必要管着想是怕姨太太這里慣壞了他也未可知李媽媽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呢你這筭什庅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呌人惱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别怕别怕我的兒來了這里沒好的你吃别把着點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倒呌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盪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媽媽因吩咐小了頭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别由他的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関痛癢的見李媽媽走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下兩個小了頭子們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吃幾盃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雞皮湯來寶玉痛喝了兩碗湯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潗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放了心雪雁等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

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
聽了遂起身道偺們來了這一回子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
怎麽找偺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那一件斗笠
來寶玉畧把頭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
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才你也輕些
兒難道沒見過別人帶過的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
道囉唆什麽過來我瞧瞧罷寶玉忙就進前來黛玉用手整理
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

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
了披上斗蓬罷寶玉聽了方要了斗蓬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
們的媽媽還都沒有來呢且畧等等不好麽寶玉道我們倒去
等他們有丫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倒底命兩個婦
人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又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
母上來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
了遂命他自回房中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
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媽子怎麽不見衆人不

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来的想是有事出去了寶玉踉蹌回
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庅沒有他只怕我還多
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巳卧房只見筆硯在案晴雯先接
出來笑說道好好兒叫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
字丢了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
纔罷呢寶玉忽然想起的這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
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里去就吩咐我
粘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庅問我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
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听了笑道我
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
首看那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見了黛玉
便笑道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
里間門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着絳芸雲軒黛玉笑道這個個都
好怎庅寫的這庅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寶玉嘻嘻的笑
道又哄我呢說着又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里寶玉笑道好太
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

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别提一送了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里後來李媽媽來了看見了說寶玉未必吃了拏來給我孫子吃去罷他就叫人拏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沏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庅又沏了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媽媽來了他要嚐嚐就給他吃了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下一擲豁啷啷一聲打了個虀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問着茜雪道是你那一們子的奶奶你們這麽孝敬他不過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白白養着這個祖宗作什庅快攆了出去大家干净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慪他頑要先聞得說只問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

怎庅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
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
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罷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
伏侍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
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内還說些什庅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
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頭上摘了那通灵玉來用
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了那寶
玉就枕睡着了彼時李媽媽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
再加觸犯只等着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同
那邊小蓉大爺帶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接了出去領了相見
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致舉止温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
分歡喜便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日愛秦氏
今見了秦鍾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
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命（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道
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饑飽不便只管住在我這里不必限
定了只和你寶叔叔在一處别跟着那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

秦鍾一一答應回去禀知他父親秦業這秦業係現任工部營繕司郎中年將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下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嬝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年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名之士只暫在家溫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官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拏不出然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的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身帶了秦鍾來至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早知日後閙爭氣　豈有今朝[illegible]

紅樓夢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學堂　起嫌疑頑童鬧家塾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来送上學原来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却顧不得别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先到我這裏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蚤寶玉起来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拾的停停妥妥坐在炕沿上發悶見寶玉醒来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笑問道好姐姐你怎麽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

丢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終究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脚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不可悶死在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笑纔好說着俱已穿帶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寶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幾句方出来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他的話然後見王夫人又出来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来請安回話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个字連我也羞死了我這地靠臟了我的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

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了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个年老的携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了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的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麽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裏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得李貴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磞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麽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閧然大笑起来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麽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来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来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彈衣一面說道哥兒可聽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

這等奴才白賠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别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到賈母這邊秦鍾已早来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辭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學再喫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麽不去辭辭你寶姐姐来寶玉笑而不答一竟同秦鍾上學去了原来賈家之義學離此也不甚遠不過一里之遥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帮住為學中之費特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堂(師)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寶秦二人来了一一的互相拜見過讀起書来自此後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留下秦鍾住上三天五夜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鍾家不甚寛裕更有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久秦鍾在榮府

慣熟了寶玉終是一個不能安分守理之人一味的隨心所欲
因此又發了癖性又時向秦鍾悄說咱們兩个人一樣年紀又
況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
肯當不得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表字鯨卿也只得混
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口與些親戚的子弟
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
襍了下流人物在內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
模樣又見秦鍾腼腆溫柔未語先紅面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
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
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
念背地裏你言我語詬誶謠諑布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
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
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
晒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
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了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
錢喫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說更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

亦不知是那一方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妍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外號一號香憐一號玉爱雖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怕薛蟠的威勢不敢来沾惹如今寶秦二人一来了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繾綣羡爱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於寶秦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句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幾個猾賊看出形跡来都背後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了明日再来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掌管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學中應卯了因此秦鍾趂此和香憐擠眉弄眼便暗號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已話秦鍾先問他你們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得後面咳嗽了一聲二人嚇得忙回頭原来是總友名金榮者香憐本有些心虛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

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你們這鬼鬼祟祟的幹什麽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麽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嚷起来秦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麽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喫去秦鐘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欺負他兩个原来這賈瑞是個圖便宜無行止的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曾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東明日爱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開一邊就是金榮亦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帮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舊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来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自在起来雖不好呵叱秦鐘卻拿着香憐發作反說他多事着寔搶白了幾句香憐討了無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

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寶玉聽了偏又不忿兩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裏親嘴摸屁股兩个商議定了一對一肏撅草棍兒抽長抽短誰長誰先来金榮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這一个是誰原来這一個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蚤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耑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麽小人詬誶謠諑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自已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雖然應名来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雞走狗賞花閱柳揔恃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帮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已要挺身出来報不平心中且忖奪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平日

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
不傷和氣待若不管如此謠言說得大家没趣如今何不用計
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了臉面想畢粧作出小恭出至外面
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
他幾句這茗烟乃寶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
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
他知道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
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来找金榮也不叫金相
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麽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
衣冠看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
賈瑞不敢强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茗烟走進来便一把揪住
金榮問道我們造屁股不造管你釟釟相干横竪没造你爹去
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動一動茗大爺嚇得滿室中子弟都
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道反
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
秦鐘尚未去時腦後颼的一聲蚤見一方硯瓦飛来並不知係

何人打来的幸未打着却又打了旁人的座上乃是賈蘭賈菌
這賈蘭與賈菌最好所以二人同一座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
氣最大極是个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
友暗助金榮飛硯来打茗烟没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上正打
在面前将個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
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麽罵着他便抓起硯磚来
要飛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
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起書匣子来
照這邊掄来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至寶玉秦鐘桌上就落
了下来只聽的豁啷啷一聲砸在桌子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
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椀茶砸得椀碎茶流賈蘭便跳出来
要揪打那一个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
手地狭人多那裡經得舞動大板茗烟早喫了一下亂嚷你們
還不動手寶玉還有三个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
這三个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
遂撥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有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

急的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个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
也有趁勢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
直立在棹上拍着手兒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来
外面李貴等幾個大僕人聽見裏邊作反起来忙都進来一齊
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个又如此說被
李貴么喝罵了茗烟四个一頓攆了出去秦鐘頭上早撞在金
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
衆人便命李貴收拾書拉馬来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
了不敢說别的守理来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
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他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
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頭也打破這還在這
裏念什麼書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
這會子為這點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咱們没理似的依
我的主意那裏的事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
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
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

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所以這些兄弟纔不聽就鬧到大爺跟前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還不快作主意斯羅開了罷寶玉道斯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裏念書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咱們倒來不得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窻外道他是東胡同裏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正仗着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起那樣的主子奶奶了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這囚命的知道有這些嚼蛆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問他來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好不好

先攆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玉全是你挑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出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遂往火裏奔茗烟方不敢做聲兒叫時賈瑞也恐鬧大了自己也不乾凈只得委曲着来央告秦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陪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来禁不得賈瑞也来逼他去陪个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鐘作了揖寶玉還不依

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光棍不喫眼前虧咱們如今少不得委曲着陪个不是然後再尋主意報仇不然弄出事来道是你起端也不得乾凈金榮聽了有理方忍氣含愧的来與秦鐘磕了一箇頭方罷了賈瑞遂立意要去調撥薛蟠来報仇與金榮計議已定一時散學各自回家不知他怎麽去調撥薛蟠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纔不抄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該行些正經事人也無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

我眼睛裏就是鬧出事来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生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你才得了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况且人家學裡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裏也省着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你又愛穿着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帮了偺們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何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要找這麼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覺好多着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恰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也不用細說這賈璜守着些小小的産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并尤氏所以鳳姐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為此度日却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

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了車往娘家去走走瞧瞧寡嫂并姪兒閒話之間金榮之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裏的那事来遂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畜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别忒勢利了况且都作的什麽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裡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鐘他姐姐說叫他評評這个理兒這金榮的母親聽了這話急的受不得忙說道我的嘴快告訴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别去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来再怎麽在這裏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身上添出許多的嚼用来呢璜大奶奶聽了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說看是怎麽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車就坐上往寧府裡来到了寧府進了東邊好快騾子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尤氏也並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起今日怎麽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麽着經期有兩個多月

没来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晚半天就煩待 医生 動 懶待
動嘴說也懶待說頭目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蚤晚不必
照例上来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来有我呢長
輩兒怪你等我去告訴連蓉哥兒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
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喫
只管到我這裡来取来倘或我這裏沒有只管往你璉二嬸子
那裏要去倘或他有個好合歹你再要娶這麽一个媳婦這麽
個模樣兒這麽个性情的人兒打着燈籠兒也無處尋去他這

個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兒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
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偏兒今兒早辰他兄弟来
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
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别說是這麽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
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才是誰知他們昨兒學裏打架
不知是那裏附學来的一个人欺負了他了裡頭還有些不乾
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
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面又重不拘聽見個什麼

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這个病就是打這个秉性上
思慮出来的今日聽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
的那一羣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挑三惑四那些人氣的兄弟
不學好不當心讀書以至如此學裏抄鬧他聽了這事今日索
性連早飯也没喫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
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去
了我才瞧着他喫了半盞燕窩湯我方才過来了嬸子你說我
心焦不心焦况且如今又没个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心裏

倒像針扎似的你們知道有什麽好大夫没有金氏聽了這半
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
嚇的丢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好大夫的話連忙答
道我們這麽聽着寔在也没有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聽起
大奶奶這個病来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别教人混治倘或
認錯了這個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
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麽金氏
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姆姆喫了飯去

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裏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秦鐘欺負了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並且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待的甚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才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来坐下問尤氏道他来有什麽說的事情麽尤氏荅道沒說什麽一進来的時候臉上倒像有些着惱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病他倒漸漸的氣平静了你又呌讓他喫飯他聽媳婦這麽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閒話兒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麽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底那裏尋個好大夫来給他瞧瞧要緊可别耽悞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个个都是聽着人的氣兒人怎麽說他也添上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慇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脈他們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喫了也不見效弄的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見大夫其寔於病人無益賈珍道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了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麽好的可又值什麽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

新的也不值什麽我正進来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来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麽了我才告訴他説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幾天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這兩日着寔着急馮紫英因説起他有个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有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来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麽看来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裏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来明日想来一定来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来瞧瞧等這个張先生来瞧了再説罷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説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應怎麽辦賈珍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裏去請太爺来家来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説道我是清净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必是説我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的頭莫若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隲文叫人好好的寫出来刻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强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

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来連你後日也不必
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你後日要来
又跟隨多少人来鬧我我必合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
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昇兒来吩咐他叫他預備兩日的筵
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来吩咐来昇兒照舊例預備兩日的
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去請老太太大太太
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来逛逛你父親今日聽見了一个好大
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将他這些日子的
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的荅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
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来因回道小人方纔到了馮
大爺家裏拿了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這裡大爺
也向我說了但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寔在
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
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
爺合府上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
人就是了大人名帖着寔不敢當叫小人拿回来了哥兒替我

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才出来
吽了来昇兒来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来昇兒聽畢自去
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家人回話請的那先生来
了賈珍隨請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来馮大爺示知老
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理之至小弟不勝欽仰張先生道
晚生粗鄙下士不知自身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
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依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
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

是賈蓉同了先生進来到賈蓉的居室見了秦氏因向賈蓉說
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
病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是先看
了脈再說的為是我是初到尊府本来也不曉得什麽但是我
們馮大爺務必吽小弟過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如今看
看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
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
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

治以便使家父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脈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数寧神細胗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胗畢脈息說我們外邊坐着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裏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喫了茶因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的尊夫人這脈息左寸沈数左関沈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沈数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沈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

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在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来這脈息應當有這些病症纔對或以這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倒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

醫老爺們瞧着呢都不能說的這般真切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揔沒有說个一樣兒的話求老爺明明白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道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這幾位就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来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躭擱到這个地位也是應有是災依我看来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喫了我的藥看若是夜間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来這脈息大奶奶是个心氣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三二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彀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于此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来待用藥看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面寫的是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二錢 土炒　雲苓 三錢　熟地 四錢

歸身二錢酒洗　白芍二錢炒　川芎錢半　黄芪二錢
香附米二錢製　醋柴胡八分　懷山葯二錢炒　真阿膠二錢鴿粉炒
延胡索錢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究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乃這葯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不相干的揔是過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个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先生去了方將這葯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来大夫不像他說的這般痛快想必用的葯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喫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與我們好他好容易方求了他来了既有了這个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二錢可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出来叫人打葯去煎給秦氏喫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赦的生日賈珍先將上等可喫的東西稀奇些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赦送去向賈蓉說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来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来在家裏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裏漸漸的就有人来了先是賈璉賈薔到来先看了各處的坐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

荅道我的爺今日筭計請太爺来家来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来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班擋子打十番的都在院子裏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来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裏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説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只是這个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子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来散散悶看着衆兒孫熱鬧熱鬧是這个意兒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説道老太太昨日還説要来着呢因為晚上看着寶兄弟他們喫桃兒老人家又嘴饞了喫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来了兩次今日早辰畧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来了説有好喫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賈珍聽了笑道我説老祖宗是爱熱鬧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緣故若是這麽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説蓉哥兒媳婦身上不大什麽好到底是怎麽樣尤氏道他這个病病的

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們頑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得喫東西這將近有半个月了經期又有二个多月没来邢夫人接着說道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来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来了這裏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過學的一个先生醫的很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一個很大的症候昨日開了方喫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略好些别的仍不見怎麽樣大見效鳳姐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裏見他的他還扎掙了半天也是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纔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兒聽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纔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个年紀倘或就因這个病上怎麽說了人還活有什麽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来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我去給太爺送喫食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未敢来太爺聽了

甚喜歡說這纔是呌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呌
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隲文呌急刻著出
来印一萬張散人我將這話都回了我父親這會子得快出去
打發太爺們並合家的爺們喫飯鳳姐兒說道你且站住你媳
婦今日到底是怎麽着賈蓉皺了皺眉說道不好麽嬸子回来
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
人道太太們在這裏喫飯呵還是園子裏喫去呢王夫人向邢
夫人道我們索性喫了飯再過去罷也好省些事邢夫人道很
好於是尤氏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来送飯来門外一齊答應了
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
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與鳳姐兒並寶玉都側席坐
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来原給大老爺拜壽這不是我們竟
来過生日来了麽鳳姐兒道大老爺原是好靜的已經修煉成
了也算的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這就呌作心到神知了
一句話說的滿屋裡人都笑起来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
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喫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裏

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叔哥哥兄弟們都喫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裏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散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邀過園子裡聽戲去了方才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請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来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了禮單都上了檔子老爺的領謝帖都交給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舊例賞了衆来人都讓喫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

娘嬸子都過園子裏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喫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瞧瞧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看看他們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說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裏来寶玉也要跟了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來罷那是姪兒媳婦於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来了進了房門悄悄的進了裏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

要站起来鳳姐說快別起来看起猛了頭暈于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麽幾日不見就瘦得這樣着了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了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褥子上賈蓉呌倒茶来嬸子和寶叔在上房還沒喫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强笑道這都是我無福這樣的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己的女孩似的嬸娘姪兒雖說年青却是他敬我我敬他從来沒有紅過臉就是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娘是不用說了別人從来也沒有不疼我的也沒有不合我好的如今得了這个病把我要强的心一分也無有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句了我自己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呢寶玉正眼看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那日在這裏睡晌覺梦到太虛幻境的事来正自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知不覺就流下来了鳳姐兒雖心中十分難過但恐怕病人見了這个樣兒反添心酸倒不是来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

這个様子因說道寶兄弟你不要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
是這麽說那裏就到這个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畧病
一病兒就這麽想那麽想的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添病了麽賈
蓉道他這个病也不用别的只是喫的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
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過去呢你别在這裡只管這麽着倒招
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太那裏又掂(墊)着你因向賈蓉道你先同
你寶叔過去罷我還畧坐一坐兒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
園来了這裏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說了多少衷
腸的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二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
好生養着罷我再来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就有人薦
這個好大夫来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神仙也罷治
得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我這病也不過是挨日子了鳳姐
兒說道你只管這麽想着病那裡能好呢揔要想開了纔是況
且聽見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纔九月半還
有四五个月的工夫什麽病治不好呢咱們若是不能喫人參
的人家這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别說一日二

錢人參就是一日二兩也能彀喫得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
裏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
嬸娘常過来瞧瞧我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遭話兒鳳姐兒
聽了不覺的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閒兒必常来看你于
是鳳姐兒帶領跟来的婆子丫頭并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裏
頭繞進園子的便門来但見黄花滿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
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枝頭紅葉翩
翻疏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
南見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别
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鳳姐兒正是看園中景致一步步
行來讚賞猛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来向前對鳳姐一笑鳳
姐說道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到這裡来賈瑞道是合該與
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畧散一散不想
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裏来這不是有緣麽一面說一面拿眼睛
不住的覻着鳳姐兒鳳姐兒是个聰明人見他這个光景如何
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含笑說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你

說你狠好今日見了聽你說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裏去不得和你說話兒等閒了咱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青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兒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青不年青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再想不到今日得這奇遇那神情光景一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木了半邊慢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兒的把脚步兒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裏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裏有這禽獸樣的人呢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纔知道我的手段呢于是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一層山坡見二三个婆子忙忙張張的走來見了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奶就是這麼急脚兒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合一羣丫頭子們在那裏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兄

弟別忒淘氣了一个丫頭說道太太們都是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門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楼見尤氏已在楼梯上等着呢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个忒好了見了面揔捨不得来了你明兒搬了来合他住着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杯于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喫酒聽戲尤氏叫拿戲單来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太們在這裡我如何敢點呢邢夫人王夫人說我們和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兩齣好的

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来荅應了一聲方接過戲单来從頭一看遂點了一齣還魂一齣談詞遞過戲单去說現在唱的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蚤兒叫你哥哥嫂子歇歇呢他們心裏又不静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常過来娘兒們多坐回子纔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来往楼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裏去了旁邊一个婆子說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那裏喫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裏不便意背地裏又不知道幹什麼去了尤

氏笑道那裏都像你這麽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来喫畢大家纔出院子来到上房坐下喫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并家下婆子媳婦們都送出来賈珍率領衆子姪都在車旁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来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歇罷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由不得拿眼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纔牵過馬来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兄弟子姪喫過晚飯方纔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来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来了幾次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說這幾日也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个症候過這樣的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道可是呢好个孩子萬

一有个緣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兩个也好一塲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到後日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来可告訴我我也喜歡喜歡那孩子素日愛喫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兒一一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喫了早飯来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見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於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要怎麽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那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葯糕我倒喫了兩塊倒像尅化的東西的鳳姐兒說明日再給你送来我到你婆婆那裏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来了到了尤氏的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看媳婦是怎麽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寔在没方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料理沖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有一

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慢的辦罷於是鳳姐兒喫畢茶說
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呢尤氏道你
可緩緩兒的說別唬着老人家鳳姐兒說知道于是鳳姐兒就
回来了到来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
太磕頭說他好些兒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畧好些還要給
老祖宗請安来呢賈母說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道暫且無
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沈吟了半日向鳳姐兒說你換衣裳
去罷鳳姐兒荅應出来見過了王夫人到了自己的房內平兒
将烘下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裡
有什麼事沒有平兒方端了茶来遞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
是那三百銀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来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
人来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来請安說話鳳姐聽了哼了一
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来了怎麼樣平兒因問道這瑞
大爺是因為甚麼只管来鳳姐兒遂将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裡
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 蛤蟆
想喫天鵞肉無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个念頭叫他不得好死

鳳姐兒道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来時作何光景且
看下回明白

紅樓夢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来了鳳姐急
命快請進来賈瑞見往裏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来見了鳳
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慇勤讓茶讓坐賈瑞見
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来
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問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腳
捨不得回来也未可知鳳姐說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

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呢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来賈瑞聽了喜的爬耳搔腮又道嫂嫂天天也悶得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来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天閒着天天過来替嫂子解解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来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有笑有說極疼人的我怎麽不来死了也願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比賈蓉賈薔兩个强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箇糊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着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麽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着别叫丫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笑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

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
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裏人過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放心
我把上夜的小厮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
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内已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
黑地裏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
母那邊去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
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邊的門也倒閂了賈瑞急的
也不敢出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的鐵桶一般彼時
要求出去永不能彀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扳援這屋内
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凛凛侵肌裂
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个老婆子先
將東門開了進來叫西門賈瑞瞅的背着臉一溜煙抱着肩跑
了出來幸而天氣尚蚤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
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不
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喫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
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裏想到這段

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来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来出門非禀我不許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况是撒謊因此發狠倒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喫飯令他跪在院内讀文章要補十天的工課来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是鳳姐作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来找尋鳳姐鳳姐故抱怨他失信賈瑞急得賭身發誓鳳姐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别計令他知改又約他道今晚你别在那裏了你在我房後小過道子裏那間空屋子裏等我可别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别来賈瑞道来来来死也要来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来了直喫了晚飯才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候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夹道中屋子裏来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千轉萬轉左等不見人影右

聞也沒有聲響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来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是胡猜只見黑魆魆来了一个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褲子順口親娘親爺亂叫起来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己褲子硬帮帮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个拈(捻)子照道誰在屋裏只見炕上那人說道瑞大叔要造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只臊的無地可入不知怎麽樣纔好回身就走被賈薔一把揪住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个脫身計哄你在這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来拿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的謝你賈薔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麽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来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句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畢翻身出来紙筆

現成拿来命賈瑞寫他兩个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
了押賈薔收起来然後撕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
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作好作歹
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放你我就擔
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東
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
了人連我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探[哨]再来領你這屋裡你還藏
不的少時就来找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
燈出至院外摸着大臺基底下說道這窩裏好你只蹲着別哼
一聲等我們来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自己只
得蹲在那裏心下正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嗗拉拉一淨桶
尿糞從上直潑下来可巧澆上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
了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渾身皆尿屎冰冷打
戰只見賈薔跑来叫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二步從後門跑
到家裏天已三更只得叫門開門人見他這般景狀問是怎的
少不得扯謊說黑了失脚掉在茅廁裡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

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又不恨了怎得一時摟在懷中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个常常的来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了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人未娶過親迩来想着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兒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慌奔波因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軟眼中似醋酸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鼈甲麥冬玉竹等藥喫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後来喫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来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們這邊沒了你打發个

人往你婆婆家那邊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裏再尋些来
湊着給人家喫了救一命也是你的好處鳳姐聽了也不去尋
只得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来的再
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来共湊了二兩送去那賈
瑞此時要命心甚切無藥不喫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
個跛足道人来化齋口稱善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内就聽
見了直着聲叫喊說快請進那位菩薩来救命一面叫一面在
枕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来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

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个寶貝與你你天
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褡褳中取出一面鏡子来兩面皆
可照人鏡把上面鏨着風月寶鏡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
太虛无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
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俊杰風雅
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
後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說畢徉狂而去衆人挽留不住賈瑞
收了鏡子想這道士倒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

起風月鑑来向反面一照只見一个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
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麽想
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招手叫賈瑞心中一喜
蕩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
来到了床上噯喲一聲一睁眼鏡子從手裏掉下来仍是反着
立着一个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
倒底不足又翻過正面来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
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来只見兩个人走来拿鐵鎖

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
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服）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
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着已沒了氣身子裏下氷涼
漬（浸）濕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
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燬此物遺害一世不小遂命架火
来燒只聽鏡内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
何苦来燒我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跑来喊道誰毁風
月鑑吾来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飄然去了當時代儒

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事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于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来弔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一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倒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来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来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着賈璉

此錯簡在第十頁

送他去仍叫帶回来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説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每覺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説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杏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来含笑説道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故来别、

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
惚問道你有何心願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你是脂粉
隊中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如何連
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
跌重如今咱們家赫、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
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話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
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大快十分敬重秦氏忙問道這話慮的
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你好癡也否

極泰来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
時籌畫下將来衰時的世業此可謂保常的了即如目今諸事
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以行則日後可保永全矣
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
錢糧第二件家塾雖立亦無一定的工給依我想来如今盛時
故不缺祭祀工給但至將来敗落之時此二項出自何處莫若
依我定見趁着今日富貴之際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屋地
畝以備祭祀工給之用將来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小

定了則例日後按房管理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工給之事
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能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皆
可入官惟這祭産連官也不入的便落下来子孫回家讀書務
農也有個退步而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絶不思
後日終非長策眼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
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瞬息的繁華一時之歡樂萬不
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又恐後
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

與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的雲牌連叩了四下正是報
喪事因將鳳姐驚醒時有人回說東府蓉大奶、殁了鳳姐聽
了唬了一身冷汗呆、的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的穿衣往王
夫人處来彼時合家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說他不該死那長
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
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幼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

愛幼之恩莫不悲痛者閑言少叙却説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恓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説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忍不住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来襲人等唬的慌忙上来攙扶問是怎麽樣了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一點兒急火攻心血不能歸經的原故説着便爬起来要衣服穿了来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説才咽氣那里不干淨二則夜裏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里肯依賈母只得命人預備車多派幾個跟從人役擁護前来一直到了寧國府門兩邊的燈籠照如白晝亂烘、人来人往裡面哭聲摇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塲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的舊病睡在床上然後又出来見了賈珍彼時賈代儒賈代修賈敕等合族長輩平輩晚輩都来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合賈代儒等説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强十倍如今

伸腿去了可見長房内絶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来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辦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力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秦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姐妹也都来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琮賈璘賈薔四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来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单請一百单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垃(壇)于天香樓上請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寃洗業醮然後停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别有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垃(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為自己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前功盡棄因此並不在意只任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益)發恣意奢華看板時看了幾付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来弔問因見賈珍尋覓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里有一付板叫做什庅檣木出在潢海鉄鋼山上此木作了棺木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我父親代(帶)来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

封在店裡也沒人出得起價值能買你若要用就取了来用罷賈珍聞説喜之不盡即命人從店中抬来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如梹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噹如金玉之响聲大家俱稱賞不已賈珍笑問價值若干薛蟠笑道縱有一千两銀子只怕也沒處買去你我親戚怎庅好説價不價的賞他們幾两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説忙、道謝不盡即命木匠鋸解成做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買上一等的杉木也就是了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正説

忽又聽得秦氏之丫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都稱嘆賈珍遂以自孫女之禮殯殮一並停于薈芳園中之登仙閣内又有秦氏房中伏侍的小丫環名寳珠者因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承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又喜又悲即時傳下從此皆呼為寳珠小姐那寳珠按未嫁女之例在靈前哀、哭、其餘族人並家下諸人俱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紊亂賈珍因想賈蓉乃一黌門監生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壯觀瞻正自想念便是頭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

宮內官戴權先備了祭禮着人送来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来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坐獻茶彼此未免不各說些謙遜的話畢賈珍心中已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趂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便笑道想是喪禮上看着風光些的意思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實係為此戴權道事到湊巧現在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他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是知道的咱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庅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就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他来求我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那們大工夫應他呢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歴来給我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裏的書啟先生恭、敬、的寫了你大爺的履歴来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帖来與于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

手便遞于与一個貼身的小厮收了。說道回来送與户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衛尉的票。再給個執照。把履歷填上。明日我来兑銀子送去。小厮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欵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時。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們到部裏去兑。還是一並送上老内相府中去呢。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吃虧了。不如兑准一千二百兩。送至我家就完了。我替你送交户部。你也省事。賈珍聽了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領小犬到府叩謝。罷戴權在轎内躬身笑道。你我通家之好。這也是令郎他有福氣造化。偏、遇的這們巧。說畢作别。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的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来我往。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這街上一條白茫、人来人客往。花簇、官去官来。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来。將靈前所供執事等物。俱按五品官職例陳設。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

大門兩邊起了鼓樂樓兩班青衣奏樂一對、執事擺的刀斬
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上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媳防
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
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
虛總理元始三教清教門道錄司正堂業生等敬謹修齋朝天
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
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只是賈珍雖
然此時心滿意足但裏面尤氏又反了舊病不能理事惟恐各
誥命夫人來往缺失了禮儀怕人笑話因此心中反不得自在
當下正愁悶思慮時寶玉在側見他有些憂悶因問道事、都
安妥了大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裡面無人管理的話
說了出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

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道兄弟是誰○寶玉因見坐間
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故走至賈珍的耳邊說了兩句○賈珍
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當○如今就去說去○遂拉
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外親友
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族中
的内眷○聞人報說大爺進來了○忙的衆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
之不迭○獨鳳姐款、的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
二則過于悲傷了○因拄了拐杖○踱了進來○邢夫人等說道你身
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才是○又進來作什庅○賈珍一面扶
拐作挣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教寶玉攙住○命
人搬椅子來與你大爺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侄兒
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娘並大妹、○邢夫人忙問什庅事○
賈珍笑道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侄兒媳婦偏又
病倒○我為裡邊無人料理○實在不成個體統○意欲怎庅屈尊大
妹、一個月○在這裡替他大嫂子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
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現在你二嬸、家○只和你二嬸

嬸說就是了王夫人接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來豈不反叫人笑話到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嬸、意思侄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子勞苦了若說料理不來我保管必料理的來他料理的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着還是不錯的再大妹、從小兒頑笑時他就有殺法決斷來這如今出了閣又在嬸、那邊管事越發歷練老成了只怕這一點子事還不直妹、一辦的呢嬸、怎說不能料理的說話呢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再無第二個人了嬸、不看侄兒也別看侄兒媳婦現在病着只看死了的分上罷况且侄兒素日也聽見說他們娘兒兩個狠好又狠疼侄兒媳婦的說着說着就流下淚來了王夫人不肯應允者心中怕的是鳳姐未曾經過喪事恐他料理不清反惹人耻笑令見賈珍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應允了幾分了却以目視鳳姐那鳳姐他素日最喜攬事好借此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看不起巴不得遇見這事便好顯自己的本領今日賈珍如此一說他心中早已歡喜在那裡先見王夫人不允後因賈珍

說的情真見王夫人有些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
的這們懇切太、就依了罷省的大哥只是着急王夫人悄、
的問道你可能庅鳳姐道有什庅不能的學着辦罷咧外面的
大事大哥、已經料理清了不過裡頭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
知道的再請示太、就是了難到太、不賞我主意庅王夫人
听他說的有理又兼着寶玉在傍邊替賈珍說了幾句王夫人
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忙陪笑道我也不管許多橫豎
只求大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行禮等事完了你大

嫂子病好了我們再到那邊嬸、妹、府裡去道謝說着就作
下揖去鳳姐兒還禮不迭王夫人又說我方才不是不肯叫你
大妹、管理事件但恐他年輕不懂事的原故豈有一家子有
事反不張羅必定還等你再三求嗚你心裡到別不好思想賈
珍道侄兒知道嬸、的算計週到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的對
牌出來命寶玉送于鳳姐又說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庅只
管拿這牌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諸事好看別存心怕費了我
的銀錢二則看這府裡的人要同那府裡的人一樣看待別要

存心怕他們抱怨除這兩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
就接對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大哥、既這們托你、
就照看照看罷了雖如此說只是别就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
人問你哥、嫂、才是寶玉將對牌遞與鳳姐了賈珍又問妹
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過来呢若是日、早来晚去越發
辛苦了不如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来妹、住過這幾
日到也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你二兄弟不在家那邊也離不得
我到是天、来的好能有幾步路兒賈珍听說只得罷了彼此

又說了一回閑話方才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
你今兒怎庅樣鳳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先回去我須得先理一
個頭緒出来再回去呢王夫人听說便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
話下這鳳姐兒来至三間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頭一件事是
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
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
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黙約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係寧國
府中的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听下回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紅樓夢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静王

話説寧國府中督總管来昇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管事因傳齊了同事人等説道如今請了西府的璉二奶、来管理内事倘或他来着人支取東西或是説甚什広話時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是不認得人的你們難道没听見那府的人議論広衆人都道

有理内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這樣的一個人来
整理整理才好都特不像了正説着只見来旺媳婦拿了對牌
来領取呈文紙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
一面命人按數取来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行来至儀門口方
交與来旺媳婦自己拿着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釘造簿冊即
時傳来昇媳婦来令取家口花名冊檔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
早傳齊家人媳婦進来听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數目又問了
来昇媳婦几句話便上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

過来了那寧國府中的婆娘媳婦俱已到齊只見鳳姐正與来
昇媳婦分派各欵事件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听覷只听鳳
姐説道大哥、既然再三的托了我、就説不得要討你們嫌
了我可比不得你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自我分派之
後不要説你們這府裡的例原是這樣的話如今我既然管了
就要依着我行倘有錯我一點兒我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
没臉的我總是一例的現清白處治你們可别自招没趣兒説
着便吩咐彩明念花明冊按名一一的叫進来過目一時看完

便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每日十個在裡頭单管人來客
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单管
本家親戚的茶飯别的事也不用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
单在靈前上香添燈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别的事
也不必管這四十個人单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
便叫他四十人賠補這四十個人单管酒飯器皿若少一件也
是他四十個人賠還這八個人单管監收祭禮這八個人单管
各處油臘燭紙劄我成總支了來交與你八人然後按我所定

數目再往各處去分給這三十個人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
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面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
處某處所有桌椅古董起以及痰盒担箒一草一苗或丟或壞
就和守這幾處的人算賬均賠至來昇家的每日督揔查看或
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並打架拌嘴的即來回我你要狥私作
情經我查問出來你這三四輩子的老臉我就顧不成了如今
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那个說話素日跟我的
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

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来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黄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来說不得咱們大家辛苦這幾日把事情完了你們大爺自然從重賞你們就有了說畢又吩咐按數發給茶葉燈油蠟燭雞毛担箒笤箒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蓆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令人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一一領去了自分派之後各人都有了投奔不似先前則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彼此推委沒個招拴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靜不比從前一個正擺茶又叫去端飯正陪着舉哀又令接客如這些無頭緒推委偷閒得便竊取等弊次日一概免了鳳姐兒見自已的威重令行心中却也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于悲哀不大進飯食自己却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的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来勸賈珍夫婦食用賈珍也另外備辦些上等菜送到抱厦内单伺候鳳姐吃那鳳姐不怕勤勞天〻于卯正二刻過来

點夘理事獨在抱厦内起坐不與衆妯娌們合羣便有堂客来
往也不迎去會聚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事僧正開方
破獄傳燈照亡叅閻君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
士們行香放燄口拜懺又有十三衆青衣尼僧搭綉衣靸紅鞋
在靈前念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料定今日来客不少
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皃便請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備更
衣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畢已是夘正二刻了来旺媳
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對明
角燈、上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来至寧國府的大門上
只見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汪、穿孝的僕從
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厮等退去衆媳婦上来揭起車簾
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皃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前引撮擁
着鳳姐進来寧府諸媳婦迎出来請安鳳姐款、緩、走入蕾
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滚将
下来院中許多小厮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了一聲供茶燒
紙只听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接来放

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齊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来勸鳳姐方才止住来旺媳婦獻茶嗽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之諸人自入抱厦内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皇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説是誰悞了呢原来是你、比別人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都来的早只有今日醒了時覺得還早些因又睡迷了来的遲了一步求奶、饒過這次正説着只見榮府中的王興媳婦来了在外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他作什庅来了王興媳婦巴不得先問他、完了事好去遂連忙進来説領牌取線打車轎上網絡説着將個帖兒遞將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四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听了數目相同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交于王興家的拿去了鳳姐方欲説話時只見榮府的四個執事的人進来都是要支領東西領對牌来的鳳姐向他們要了帖子令人念着听了一共四件因指着這兩件説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

另算清楚了来取說着便把原帖兒擲下去了便說你二人遲
着我的事多故来有意朦混于我可仔細你們的皮肉說的二
人不敢回說只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亦在傍侍立因
問道你有什庅事張材家的忙進前取帖兒回說就是方才車
轎幃子作成了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听了便收了帖子
命彩明登記待王興家的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時然
後才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寳玉的外書
房收拾完竣支買紙張糊裱鳳姐听了即命收了帖子登記待
張材家的繳清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
了後兒他也睡迷了將来都没有了人了本来要饒你只是我
頭一次寛了你下次難管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来
喝命代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去說與来
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听說又見鳳姐眉頭立着知是惱了不
敢怠慢拖出去的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
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来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悮
的打四十後日的打六十你們有愛挨打的只管悮說着分付

散了罷窓外衆人听説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榮府寧府兩處執事的人領牌的交牌的来往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這才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安人各兢、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且説寶玉因見令日人多恐秦鍾受了委曲因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来坐、秦鍾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咱們去了豈不惹他煩膩寶玉道他怎好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説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厦内鳳姐才吃飯見他們来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庅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吃了来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来領牌為支取香燭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們令兒該来支取總不見来想是忘了這會子倒底来取若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来倒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来再遲一步兒也領不成了説畢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或别人也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説

都没王法了。寶玉因道。怎庅咱們家没人来領牌子作東西。鳳姐道。人家来領的時候。你還作夢呢。我且問你、們那夜書多早晚才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才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管保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赶談你到那裡的時候。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發給對牌是難的。寶玉听説。便向鳳姐身上要對牌。説。好姐、給出牌子来。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册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照兒回来了。鳳姐急命喚進来。照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来作什庅。照兒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歿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去。大約赶年底就回来了。二爺打發小的来報個信請安。討老太、的示下。還瞧、奶、家裡好庅。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了别人了没有。照兒道。都見過

了說畢又回身給寶玉請安寶玉便立身問二哥、身上好広
你辛苦了你拿了衣服回去的時候見了二哥替我請安林姑
娘前亦替我問好照兒連應畢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
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
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照兒回来因當着人未及細
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怎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
有延遲失悮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復令照兒進来
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了

件數包裹再細、追想所用何物一併包藏交付照兒又細、
分付照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勸他
少吃酒別勾引他走混賬道兒你若不听你回来打折你的腿
等語赶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縱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
明雞唱忙梳洗了過寧國府中来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
坐車代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来查看安靈所在又一一囑付
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
忙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房中

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便進城来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
先往鉄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
裡面鳳姐見日期在即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
中車輌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預令人去佔下處
目今又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去打祭送殯西安郡
王妃的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
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代往之物又有
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大夫啓帖症源脈案等事亦言難
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無工夫吃得坐卧
不得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至榮府寧
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却十分歡喜並不偷安
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整齊于是合族
上下無不稱嘆者這夜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
與親朋堂客伴宿的看尤氏猶卧于内室一應張羅欵待都是
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
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之類俱不

如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慨慷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般熱鬧自不必說至天明吉時已到一班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家孫媳婦防護内庭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作出来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威遠將軍馬成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営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錦鄉侯公子韓琦神威將軍公子馮子英陳也

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勝數堂客算来亦有十来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並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蕩、一代[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的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的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的第四座便是北静郡王的原来這四王當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孫媳告殂因想當日祖父彼此相與之情

同難同榮未可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祭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来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國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扎自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来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内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王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

當水溶笑道世誼之交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来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来的何不請来一會賈政听說忙、回去急命寶玉脫了孝服領他前来那寶玉素日就曽听得父兄親友等說閑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見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令見反来叫他自是喜歡一面走一面早看見那水溶坐在轎内好個儀表人才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説寶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来叅見水溶連忙從轎内伸出手来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双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

連忙從衣内取了出来遞將過去水溶細、的看了又念了上
邊的字因問騐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説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
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了彩絲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
問道幾歲了讀何書寶玉一一的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
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
翁前唐突將来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量)也賈政忙陪笑道犬
子豈敢謬承金奨賴藩郡餘廕果如是言亦廕生輩之幸矣水
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質致老太、及尊夫人輩自然鍾

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
王曾蹈此轍想令郎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攻(功)不
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蒙海内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
另垂青眼因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
可不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
下来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間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
聖上恩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双手接
来叩首謝賞回身奉與賈政賈政亦道謝畢並請回輿水溶道

逝者已登仙界非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輌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来命手下掩樂停音滔、然將殯過完方請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説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来彼時賈珍同賈蓉来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惟恐有了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来喚他寶玉只得来到他車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别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咱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庅寶玉听説便忙下了馬爬入車上二人説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匹馬壓地跑来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跳下来扶車回話這裡有下處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説太、們説不用歇了叫奶、自便罷鳳姐听了便命歇、再走小廝們听了一代帶轅馬岔出人群

往北而去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他
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厮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看時只見
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
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
把衆庄漢攆盡那庄村人家無多房舍婆媳們無處迴避只得
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
禮数欵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
出去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來帶着小厮們各處遊玩
凡庄農動用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
奇不知何項可使其名為何小厮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
明原故寶玉听了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云誰知盤中飡
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又至一間房中只見炕上有個
紡車寶玉又問小厮這又是什庅小厮又告訴他原委寶玉听
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
庄了頭跑了來亂嚷别動壞了衆小厮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丢
開了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没有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

頭道你們那裡會弄這個跕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鍾暗拉寶玉
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
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線来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見那邉
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来那丫頭听叫忙丢了紡車一徑去
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来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
了手換衣服抖灰土問他換不換寶玉說不換只得罷了家下
僕婦們将带着行走路的茶壺茶杯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来
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
下賞封賞了房主人其庄婦来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
心看時内中並無紡線的二丫頭一時上了車出来走不遠只
見迎面那丫頭懷裡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
而来寶玉恨不得下了車跟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
目相送争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了
殯早又見前面法鼓鐃鎛幢幡寶蓋鉄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
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内殿偏室之中将寶
珠安于裡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欵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

有不吃飯而去的一應謝過乏便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都
散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
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
是至近的等作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
姐必不能回家也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這
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
姐便回去了原来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
是有香火地畝以便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
両宅俱已預備安妥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輩人口
繁盛内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便住
在這裡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説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
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安退之所令即秦氏之喪族
中諸人此日權在鉄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
人来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説了騰出両間房子来作下處原
来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庵内作的饅頭好就起了這渾
號離鉄檻寺不遠當下和尚攻（功）課已完奠過了茶飯賈珍便命

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便辭了
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寺来原来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
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那秦鍾便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
寺中淨虛帶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
来到房中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
息了因問道你們師徒怎庅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
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没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産了公子太、送
了十两銀子来叫這裡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没個

工夫去請奶、的安去不言老尼陪鳳姐說話且說秦鍾寶玉
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来寶玉笑道能兒来了秦鍾
道理那東西作什庅寶玉笑道你别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屋
裡一個人没有摟着他作什庅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
是没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没有也不管你、只叫他倒茶来我
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去倒還怕他不倒何
必又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茶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
他倒的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来給我那智能

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
了漸知風月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
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令智能見了秦鍾心眼俱開忙
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説給我寶玉説給我智能抿嘴笑道一
碗茶彼此来争我難道手裡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
話只見智善来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来請他兩個去吃茶
果點心他兩個那裡要吃這些東西坐、仍出来頑笑鳳姐也
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
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小婢老尼
便乘机説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令先請奶、一個
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當日我曽在長安
善才庵内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個大財主他有
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来進香不想偶見了長安
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看上了金哥一心要娶
打發人来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
定張家意欲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説已有了人家了誰知

李衙内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来作踐辱罵張家説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来那張家急了只得使人上京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與老爺説、打發一封書去求那雲老爺轉和那守備説一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敬也都情願鳳姐听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不管奶、也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樣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然如此張家已知我来求府裡的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没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敬倒像咱們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説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来不信什庅陰隲地獄報應的話憑你什庅事我説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来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听説喜不自禁忙説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篷扯縴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

是給他打發説話去的小廝作盤纏便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也不要他的就是三萬兩我此刻也還拿得出来老尼連忙笑道奶、家中的過活豈是希罕這幾兩銀子的呢也是我求之再三因賞我臉才肯辦罷咧又説道既如此奶、明日何不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我忙的那一處是少了我我既應了你自然是快、的了結的你只管放心忙什広呢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别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様若是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説的好能者多勞太、因大小事見奶、辦的有條有理如今事、索性都推給奶、一人身上了雖然事情該料理奶、也要保重貴體才是聞説蓉大奶、這件事四五十日上、下、裡、外、都是你老人家一個人辛、苦、張羅的誰不知道誰不誇奨有本事呢這一路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来誰想秦鍾趂黑無人来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遂跑来便摟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脚説這算什広呢再這広我就叫喚了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

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庅樣庅除非我出了這
牢坑離了這些人才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
近渴説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
来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喚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
得趣之時只覺一人進来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
是誰唬的不敢哼一哼只听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
听聲方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来抱怨道這算什庅呢寶玉笑
道你倒不依了咱們就叫喊羞的智能趂黑影裡跑了寶玉拉

了秦鐘出来道你可還敢和我強嘴庅秦鐘道好人你只别嚷
的衆人知道了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必
説等一回睡下再細、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
裡間秦鐘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人婆子打鋪坐更鳳姐
因怕寶玉帶的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来擡在自
已枕下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
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
了人来看寶玉又囑咐多穿兩件衣服郊外的風寒氣冷無事

寧可回家去罷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揷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听見豈不歡喜因有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頑兒少不得我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听說千姐、萬姐、的央求只再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了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来旺来旺心中俱己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一封書連夜往長安縣来不過百里路程兩日的工夫俱己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来且不在話下且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令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鉄檻寺中秦氏靈前痛哭一塲然後衆人都回家另有家中許多事情下回分解

但不知寶玉在饅頭菴與秦鐘那
日晚間算何賬目其好了
明白也然亦難免風月行藏
大約不此笑乎一笑云

紅樓夢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大逝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鐘讀夜書偏那秦鐘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来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之無可奈何且自候靜養待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收了原聘之物誰

知那張家的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没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有了這様的事便恣意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兩處人丁都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来至席前報説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来降旨唬的賈政賈赦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令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内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内説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説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便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恐不定不住的使飛馬来回報信有約計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至儀門報喜又説奉老爺之命速請老太太帶領

夫人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
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
在一處听如此說賈母便命人喚進賴大来細問端的賴大稟
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還是
夏太監出来説道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
德妃後来老爺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
了速請老太、領着太、們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
不免都洋、喜氣盈腮于是按品大粧起来賈母帶領邢夫人

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
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内外莫不
欣然踴躍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絶誰知近日
饅頭庵的智能私遊進城找至秦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
業知覺将智能逐出将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
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本自虚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
日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的症候因此寶玉
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如何是好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

得愁悶賈母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来慶賀寧榮二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為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傻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来先遣人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听了方才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来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才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平安寶玉只聞得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合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来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静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来轉贈代玉代玉說什庅臭男人拏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受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叅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見

賈璉自遠歸来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内無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听見昨日的頭起報馬来報説今日大駕歸府畧偹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了嬛衆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别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的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怢(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両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没經過大事胆子又小太、畧有些不自在我就唬的

連覺也睡不着我辭了幾回太、又不允倒反説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殊不知我捻着一把汗兒一句也不敢多説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嚴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説槐的報怨坐山看虎鬬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旱(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武藝況且我年紀輕(青)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在眼裡更可巧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没了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求我帮他幾日我是再

四推辭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来了明日見了他好歹摺補摺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没有見過世（識）面誰吽大爺錯委他正說着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来回道姨太、打發香菱妹子来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才我見姨娘去不防會着個年輕（情）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們家裡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来買的那丫頭名

吽香菱的竟是與薛大獃子作了屋裡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絛）的標致了那薛大獃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往蘇杭去了一盪回来也不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広我去拏平兒換了他来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的看着鍋裡的這一年来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不知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好還是末節其為人行事却比别的女孩兒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偏房

了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一般了我倒心裡可惜了的一語
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
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才姨媽有什么話巴、的
打發了香菱来平兒笑道那裡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了個
謊、奶、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着又走到鳳
姐身邊悄、說道奶、那利錢銀子遲不送来早不送来這會
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来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他
走了来回奶、二爺倘或問奶、是什么利錢奶、自然不肯
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錢
還要找出来聽見奶、有了這個梯己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
所以我赶着接了過来待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偏聽見了
問我、就撒謊說香菱来了鳳姐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二爺
来了忽剌巴的反打發個屋裡人来了原来是你這蹄子肏鬼
說話時賈璉已進来鳳姐便命擺上酒饌来夫妻對坐鳳姐雖
善飲却不敢任性只陪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嬤、走
来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坑去趙嬤、執意不肯平兒在

坑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嬤嬤、在脚踏上坐了賈璉
在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子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狠
嚼不動那個没的砬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
火腿煨的狠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樣不拏了去熱了来又道
媽媽、你嚐嚐、你兒子帶了来的好惠泉酒趙嬤嬤、道我喝呢奶
奶喝一鍾怕什庅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来倒
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
罷我們這爺只是口裡說的好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
你從小兒奶了你這庅大我也老了有的是兩個兒子你就另
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
遍你荅應的倒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
様大喜事来那裡用不着人呢所以倒是合奶奶、說是正經靠
着我們爺只怕還要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奶
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庅不知他的脾
氣拏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
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没的白

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錯說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来了若說内人外人這些混賬緣故我們爺是没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緫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的跟前緫是剛硬呢趙媽、說道奶、說的太絕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賈璉此時没好意思的只是訕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来吃完了還要往珍大哥那邊去商量事呢鳳姐道可是别悮了正經事緫剛老爺叫你說什庅賈璉道就為省親事鳳姐說竟准了不成賈璉笑道雖没十分准也有一二分准了鳳姐道可見當今隆恩歴来看戲古時從来未有的趙媽、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庅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庅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女兒之情皆是一理不是貴賤分别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

皇皇太后尚不能畧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抛離父母形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太上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國體儀制母女尚不愜懷竟大開天地之恩特降旨請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畧盡骨肉之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人的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庅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也可以見過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年如今

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
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嬤、道噯喲
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
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
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来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
次那時我爹、单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来都是
咱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
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號兒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

王来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府上了還有現在江南甄家
噯喲、好勢派獨他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
誰也不信别講銀子成了泥土凴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顧不的了鳳姐道我聽見我們大
爺們也是這等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庅就這庅富貴
呢趙嬤、道告訴奶、一句話也不過拏着皇帝家的銀子往
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這些銀子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的
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来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知有事等

他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回東府蓉
薔二位哥兒来了賈璉纔漱口又在洗手見他二人来了便問
什庅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些個什庅賈蓉先
回道我父親打發我来回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
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北邊一共丈量三里半大可以蓋造
省親别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纔回家未
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了有話明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
笑着忙說道多謝大爺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

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别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
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
諫阻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說賈
蓉忙應了幾個是賈薔又近前說下姑蘇割合聘教習採買女孩
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来旺管家兩個
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仝前往所以命我
来見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量了打量笑道你能在這一行
庅這個是事雖不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辦

罷了賈蓉在身後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抄心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庅大了沒吃猪也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也不過是坐督旗兒難道認真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他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我並不是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道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總也議在這裡賴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有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與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彩燈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了他們辦這個便益了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合嬸、討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彼時趙嬤、已聽獃了話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来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来悄、的向鳳姐道嬸、要什庅東西吩咐開了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

辦了来鳳姐笑道放你娘的屁我這裡的東西還無處撂呢希罕
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逕的去了這裡賈薔也悄問賈璉要
什麽東西順便好帶来孝敬賈璉笑道你别興頭纔學着辦事
倒先學會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麽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
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来不止三
四次賈璉害乏便傳于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
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来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来見過
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来會同老管事人等並幾個世友門下

清客相公審察兩府的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叅度辦事人
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
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接入榮府東大
院中榮府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皆拆去當日寧榮二府雖有
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
會芳園本是從北角墻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
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樹木山石以
及亭榭欄杆等物皆挪就前来如此兩處又甚近湊来一處省

得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明公號山子野者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凴賈赦賈珍賈璉賴大来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挿擺布凡堆山鑿池起樓閣種花竹一應點景等事又有山子野者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合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只在家高卧有芥豆之事賈珍等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説話便傳呼賈珍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册籍監工（等）事一筆

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説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来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快）事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掛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来纔梳洗完畢意欲回明賈母去望後（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的寶玉忙出来問他作什庅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听説諕了一跳忙問道我昨日纔瞧了他来還明、白、的怎庅今日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来特告訴我的寶玉听説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

好生派妥當人跟去那裡去望、秦鐘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
来不許多躭擱寶玉听說忙、的更衣出来車猶未備急的滿
廳亂轉一時催促車到了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来至秦
鐘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進至内室唬的秦鐘兩個遠房的嬸
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及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
床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覺失聲李貴等忙勸道不可不
可秦相公乃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挪
下来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添他的病症寶玉听了方忍住近
前看見秦鐘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
玉来了一連兩三聲秦鐘不睬寶玉又道寶玉来了那秦鐘早
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的餘氣在胸上見許多鬼判持
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
管家務又記掛着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
着智能兒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
肯徇私反叱咤秦鐘道虧你還是讀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
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司上下都是鐵面

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狗意有許多関碍處正鬧着那秦鐘䰟魄听見寶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回去合這個好朋友説一句就来的鬼道又是什庅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説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的那判官听了先就唬慌了起来忙喝罵鬼使道我説你們放了他回去走、你們斷不肯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了運旺時盛的人来纔罷衆鬼見判官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回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来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的見識他是陽我是陰怕他也無益此章無非笑趨勢之人陽間豈能将勢壓陰府庅然判官雖肯但衆鬼使不依這也没法秦鐘不能醒轉了再講寶玉連叫数聲不應定睛細看只見他泪如秋露氣若遊絲眼望上翻欲有所言已是口内説不出来了但听見喉嚨内痰响若上若下忽把嘴張了一張便身歸那世了寶玉見此光景又是害怕又是心疼傷感不覺放聲大哭了一塲看着裝裹完畢又到床前哭了一塲又等了一回此時天色将晚了李貴茗烟再三催促回家寶玉無奈只得出来上車

回去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奉旨賜歸寧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来回賈政園内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回

說道這匾額對聯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才是然
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
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一字標題也覺寥落無趣任有
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道老世翁所見極是
如今我們有个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
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来暫且
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聽
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
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来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
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
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
章上更生踈了縱擬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
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
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删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
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
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感

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来戲耍此時亦正進去忽見賈珍走来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一會就来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厮們一溜烟就出園来方轉過灣頭賈政引衆客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賛寶玉耑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来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等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閉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閉了賈政先看正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筒瓦泥鰍脊那門欄窻槅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磚墻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花艸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前面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来園中所有之物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玉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横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

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過去回来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已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擡頭忽見山頭有鍾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妙的也有說該題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来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来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来寶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探景一進步耳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只向舊詩上想倒還大方氣派衆人聽了都賛道便是二世兄天分高才情大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謬奬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着進入石洞来只見佳木蘢蔥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楼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向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沿石橋三港

歎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因問諸
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
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編于水
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云瀉出于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
瀉字有一客道長極長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
擡頭見寶玉侍側便呌他也擬一個来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
爺方才說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
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一瀉字則覺不妥況此處

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
醜不雅求再擬較此藴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
方才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
不妥你且說你的来我聽寶玉道用瀉玉二字不如用沁芳二
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都忙迎合讚寶玉才情不
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聯来寶玉聽說立
于亭上回頭一望便機上心来乃念道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
花分一脉香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咸稱讚不已於是出亭

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擡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裏面数間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三間小小房舍一明兩暗裏面却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桉次裏間房内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兩間小小的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内繞堦緣房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也罷了若能早夜至此窻下讀書不枉虚生一世說畢看着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道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一个道是睢園舊蹟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言亂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擬方才衆人可有使得的寶玉便荅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麽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

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
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来儀四字
衆人都哄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
命再題一聯来寶玉便念道寶鼎茶閒烟尚綠幽牕棋罷指猶
凉賈政搖頭説道也未見長説畢引人出来方欲走時忽又想
起一事来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
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
配就的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的東西自然
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説不全那原是一
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
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
命人去叫賈璉一時賈璉趕来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
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裝的一个紙
摺畧節来看一看回道粧蟒綉堆刻絲弾墨並各色紬綾大小
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
昨得了外有猩猩氊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

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綵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
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桌套每分一千
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
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墻墻頭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
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茨楹茅舍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
樹極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
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賈政
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
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忽
見路旁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衆人笑道便妙便妙此處若
懸匾待題則農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
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道方
才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
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
只是還少一箇酒幌明日竟作一个不必華麗就依外面邨莊
的式樣作来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荅應道是賈政又向衆人

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真個郥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
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便是什麽字樣好大家想着寶玉却等不
得了也不待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旂如
今莫若杏旂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
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
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花村妙衆人聽了越發哄聲
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孽障你知道幾个古人能記
的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
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裏
面紙窻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瞅寶
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却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
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
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
終是不讀書之故寶玉忙荅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
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
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别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

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能成也寶玉道却又来此處置一田庄分明見的人力穿鑿扭揑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脉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争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謂非其地而强為地非其山而强為山雖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叉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新漲緑添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葯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好好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用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於是要進港洞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

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去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扳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墻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的房屋悉皆遮住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飄或似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露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然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

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麽藿葯薑彙的也有叫什麽綸組紫絳的還有叫石帆水（揭）車扶留等樣的又有叫什麽綠荑的還有叫什麽丹椒蘼蕪風連的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厦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牕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煑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眾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眾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眾人道頹喪頹喪又有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賈政拈髯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旁不敢出聲因喝道你怎麽該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麽蘭麝明

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来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
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
匾上則莫如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吟成荳蔲才猶艷睡足
酴醾夢也香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
衆客道李太白鳳凰之作全套黃鶴楼只要套的妙如今細評
起来方才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文猶綠覺幽閒活潑視書成
之句竟似套此而来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来行不
多遠只見崇閣巍峩層楼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
青松拂檐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
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
天性惡繁悦朴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
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来上面龍蟠虬護玲瓏鑿就
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賈政搖頭
不語寶玉見了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来却像那裡
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来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
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

當他受了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
着了急生出事来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罷明日再題罷了
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
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
處更要好生作来說着引人出来再一觀望原来自進門起所
行至此才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来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
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走走縱不能
細觀也可稍覽說着引客行来至一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

入原来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
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
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来或高堂或茆舍或堆石為垣或編
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
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進去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
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来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
了說着一徑引人遶着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穴
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緑柳週垂賈政與衆進去一入門兩邊都

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几案山石一邊種着数本芭蕉那一邊
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賛道
好花好花從来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裏有這樣的賈政道這叫
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之種最盛
亦荒唐不經之説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竟傳久
了寶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紅若施脂輕弱似
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彼世間俗惡聽
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衆人

都點頭賛妙一面説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
了賈政因問想幾个什麽新鮮字来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
妙一个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崇光泛彩好寶玉
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
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緑二字在内若只説蕉則棠無着落若説
棠則蕉亦無着落故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
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緑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摇
頭不好不好説着引人進入房内只這幾間房内收拾的與别

處不同竟分不出間槅来的原来都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蝙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色銷金嵌寶的一槅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槅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窻倏爾五彩綃輕覆竟係幽戶且滿墻滿壁皆係隨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掛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賛好精緻想頭難為怎麼想来原来賈政等走了進来未進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窻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欖住回頭再走又有窻紗明透門逕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来了一羣人都與自已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大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来從這門去(裡)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去倒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層紗橱錦槅果得一門去(至)後院中滿架薔薇寶玉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衆人咤異這般(股)水又是從何而来賈珍

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村庄裏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就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来乃至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大路豁然大門前見衆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捜神奪巧之至于是大家出来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裏邊又不見賈政吩付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逛不足也不想逛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念不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寶玉聽說方退了出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幾个小廝上来攔腰抱住道今兒虧我們老爺才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来問了幾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展才了人人都說你才那些詩比是世人的都强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串錢衆人道誰没見那一串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香囊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个抱了起来幾个圍繞送

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衆奶娘丫嬛跟上見了賈母知不曾難為着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来見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来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个荷包也給了他們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做的那个香袋兒才做了一半賭氣拿過来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趕過来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裏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个荷包解了下来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麽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皁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也懶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懷中便走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来聲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泪来拿起荷包要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

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同
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
床面向裏倒下拭泪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陪不是
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奶娘丫嬛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
裏呢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才他老子
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不許忤
了他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
不叫我安身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那裏走

我跟到那裏一面仍拿起荷包来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
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嗤的一聲又笑了
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个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只瞧
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
可巧寶釵也在那裏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来賈薔已
從姑蘇採買了十二个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的事来
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上一所幽净房舍居住將梨花院
早騰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

中舊有曾演過學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揔理其日用出入的銀錢的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蘓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兒皆不中用只的這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才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才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个老嫫嫫一个小丫頭服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像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因数上起得在此靜居然後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請他了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个帖子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荅應了出去命書啟相公寫請

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擱過此時不能表白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楼揀綾紗又有人来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丫嬛等衆皆一時不得閒的寶釵便説咱們别在這裡碍手碍脚找探丫頭去説着同寶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閒玩無話王夫人等日日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各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寉孔雀以及鹿兎雞鵞等數悉已買全交與園中各處安放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襍戲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幾卷經咒賈政方畧小意寬暢又請賈母等進園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一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過好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廵查地方摠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来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

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不一外
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
督率匠人張掛燈火（彩烟）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
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有爵的皆按品服大粧園內各
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鼎焚百合之香瓶
插長春之蕊靜悄無人敢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
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坐（乘）
大馬而來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

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
燈方請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麽着老太太
太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来也不遲於是賈母等暫且自便
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酒飯一時傳
人一擔一擔的挑進蠟燭来各處點燈方點完時忽聽外面馬
跑之聲一時有十来个太監都喘呼（吁）呼跑来拍手兒這些太監
兒會意都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住賈政領合族子姪在西
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一

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来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更垂手兒站住半日又見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来了十来對方聞的隐隐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翼雉羽夔頭又有金鎖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黄傘過来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箇太監擡着一頂金頂金黄綉鳳板輿緩緩行来賈母等連忙路旁跪下早飛過幾个太監来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来那板輿擡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擡輿入門太監等散出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内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寫着體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峯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僧跛道二人攜来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識)面本欲作一聯燈月賦省親頌一誌今日之事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

此時之景即特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這工夫紙筆罷了要知端詳且看下回

紅樓夢第十八回

隔珠簾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題咏

話說賈妃在轎内看此園如此豪華因點頭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艸紬綾紗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燈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

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坐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一小兒一戲之詞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待諸弟不同自其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猶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切爱之心刻未能名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寶玉

偏才儘有賈政未信適那園遇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
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
令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難然想来倒不如這本家風味有
趣再使賈妃見之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愛之心
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題完
後来亦曽補擬閒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
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
政聽了即忙移換一時舟臨内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宫綽約

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着天仙寶鏡四大字賈妃忙命換省
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宫但見庭燎燒空香屑佈地火樹琪
花金牕玉欄說不盡簾捲蝦鬚氊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
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宫妃子家賈妃乃問
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
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殿受禮兩階樂起禮儀太監二
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
賈赦等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

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引退茶已三献賈妃降座樂止退入
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俱
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厮見一手挽賈母一手
挽王夫人三个人滿心裏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
咽對泣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圍繞垂
泪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
到我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時不說
說笑笑反倒哭起来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回来說
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勸賈母等讓賈
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
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府掌家執事媳婦領丫嬛等行
禮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
無職未敢擅入賈妃聽了忙命快請一時薛姨媽等進来欲行
國禮亦命免過上前各訴叙濶情寒温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
丫嬛抱琴等上来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
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邊兩宅自有

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監荅應母女姊妹深叙些離别情景
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叅等事又隔
簾含泪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
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泪啟道臣艸芥寒
門鴉羣雀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
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種于一人幸及政夫
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膽塗
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萬

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残秊為念
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庶不負
上體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
養切勿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
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别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
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寶林二人越發比别
姊妹不同真似嬌花軟玉一般因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賈母乃
啟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来小太監出去引寶玉

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攔于懷内又撫其頭額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入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緑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奬讃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

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正殿顧恩思義匾額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對聯大觀園園之名即名曰怡紅園有鳳來儀賜名曰瀟湘館紅香緑玉改作怡紅快緑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苑杏帘在望賜名曰澣葛山庄正樓曰大觀樓東西飛樓曰綴錦樓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个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又命舊有匾聯俱

不必摘去於是先題一絕云

銜山抱水建来精　靈巧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賜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再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姊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荅應了下来自去搆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强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强湊成一律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　奉命羞題額曠怡　誰信世間有此景

游来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嵬。奉命何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
果然萬物吐光輝。

文章造化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
景奪文章造化工。

文采風流匾額　　李紈

秀水名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緑裁歌扇迷芳草。
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瑶
臺。名園一自邀遊幸。未許凡人到此来。

凝暉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
修篁時待鳳来儀。文風已著宸遊夕。教化應隆歸省
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　仙境別紅塵　借得山川秀　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　花媚玉堂人　何處邀恩寵　宮車過往
頻

賈妃看畢誦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令一匾一咏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寶玉方作完瀟湘館蘅蕪院二首正作怡紅院一首起艸内有緑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因不喜紅香緑玉四字才改了怡紅快緑你這會子偏用緑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个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泪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来寶釵笑道只把緑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緑蠟可有出處寶釵見問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若將来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緑蠟乾你都忘了不成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

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姉姉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姉姉妹妹的誰是你姉姉那上頭穿黄袍的才是你姉姉你又認我這姉姉来了一面說笑因又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獨作四律大費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處想着便也走至案旁悄問可都有了寶玉道才有了三首只有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録前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紙團擲在他跟前寶玉打開一看只覺此首比自已作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来儀　　臣寶玉謹題

秀玉初成寔　堪宜待鳳凰　竿竿青欲滴　箇箇緑生涼
迸砌妨階水　穿簾碍鼎香　莫摇清碎影　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院　蘿薜助芬芳　軟襯三春草　柔拖一縷香
輕烟迷曲徑　冷翠滴迴廊　誰謂池塘曲　謝家幽夢
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　兩兩出嬋娟　綠蠟春猶捲　紅粧夜未眠
凭欄垂絳袖　倚石護青烟　對立東風裏　主人應解
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望　在望有山庄　菱荇鵞兒水　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綠　十里稻花香　盛世無飢餒　何須耕織
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瀟湘山庄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才一十一首詩來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

賈蘭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
傳賈環從幼染病未痊自有閒處調養故亦不傳那時賈薔帶
領十二个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
完了詩快拿戲目来賈薔急將錦冊送上並十二个花名單子少
時太監出来只點了四齣戲第一齣豪宴第二齣乞巧第三齣
仙緣第四齣離魂賈薔忙張羅扮演來一个个歌傳裂石之音
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
一太監執一盤糕之屬進来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

之物喜的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說道貴妃有諭齡官極好
再作兩齣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荅應了因命齡官作遊
園驚夢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做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
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不要難為了這女
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个荷包並金銀錁子食
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
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般
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賜例乃呈上略節賈

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聽了下来一一發
放原来賈母的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伽楠念珠一
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緞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
十錠吉慶有魚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
拄念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
金銀爵二枚表裡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
墨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寶玉亦同此賈蘭則是金銀項
圈二个金銀錁手兩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是金銀錁四錠表

裡四端外表裡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
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丫嬛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裡
一分金錁一雙其餘綵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
兩府凡園中管理工程陳設荅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清
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衆人謝恩已畢執
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
又滾下淚来却又勉强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
忍釋放再四叮嚀不要記掛好生安養如今天恩浩瀚一月許

進内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慘傷倘明日天恩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裏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攙扶出園去了

紅樓夢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顔甚悅又内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個個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靜獨他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人一樣第一個是寶玉是極無事最

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来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
年茶晚間纔得回来因此宝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下圍棋
作戲正在房内頑的没興頭忽見了頭們来回說東府内珍大
爺来請過去看戲放花灯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有
賈妃賜出糖蒸酥酪来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
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这边唱的是丁郎
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宫姜子牙斬将
封神等類的戲文倐爾神鬼乱出忽天魔畢露甚至拴揚旛過
會号佛行香鑼鼓喊呌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都讚好熱鬧
戲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
只落坐了一坐便走開各处閒耍先是進内去和尤氏和了環姬
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戲遂也不
曽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謎）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
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边去了故也不問至于跟宝玉
小厮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
偷空也有會賭去的也有往親友家吃年茶的更或有嫖或飲

的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廝的都鑽進戲房瞧熱鬧去了
宝玉見一人沒有因想日裡有个小書房曾掛着一軸美人極
畫的得神今日这般熱鬧想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
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裡面來剛到窗前聞的房內有呻吟
之韵宝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壯着胆子舔破
窗帋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
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
門去將那兩个嚇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

寶玉道青天白日都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
看那了環雖不標緻到还白淨些微亦有動人之處羞的臉紅
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躲脚道还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
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
茗烟在後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訴人了宝玉回問那丫頭几歲
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宝玉道連他的歲数也不問問
別的自然越發不知道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
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是新解奇文竟是

寫不出来的撬他説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夢夢見得了
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冨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
就叫做卍兒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想必将来有些造化
説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这樣的好戲寶玉道
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瞧瞧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
茗烟歡歡嬉笑道这會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且
去一回子再往這里来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倘被花
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閙大了不如往熟近些地方去
還可就来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
竟我花大姐姐去睄他在家作什麽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
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説我引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
我呢茗烟听説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
不過一半里路程睙眼就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
自芳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几個外甥女兒几個姪女兒
来家正吃茶菓听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見他
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止連忙跪下宝玉来在院内嚷道宝二

爺来了。別人听見还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来迎着
宝玉。一把拉住。問你怎麽来了。宝玉听了。笑道。我怪悶的。来瞧
瞧你作什麽呢。襲人听了。纔把心放下来。嗐了一聲。笑道。你也忒
胡鬧了。可作什麽来呢。一面又問茗烟。还有誰跟来。茗烟笑道
別人都不知。就我們兩個。襲人听了。復又驚慌。道。这还了得。倘
或碰見人了。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擠車碰馬。有个閃失。也是
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还大。都是茗烟挑（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
嬷嬷們。打你。茗烟撅了嘴道。二爺打着罵着。叫我引了来的。这
會子推在我身上。我說別来罷。不然我們还去罷。花自芳忙看（說）
罷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賍。爺怎
麽坐呢。襲人之母亦早迎了出来。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
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来。都低了頭。羞慚慚的。花自芳母
子兩個。百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
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
敢乱捨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将自己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子上。
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

餅兒来又將自己的手炉掀開焚上仍葢好好(送)與寶玉懷内然
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彼時他母兄已忙忙另斉
斉整整擺上一棹子菓品来襲人見揔無可吃之物笑道既来
了没有空去之礼好歹嚐一点兒也是来我家一淌説着便拈
了几个松子穰吹去細皮手帕托着送與宝玉宝玉看見襲人
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
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當下寶玉穿着大紅金
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咸(特)為誑这里来

里来又換新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宝玉笑道原是珍
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新服襲人点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
这個地方不是你来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还替你
留着好東西呢襲人悄笑道悄悄的呌他們听着什麼意思一面
又伸手從宝玉頂上將通霻玉摘了下来向他姐妹們笑道你
們俱見識見識時常説起来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日可盡
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这麼個東西説畢遞與
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宝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顧一乘小轎

或顧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
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磞見人花自芳忙去顧了一頂小
轎来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把些菓子與
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吽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
是一直送宝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
隨来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淂我同二爺还到
東府裡混一混纔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听說
有理忙將宝玉抱出轎来送上馬去宝玉笑說倒難為你了于

是仍進後門来俱不在話下却說宝玉自出了門他房中这些
了環們都越發恣意的頑笑也有赶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
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嬷拄拐進来請安瞧瞧宝玉見宝
玉不在家了了頭們只頑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自從我出
去了不大進来你們越發没個樣兒了别的媽媽們越發不敢
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灯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
只知嫌人家贜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體統了
这些了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这些二則李嬷嬷已自告老解

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那李嬤
嬤还只管問寶玉一頓吃多少飯什麽時辰睡覺等語了頭們
総胡亂荅應有的説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嬤嬤又問道這盖碗
的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説畢拿匙就吃一個了
頭道快别動那是要給襲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氣了你老人家
自已承認别帶累我們生氣李嬤嬤听了又氣又愧便説道我不
信他這樣壞了别説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個值錢的
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麽長大
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長这麽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
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麽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
手裡調理出来的毛了頭什麽阿物兒一面説一面賭氣將酥
酪吃盡又一個了頭笑道他不會説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
寶玉時常还送東西孝敬你老老豈有為这個不自在的李嬤嬤
道你們也不知道不必粧狐媚子哄我總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
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来領説着賭氣去了少
時寶玉回来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文淌在床上不動寶玉因

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雯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
来了混輸了他氣的睡下了寶玉笑道你别和他一般見識由
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来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
飯多早晚回来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粧寶玉
命取酥酪来了環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宝玉纔要說話襲人便
忙笑道說原来是留的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
吃了好肚子疼足的疼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倒好擱在这裡倒
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剥栗我去鋪床宝玉听了

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丢開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檢剥一面見衆
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
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听了讚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我知
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他在那裡不配穿紅的宝玉笑道不是
不是那樣人不配穿紅的誰还敢穿我因為見他寔在好的狠
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
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揀好的寔
在的丫頭纔往你家来寶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

咱門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愛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剥栗子襲人笑道怎麽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明見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来就是了寶玉道你所說的話怎麽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裡没有的我們这濁物倒生在这裡襲人道他雖没这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即出嫁寶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聲正不自在又听的襲人嘆道只從我来几年姨妹們都不得在一處于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听这些話内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丢下栗子問道怎麽你于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哥商議叫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来就贖我出去呢宝玉听了这話越發急了因問為什麽要贖你襲人道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这裡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别處獨我一個人在这裡怎麽是個了局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难襲人道從来没有这礼便是朝廷宮裡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選或几年一出也

没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説你了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為什麽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几两銀子留下我容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之人比我強的多而且自我從小兒来了跟着老太太先伏(服)侍了史大姑娘幾年于今又伏(服)侍了你几年于今我們家来贖正是該吽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吽我去呢若說為伏(服)侍的好不吽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伏(服)侍的好是分内應當的不是什麽奇功我去了仍旧又有好的了不是没有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听了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内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説我只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説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謾說和他好説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説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况只是咱門家從没幹過这倚勢伏貴霸道的事这比不的别的東西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来給你那賣的人不曾吃虧可

以行得如今無故憑空留下我你又大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誰知这樣一個人这樣薄情無義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来臨了剩我一個孤鬼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原来襲人在家听的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没飯吃就剩我还值几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没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况且如今爹雖没了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还艱難把我贖出来再多淘澄幾個錢也还罷了其寔又不難了過日子又贖我做什麽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这般堅執自然不必出来的了况且原是賣絕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还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家下衆人不同平

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于衆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来伏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每欲劝時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日他黙黙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已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故事亦如茜雪之茶等事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然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笑說道这有什麽傷心的你果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这話有文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还要怎麽留你我也難說襲人笑道咱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真心留到了刀擱

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几件事我
都依你姐姐親姊姊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
化成了飛灰飛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踪还有知識等我化成
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
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是了急得襲
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劝你这些更說的狠了宝玉忙說
道再不說这話了襲人道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
要說你就擰嘴还有什麽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

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
只作出喜讀書的樣子来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
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代代讀書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
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後乱說那些混
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又說只除明明
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纂
出来的这些話怎怨的老爺不生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麽疼
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

如今再不敢說了还有什麽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还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麽快說襲人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檢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这裡長遠了不怕没八人轎與你坐襲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氣没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来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来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来看果然針已指到亥時方從新盥漱寛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来便覺身體發重頭痛目脹四肢火熱先時还𢬵(扎)挣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床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过偶感風寒一两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令人取藥来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環們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来推他道好妹妹纔吃

了飯又睡覺那黛玉見是寶玉因問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
閙了一夜今兒还没有歇过来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
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悶混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説
道我不困只畧歇歇兒你且别處去閙會子再来寶玉推他道我
往那里去呢見了别人就怪膩的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
既要在这裡那边去老老寔寔的坐着咱們説話兒寶玉道我
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没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
上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
一看回来笑道那個我不要他也不知是那個髒婆子的黛玉
听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这
一個説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自己再拿了一個来
自己枕了二人對面倒下黛玉因看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
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来以手撫之細看又道这
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刮的只
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擠上了一点兒説着便找手
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内説道你

又幹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还要帶出幌子来便是旧旧看不見别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躲又大家不干净惹氣寶玉揔未听了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袖拃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这香是那裡来的黛玉説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定宝玉揺頭道未必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汗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是那些俗香罷了宝玉笑道凡我説一句你就拉上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説着翻身起来將兩支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内胁下乱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宝玉兩手伸来撓便笑的喘不过氣来口裡説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宝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还説这些不説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

你有暖香没有寳玉見問一時觧不来因問什麽暖香黛玉点頭
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
没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宝玉笑道方才求饒如今又説
狠了説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
道便饒了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説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
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这你好去了寳玉笑道去不能咱們
厮厮文文的躺着説話見説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
子蓋上臉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説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宝玉
問他几歲上京路上有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蹟故事土俗
民風黛玉只不荅寳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道嗳喲你們揚
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説的鄭重且又
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麽事宝玉見問忍着笑順口謅
道揚州有一座黛山黛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就是扯謊
自来也没听見寳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那裡知道这些不成
待我説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説宝玉又謅林子洞裡有
一群耗子精那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因説明日乃

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剩些打劫些来方妙乃抜令箭一支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訪察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庙裡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几樣菓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听了大喜那時点耗前去乃抜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箭去偷米又抜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箭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因又抜令箭問誰去偷香玉只

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愿去偷香玉老耗并衆耗見見他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边口齒伶俐机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的还巧呢衆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個香玉滚在香玉堆裡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暗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听了都道妙妙只是不知怎麽個变法你先变個我們瞧瞧小耗听了笑道这個不難等我变来說畢摇身

説変竟変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子忙説変錯了原説変菓子的如何変出小姐来小耗現形道我説你們没見食(識)面只認的菓子是香玉却不知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黛玉听了番身爬起来按着寳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説着便擰的宝玉連連的央告説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的)香忽然想起这故典来黛玉笑道饒罵了人还説是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来笑問誰説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讓坐笑道瞧瞧还有誰他饒罵了(了)人还還説是故典宝釵笑道原来是寳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見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倒想不起来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还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説(到)这里只听宝玉(的)房中一片聲嚷吵鬧起来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巧語學嬌音

話説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説耗子精寶釵撞来諷刺寶玉元宵不知芭蕉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宝玉正恐林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来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已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来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这是你媽媽和襲人吽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塲

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要赶过来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宝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来只見李嬷嬷拄着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来這會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床上見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过是几两臭銀子買来的毛丫頭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襲人先知道李嬷嬷不过為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朦着頭原没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来只當听他說哄宝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寶玉雖听以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辯病了吃藥等語又說你不信只問别的丫頭們李嬷嬷听了这話益發氣起来了說道你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帮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去講講把你奶了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傍逞着丫頭要

我的一面説一面也哭起来彼時黛玉寳釵等也走过劝説媽媽你老人家担待他們一点子就完了李媽媽見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訴委曲将當日吃茶茜雪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説个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箕完輸贏賬听的後面聲音嚷動便知是李嬷嬷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輸了錢迁怒于人便連忙赶过来拉了李嬷嬷笑道好嬷嬷别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丁老人家别人高聲你还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这理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只説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滚熱的野味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説一面拉着走又叫豐見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的手帕子那嬷嬷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还説我也不要这老命了索性今見没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了没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宝釵黛玉隨着見鳳姐見这般都拍手笑道这一陣風来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宝玉点頭嘆道这又不知是那裡来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見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不

瘋了得罪他作什麽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帶累別
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这
會子又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不彀我受的还只是拉别人宝玉
見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旧
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熱火燒自己守他歪在傍边劝他養着病别
想着些没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这些事生氣这屋
裡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这樣可叫人怎樣
纔好呢時常我劝你别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
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不好听的大家什麽意思一面
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只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時雜
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起
來自己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
吃飯不吃飯倒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坐和姑娘們頑一會
子再來我就靜靜躺一躺也好宝玉听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
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几个管
家嬷嬷鬭牌解悶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

自已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霰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
央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个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
牌宝玉笑問道你怎么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没有錢宝玉道
床底下堆着那麽些还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这屋裡
交給誰呢那一個有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
媽媽子們劳天拔地伏(服)侍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子們也是
伏(服)侍一天这會子还不叫他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
这裡宝玉听了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这裡坐
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这裡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个
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兩個作什麽呢怪没意思的也罷
了早上你頭癢癢这會子没什么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听見
便道就是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
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
來取錢一見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还没吃倒上頭了宝
玉笑道你来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那(們)大福說着拿了
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内

相視。宝玉便向鏡内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說。忙
也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忽听的唿的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
進来問道。我怎庅磨牙了。咱們到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
罷。又来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身[神]弄鬼的。我都
知道。等我捞回本兒来。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这裡宝玉通[同]
了[了]頭。麝月悄悄的伏[服]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已是無話。至次
日清晨起来。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身子輕省了些。只吃
些米湯靜養。宝玉放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这边来閒逛。彼時

正月内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却是閑時。因賈環也过来
頑。正遇見宝釵與香菱鶯兒三個人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
要頑。宝釵素日看他亦如宝玉。並没他意。今兒听他要頑。讓他
上来坐了一處頑。一磊十丁錢。頭一回自已贏了。心中十分喜。
誰知後来接連輸了九盤。便有些着急。赶着这盤正該自已擲
骰子。若擲個七点便贏。若擲個六点。下該鶯兒三点就贏了。因
拿起骰子。恨命一擲。一丁坐定了五。那一個乱轉。鶯兒拍着手
只叫么。賈環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来。賈環

急了便伸手抓起骰子来然後就拿錢說是个六点鶯兒便說
明明是个么宝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没規矩
難道爺們还賴你还不放下錢来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
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来口内嘟囔說一個做爺的还賴我們
这几個錢連我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宝玉頑他輸了那些
也没着急下剩的錢还是几个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
了宝釵不等說完連忙断喝賈環道我拿什庅比宝玉呢你們
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了宝釵忙

劝他好兄弟快别說这話人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来
見了这般形况問是怎庅了賈環不敢則聲宝釵素知他家規
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
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踈了况且我
是正出他是庶出饒这樣还有人背後議論还禁轄治他了更
有個獃意思在心裡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
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的親戚中又有史湘云
林黛玉薛宝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為萬物之灵凡

山川日月之精秀都聚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
而已因有这个歎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
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説不得不
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尽其大概的
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
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宝釵生怕宝玉教
訓他没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宝玉道大正月裡哭什広这
里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到念糊塗了譬如这件東西
不好横竪那一件好就棄了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这個東
西哭一會子就好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
別處去再尋樂頑去哭一會子難道算取樂頑不成倒招自己
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这般因
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説同宝姐
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宝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
道誰叫你不肖自去下流没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
了去討没意思正説着可巧鳳姐在窓外過都听在耳内便隔

窓說道大正月又怎庅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錯了你只教道他說这些閑話做什庅凭他怎庅去还有老爺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横竪有教道他的人與你什庅相干環兄弟出来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見吽他忙唯唯的出来跟着頑去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合那個頑你不听我的話反教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的狐媚子覇道的自已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個錢就这庅個樣兒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你还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这樣回頭吽豊見去取一吊錢来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見再这庅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為你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疼不是我攔着窝心脚把你的腸子窝出来了喝命去罷賣環喏喏的跟了豊見得了錢自去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

見人說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偺們两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一齊来至賈母这边只見史相云大說大笑的見他两個来忙問好又見正值林黛玉在傍因問宝玉在那里来宝玉便說在宝姐姐家裡黛玉冷笑道我說你果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来宝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觧悶兒不过偶然去淌一淌就說这話黛玉道好没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庅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觧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

来問道好姐姐[妹々]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倒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别人說笑一會子又来自己納悶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但只没個看着你自已作踐壞了身子呢林黛玉道我作踐壞了自身我死與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这樣鬧我还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浄林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浄宝玉道我說我自已死了干浄别听錯了話賴人正說

着宝釵走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宝玉走了这裡黛
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泪没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黛
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了宝玉見了这樣知難挽回
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温言来劝懈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黛
玉先說道你又来做什庅撗竪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
又會做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做什庅
来死活憑我去罷了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的說道你这庅个明
白人難道連親不間踈先不拒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

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
戚他比你踈第二件你先来咱們兩个一桌吃一床睡長的这
麼大了他是纔来的豈有個為他踈你的黛玉啐道難道為我
叫你踈他我成个什庅人了呢我為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是
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黛玉听了低頭道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
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慪的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来比分明今
見冷的这樣你怎庅到反把个青肷皮褂脱了呢宝玉笑道何

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脫了林黛玉听道回来傷了風又該餓的吵吃的了二人正説着只見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妹妹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説話連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来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學慣了他明見連你还咬起舌来呢史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犯不着見一个打趣一个我指出一個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忙問道是誰湘云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庅不及你呢林黛玉听了冷笑道我道是誰原来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説完忙用話分開湘云笑道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們我只保佑着明見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听了受用去阿彌陀佛那纔現在我眼里説的衆人一笑湘云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跄）了出来怕代玉赶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裡就赶上了代玉赶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代玉搬着手說道我饒過雲兒呢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代玉不能出来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好）至寶釵来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玉弟分上都丢開手罷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

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来請吃飯方往前邊来那天早又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閑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去睡次日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代玉房中来時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有他姐妹兩個尚淌在衾内那代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嘆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代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疑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麼早就跑過来作什麼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瞧瞧代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来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間代玉起来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来坐在鏡臺傍邊只見紫鵑雪雁進来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

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廢事說着便走過來灣腰洗了
兩把紫鵑拏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又
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才改寶
玉也不理忙忙的要了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
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
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來呢湘雲道如今
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竪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絡子不
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

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
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
人喜熱鬧戲文愛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素日喜者說了出來
賈母便加歡悅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王夫人鳳姐代
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廿一日就賈母院中搭
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子崑京兩腔皆有就在
賈母上房排了几桌家晏酒席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湘雲
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巳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黛玉便到

他房中来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来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一齣我点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該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看我這會子犯不着仰着人借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呢明日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偺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起他來携手出去吃了飯点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寶釵点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点了一摺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歡然後便命鳳姐点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渾便点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有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黛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偺們只管偺們的别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里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点戲呢說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齣然後寶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点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又点一齣魯智深醉鬧五臺山寶玉說只好点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几年的戲那裡知道這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從來怕這些熱鬧寶釵笑道要說

這一齣熱鬧你還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熱鬧戲是一套北点絳唇鏗鏘頓挫韵律不用說是好的了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塡的極妙你可曾知道呢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来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慢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没緣法轉眼分離下赤條條来去無牽掛那裡討烟簑雨笠捲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寶玉聽了喜的拍膝畫圈稱賞不絕又讚寶釵無書不知黛玉道安静看戲罷還没有唱山門你到挺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来細看時一發可憐見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了一回賈母令人拏些肉菓來給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来寶釵心内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說寶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湘雲接着笑道到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却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来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

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来翠縷道忙什
庅等去的那日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里作什
庅看人家鼻子眼睛什麼意思寶玉聽了這話忙赶近前說道
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别人明知道不肯
說出来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妨頭就說了出来他豈不惱
你我是怕你多得罪他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
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别人那怕他得罪十個人與
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别哄我我也原不如你

林妹妹别人說他拏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
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寶
玉急得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外心立刻
化成灰教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說這些没要緊
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
聽去别叫我啐你說着一逕至賈母里間房內忿忿的淌着去
了寶玉没趣只得又来尋黛玉剛至門檻前黛玉便推出来將
門關上寶玉又不觧何意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妹黛玉總

不理他寶玉悶悶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寶玉呆呆站着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起來開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里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關門只得抽身上床滿着寶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了緣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終久是為什庅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拏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没有比你我並没有笑你為什庅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就比别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不則一聲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你為什庅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合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了頭他合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他是惹人輕賤呢是這個主意不是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這好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拏我作情到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我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見說方知纔與湘雲私談俱被他聽見了細想自己原

為他二人怕生隙惱才在中間調和不想並未調和成功反自巳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功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語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回答自巳轉身回房來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巳越發添了氣便說道這一去一倍子也別要來也別說話寶玉不理回房躺在床上只是瞪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說出只得以他事來解釋因笑道今日看了戲文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管誰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是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的你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喜歡不喜歡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既隨和你也隨和豈不大家彼此有趣寶玉道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談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況不肯再說

寶玉細想這一句的趣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又填一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自已又念一遍自覺了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誰想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故意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襲人笑回已經睡了黛玉聽說便要回去襲人咲道姑娘請站住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麽話說着便將方才那曲子與偈語悄悄拏來遞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寶玉因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嘆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説畢便拏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看其詞曰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回頭試想真無趣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日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禪機最能移性明兒任真說出這些

瘋話來存了這個意思都是從我這一枝曲子上來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分碎遞與了頭們快燒了罷黛玉笑道不該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他收了這個痴心邪念說着三個人果然都往寶玉屋裡來一進來黛玉便笑道寶玉呀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是玉爾有何貴你有何堅寶玉聽說竟不能答三人笑道這樣鈍愚還參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語末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自我看來還未盡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方干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

會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飛魂散也不用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婦人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粘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能連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婦人故作浪語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到為我贜了身子快離了我這里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裡還管什麼娘娘那婦人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人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

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卧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别更有無限的恩愛自不必煩絮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裡來拏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看見有了這個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掰手要奪口內笑道小蹄子你不趂早拏出來我把你膀子撅折了

平兒笑道你就是個没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怎麼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手不是還要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别叫他知道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含笑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兒拏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没有平兒道我也怕丢下一二件細細查了不少鳳姐道不少

就好只是别多出来罷平兒笑道不丢就是萬幸誰還多添出些来呢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丢失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于頭髮指甲都是東西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黄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鷄抹脖使眼色平兒只粧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合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這個留神細細一搜竟一点破綻也没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没收呢奶奶親自再繙尋一遍去鳳姐笑道傻了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里就叫偺們繙着呢言畢拿

了樣子便送往你不用王夫人房中去了賈璉見鳳姐出去便對平兒說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打個稀爛他才認得我呢他防我防賊的是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合女人說話我合女人料（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話（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了环（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别說是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裡

一句来了鳳姐走進院来因見平兒在窓外就問道要說話兩
個人不在屋裡說怎麼跑出一個来隔着窓子是什麼意思賈
璉在窓内接道你可問他到象屋裡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
裡一個人没有我在他根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没人才好
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不說你說誰平
兒道别叫我說出好話來呢說着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走自巳
先撤簾子進来往那边去了鳳姐自撤簾子進来說道平兒瘋
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巳絶
倒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到服他了鳳
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合你說話賈璉道聽說怎麼你兩個
兩不卯又拏我來作人我躲開你鳳姐道我看躲到那裡去賈
璉道我就来鳳姐道我有話合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
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日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一定的則例在那裡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合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今兒你糊塗了現有比例在那裡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

給林妹妹辨過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原也是這麼想定了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正生日也筭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来若果真替他作生日自然比往年與林姑娘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了就自已作主意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

我就彀了我還怪你說着就出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妹妹（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聽了只得又住下了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已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来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来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長（辰）便自已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来交給他治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不遵依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已多花上幾兩巴巴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

子来作東道這意思還叫我陪上果然孥不出来也罷了金的
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掯我們舉眼看看誰不
是兒女難道将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那些梯已只留與他我們如今誰不配使也别苦了我們這個
殼酒的殼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来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
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麽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强嘴你
合我唧唧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
去訴寃倒說我强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

只得扶他的頭過来一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角只將四
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子紅縧結
住自髮頂至辮稍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的湘雲一面編
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
的怎麽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丟掉
了来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代玉一傍洗手冷笑道也不
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了人廂什麽帶去了寶玉不答因鏡
臺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拏起来賞頑不覺順手拈了胭脂

意欲要往口送因又怕雲湘說正犹豫間湘雲果身後看見一
手摝着辮子便伸手來拘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
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才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
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
問寶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里還有在家的工夫
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
禮節也沒個黑家（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傍風寶釵聽
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到有見識寶
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
窺察其言語志量甚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才出去寶玉
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合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
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里知道你們
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
麼動了真氣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從今已後別進
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
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就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

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赶来勸慰那襲人只管不理寶玉沒了主
意因見麝月進来便問道你姐姐怎麽了麝月道我知道怎麽
問你自已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咳
道不理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已床上歪着去了
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静微微的打呼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
斗蓬来替他剛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翻過去也仍合眼
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点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
也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
又怎麽了你又勸我你勸我也罷了才剛又沒見你勸我一進
来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為什麽這會子你又
說我惱了我何從聽見你勸我是什麽話呢襲人道你心里還
不明白還着我說呢正鬧着賈母差人来喚他吃飯方在才往那
邊来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已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
麝月在傍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
不理揭起軟簾子往里間来麝月只得跟進来寶玉便推他出
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来喚兩個小丫頭進来

寶玉拏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地下跕着一個大些的生的十分水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便說叫蕙香寶玉便問是誰起的叫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几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几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兒就叫第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来吃襲人合麝月在外間聽了抿嘴而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也不合姊妹丫頭等廝鬧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

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便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餳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都冷清清的一人對灯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巳後越来勸若拿出作上的規矩来鎮唬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横心只當他們死了横豎自然也要過的只得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

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殫残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絶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趂着酒興便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幻矣戕寶釵之仙姿灰代玉之靈竅喪减情意而閨閣之美恶始相数矣彼舍其動則無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不恩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酣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畨身看時只見襲人合衣睡在枕（炕）上寶玉將昨日之事已付於意外便向他說道起来好好睡看凍着了原来襲人見他無曉無夜合姊妹厮鬧若直勸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已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得今日忽見寶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給他解衣剛解開

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他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几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洗再遲了就赶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里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麼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襲人道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鷄聲鵝閙叫別人笑話橫竪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日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傍風夜里說了早辰就忘了寶玉見姣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拏起一根玉簪来一跌兩股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起誓是何苦来聽不聽什麼要緊值得這種樣子寶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里怎麼樣快起来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来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日的莊子来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已無見識　却將醜話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請醫生來胗脉医生胗過脉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了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盖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拏大紅尺頭與女子了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畱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回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以小厮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氣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却喚他作多渾虫因他父母自已在外給他娶了一個女人今年方二十来往生得有几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軽浮最喜拈花惹艸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

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
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
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內懼嬌
妻外懼孌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也曾有意于璉只恨没空
今聞挪在外書房來他便無事也走三兩淌去招惹惹的賈璉
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合心腹的小厮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
以金帛相許小厮們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合這媳婦是好友一
說便成是夜二鼓人浄多渾虫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来合相

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
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
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
惠能在厨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了則未了因自念一
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来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
便將衣鉢傳他今見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幾句機
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丢開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時不能荅就
算輸了這會子荅上了也不為出奇只是已後再不許談禪連

我們兩個所知的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叅禪呢寶玉
自已以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荅寶釵又比出語録
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已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覺
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叅禪
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着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
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你們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
去四人聽說忙出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拏了一盞四
角平頭白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一個衆人都爭看亂

猜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了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
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娘自驗是否寶釵等聽了近前一
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
故意尋思其實一見便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
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半日一并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
各揣機心都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
寫了掛在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
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

否說着也將寫的拏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亂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独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爲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环便覺得没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作的這個不通娘娘也没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麽衆人聽了都来看他作的是什麽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爺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爱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巳越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製圍屏燈来設于堂房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作了寫出来粘于屏上然後預備香細菓以及各色頑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来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倫了頑物上房懸了彩燈請賈母賞燈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個又一席地下婆娘了嬛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

人在里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因問怎庅不見蘭哥地下婆娘忙進里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才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娘回復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人牛心古怪壂賈政忙遣賈環與個两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傍坐了抓菓品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政在這里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女都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拑口禁言黛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已是坦然自若故此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以之故酒過三廵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弟取樂賈政忙陪笑道今日聽見老太太大設春燈謎故也倫了彩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没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罸的賈政忙笑道自然要罸若猜着了也要領賞的賈母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别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知道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送上來他下面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之物盡是預物的甚喜遂命給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你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化成灰

賈政道這是炮竹麼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童兒仰面時　清明粧点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别離

賈政道這是風筝探春笑道是又向下看道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賈政道這是佛前海燈嗄惜春笑荅道是海燈賈政心内沉思道娘娘所作炮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亂如麻探春所作風筝乃飄飃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益發清淨孤獨今係上元佳節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内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于色只得仍免强往下看去只見後面寫着七言律詩一首却是寶釵所作隨念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裏總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詞句更覺不祥皆非永遠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纔得精神減去十之八九只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或是他身體勞乏亦未可定又兼之恐拘束了眾姐妹不得高興頑耍即對賈政云你竟不必猜了去安歇罷讓我們再坐一會也好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箇是字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復去竟難成寐不由傷悲感慨不在話下且說

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可自在樂一樂罷一言未了早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滿口批評這一句不妥那一句不恰當如同開了籠的猴子一般寶釵便道還相適纔坐着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裡間忙出來插口道寶兄弟就該老爺每日令你寸步不離方好適纔我忘了為什麼不當着老爺攛掇叫你也作詩謎兒若何如此怕不得這會子正出汗說的寶玉急了在鳳姐前扭股兒糖似的只是厮纏賈母又與李宮裁并眾姐妹說笑了一會也覺有些困倦起來聽了聽已

是漏下四鼓命将食物撤去賞散與衆人随起身道我們安歇
罷明日還是節下該當早起明日晚間再頑罷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将那日所有的
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録妥協自已編次序其優劣又命在大觀
園勒石為千古留風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
将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
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并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珍又
将賈菖賈菱喚来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

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思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筭着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務與兒子管〻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即便坐轎子來求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〻出來就要承應的倘或散了去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家廟裡鉄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買米就完了說聲用去叫來一點兒不費事呢王夫人聽了便商之于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話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了把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的瞅着賈璉道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笑道西

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来求了我兩三遭要個事情管〻我依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奪了去鳳姐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〻說了還叫多〻的種些松柏樹楼底下還叫種些个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管包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到也罷了只是昨晚上我不過是要改了様子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到如今看來芹兒到大〻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理横竪照在裡頭的規矩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了鳳姐兒鳳姐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来見賈璉夫妻兩個感謝不盡鳳姐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个月的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画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来到銀庫上按数發出三個月供給来白花〻二三百兩賈芹随手拈一塊撂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厮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商議登時

僱了大脚驢自已騎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一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

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大觀園景致自已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搔擾豈不寥落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淂也命他進園居住

個也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邢夫人坐在一個椅子上邢夫人又百般摩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起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使了眼色兒要走賈蘭只淂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走自已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坐着我還和你説話寶玉只淂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姊〻妹〻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姊〻們都

来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道大娘方才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裡有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去頑。娘兒兩人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桌椅。擺列盃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去辭別了賈赦。同姊妹們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置。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到有一件事情出来。偏生你嬸嬸再三的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来。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嬸跟前提我今兒来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裡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還要到興邑走一盪。須渇當日赶回来才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来討信兒。早了我就不得閑兒。說着便回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個主意来。便一逕往他母舅卜

世仁家来原来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才從鋪子裡回来忽見賈芸進来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麽事跑了来賈芸道有件事求舅〻帮襯帮襯我有一件事用些氷片麝香使用好歹舅〻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裡按数送了銀来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揔未還上因此大家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家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况且如今這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上三不上四的鋪子裡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點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有正緊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〻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狠不知個好歹也到底立個主見賺几個錢弄的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歡喜賈芸笑道舅〻說的到干净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人事後来聽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〻們在我們家去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〻就不知道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如今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来叫我怎麽樣呢還虧是我呢

要是別的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来纏着舅〻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〻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〻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〻和你舅母說只恐你沒個筭計兒你但立的起来到你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〻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你們三房裡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事到他賈芸聽說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再去罷一句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裡買了半斤麪来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〻家去問有錢借三二十個明兒就送過来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世仁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逕回歸舊路心下正是煩惱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

漢罵臊你媽的瞎了眼睛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隣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閒錢專管打降吃酒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酒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話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我該死這會子往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你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沒趣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麼不平事告訴了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金剛倪二的街坊管教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氣聽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令母舅我便罵出好話來真〻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若做什麼只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做了這些年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從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个潑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

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説怕低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説一面搭膊裡掏出一搽銀子来賈芸心下自思素習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到恐生事不如借借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到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張口但只是我見你相與交接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為的你通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説話的人我却聽不上這話既説相與交接四個字如何又放賬給他使圖賺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接了閑話也不必講既你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你便拿去置買東西你要寫什麽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着急的倪二笑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別處有點事情去你

竟請回去我還求你帶了信兒與舍下叫他們早些關門睡罷
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什麽要緊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
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趔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
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罕希想那倪二到果然有
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
怎處心内猶豫不決忽又想到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
還他想畢一直走到了錢鋪裡將那銀子秤了一秤十五兩
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銀子

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邊抖
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飄〻蕩〻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来
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踟蹰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
這裡做什麽寶玉一回頭却是林代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
鋤上掛着紗囊手内拿着花箒寶玉笑道好〻来把這個花掃
起来撂在那水裡我總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代玉道撂在水
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
臭的混着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犄角上有我一個花塚如今也

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净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代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代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趂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好妹妹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訴别人去真真這是好文章你這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林代玉把花具都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越看越愛看不一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驚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書却只當出神心内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代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林代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竪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杏面含春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還來說這些混話欺負我我若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這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看了忙向前攔住說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

有心欺負你明日我吊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吞了去變個大
忘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往你坟上替你駝
一輩子的碑去說的林代玉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
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苗而不秀是
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代玉笑
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
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
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

裡来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
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代玉
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林代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衆姊妹們
也不在房自已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上只聽
墻内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代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
習戲文呢只因林代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便不留心只管往
前走偶然兩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原来姹紫
嫣紅開遍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代玉聽了到也十分感慨

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来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思耽悮了聽曲子再側耳時只聽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代玉聽了這兩句上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怜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情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来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泪正沒個開交忽覺背上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仗義　　痴女兒遺帕染相思

話説林代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説道你作什麽一個人在這裡林代玉到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别人却是香菱林代玉道你這傻了頭唬我這麽一跳好的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〻笑道我来尋找我們姑娘的找他揔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説璉二奶〻送了什麽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快回家去一面説着一面拉代玉手

回瀟湘館来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来林代玉和香菱坐了料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綉的好那一面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来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〻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退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帶着白縐紬汗巾

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粉香油氣不住用手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猴上身去頑皮笑道姐〻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来瞧〻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〻還是這麽着襲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到底是怎麽樣的再這麽着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同鴛鴦往前面来見過賈母来至外面人馬俱齊備剛欲上

馬只見邪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
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混
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淂着寔的斯文清秀到
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邪一房的叫什麽名字賈璉笑道
你怎麽發獃連他也不認的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
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麽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
子什麽勾當賈芸指賈璉道和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到比
先越發出跳了到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

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九歲賈芸
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覺聽寶玉這樣說便笑道俗
語說的揺車的爺〻住拐的孫子雖然歲數大山高遮不過太
陽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若寶叔〻不嫌
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
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日若閑
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們鬼〻祟〻的這會子我不淂閑兒明
日你在書房裡來我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去說着扳

鞍上馬衆小厮随同往賈赦這邊来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
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已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
了賈母話次後喚人来帶哥進去太〻屋裡坐着寶玉退出来
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到站起來請過賈母的
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到茶
来一鍾茶未吃完只見賈琮来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
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的黒煤烏嘴
那裡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説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

方妙想畢随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来仍随諭命寶釵等只管
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随進去讀書賈政王夫
人接了這諭待夏忠去後便来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
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猶可惟寶玉聽了這諭喜的
無可無不可正和賈母盤算要這个弄那個忽見丫嬛来説老
爺叫寶玉寶玉聽了好似打个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
顔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
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且你

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〻叫你進去住他吩咐幾句不過
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
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婆子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
老子唬着他老嬤〻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了一步徑到
這邊来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金釧兒彩雲彩霞綉鸞綉鳳
及衆丫環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来都抿着嘴兒笑金釧
一把拉住寶玉悄〻的笑道我這嘴上是纔擦上的香胭脂你
這會子可要不要了彩雲一把拉開金釧笑道人家正心裡不
自在你還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門
去原来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都在那裡閒談呢趙姨
娘打起簾子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
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
裡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来賈政一舉目
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〻賈環人物萎蕤舉
止荒踈忽又想起賈珠来再看〻賈環人物平常只有這一个
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已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

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娘〻吩咐說你日〻在外頭遊嬉漸次疎懶如今叫進會同你姊妹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若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〻的答應了幾个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傍坐下他姊妹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挲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日丸藥都吃完了寶玉荅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日再取十丸來天〻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〻吩咐了襲人天〻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个丫頭賈政道不曾叫个什麼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太太起的賈政道太〻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起身道因素日讀書曾記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個丫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個王夫人忙又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小事動氣賈政道究竟也無方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經專在這些穠詩艷曲做工夫說畢喝一聲作業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忙道

去罷去罷只怕老太〻等你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〻的退出
去向金釧兒笑着伸〻舌頭帶着兩個老嬷〻一溜烟去了剛
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裡一見寶玉平安回来堆
下笑来問𠲎你作什麽寶玉告訴也沒有什麽不過怕我進園
去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在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
代玉正在那裡寶玉便問他你〔住〕處那一處好林代玉正心裡盤
筭這事忽見寶玉問他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
幾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欄比別的更覺幽静寶玉聽了拍手笑道

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𠲎你住這里呢我就住怡紅院咱們
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計較就有賈政遣人来回賈母說二
月二十二的日子好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
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苑林代玉住了瀟湘館賈迎
春住了綴錦楼探春住了秋掩〔爽〕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
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嬷〻四個丫頭
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鬟不筭外另有專管收什打掃的至二十
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

寂寞了閒言少叙且説寶玉自進園来心滿意足再無别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了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弾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致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巧唱拆字猜謎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樂他曾有幾首紀事詩作的雖不筭好却到是真情真景畧記幾首云

春夜

霞綃雲屋任鋪陳蛩蟇更深聽未真枕上軽寒窻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〻燭淚因誰泣默〻花愁為爾嗔自是小嬛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窻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望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

絳芸軒裏絶喧嘩桂魄流光侵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

渴沉吟趺坐索烹茶

冬夜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鸘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兒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画求題的寶玉越發得了意鎮日竟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来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奈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

角本買了許多本引寶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見了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裡捨的不拿進去踟躕再三单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己密看那粗俗淺露的藏在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

来至家門先到了隔壁將倪二帶的信捎與他娘子方回来家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来便問那裡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来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留飯在那裡叫小丫頭子拿過来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的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舖裡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来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来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个小厮拿着大高笤箒在那

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来叫小厮們先别掃奶
〻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問二嬸〻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
〻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擁着鳳姐出來
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塲的忙把手逼着恭〻敬〻搶上
来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問他母親好怎麽
不来我們這裡徃〻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掛着
嬸〻要来瞧〻都不能来鳳姐兒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
提起他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了就敢

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提起嬸〻好大精神竟料理週全
要是差一個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呢鳳姐聽了滿臉是笑
不由已的便止住了步問道怎麼好〻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
裡嚼起我来賈芸道有個原故只因我有个極好的朋友家裡
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只因他身上捐着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
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不在這裡開了便把
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
貨物分着送與親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氷片麝香我就和母

親商量若要轉賣、不出原價而且誰家拏這些銀子買這個
作什麽便是狠有錢的大家也不過使了幾分幾錢就挺折腰
了若説送人也没個人配使這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
了因此我就想起嬸、來往年間我還見嬸、大包的銀子買
這些東西别説今年貴妃宫中就是這個端陽節下不用説這
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幾倍去的因此想来想去只有孝順
嬸、一個人綫合式方不筭遭塌這東西一邊説一邊將一個
錦匣舉起来鳳姐要辦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

見賈芸如此一来聽這一篇話心下又自得意又是歡喜便命
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説道看着你
這樣好知好歹怪道你叔、常提你説你説話兒也明白心裡
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来故意問道原来叔
、也曾提我的鳳姐見問綫要告訴他那話到叫他看着我見
不得東西似的因為得了這點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别
提起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的一字
不提隨口説了兩句淡話便往賈母那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

的只得回来因昨兒見了寶玉教他在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来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齋書房裡来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厮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桃芸拌鶴四五个人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内把脚一跺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厮看見賈芸進来都纔散了賈芸進入房内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沒下來焙茗道令兒揔沒下來二爺說什麽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来再看看別的小厮都頑去了正是煩悶只聽門上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〻賈芸往外瞧時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生得倒也細巧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好焙茗走来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〻正抓不着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赶了出来問怎樣焙茗道等了這半日也沒個人兒過来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好姑娘你進去帶了信兒就說廊上的二爺来了那丫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廻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麽廊上廊下的你只說

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了一笑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去罷有什麽話明兒再来今兒晚上得空兒先回了他焙茗道這是怎麽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没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来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来是正經就便回来有人帶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過口裡應着他到給帶呢賈芸聽了這丫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到是我明兒再来說着便往外走焙茗道我到茶去二爺吃茶再

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逕回家至次日来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窓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〻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〻這事嬸〻休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嬸〻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〻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没成兒昨兒又来尋我賈芸道嬸〻辜

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個意思昨兒還不求嬸ゝ如今嬸ゝ既知道了我到要把叔ゝ丢下少不得求嬸ゝ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若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麽不成了多大點子事情耽悮到這回子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来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這樣嬸ゝ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来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ゝ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ゝ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来你到午錯的時候来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樹說畢命人駕起香車一逕去了賈芸喜不自禁来至綺霞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ゝ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来便寫了領票来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来单要領票進去批了銀数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数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

了銀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数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也便按数収回不在話下這裡賈芸又拏了五十两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自那日見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来說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把這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裡回来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現在家中養病雖還有幾個做粗活聽喚的丫頭估着叫不着他們都出去尋夥覔伴的頑去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两三聲方見两三個老嬤嬤走進来寶玉見了他們連忙擺手兒說罷罷不用你們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已下来拏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来到一面說一面上来早接了碗過来寶玉到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的忽然来

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裡纔從裡間的後門進来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响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了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鬒鬒的好頭髮挽着個髻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凈寶玉看了便笑問道你也是我屋裡的人麽那了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麽不認的你了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認不的也多豈只我一個從来我又不遞茶遞水拏東拏西眼見的事兒一點不作你那裡認的呢寶玉道你為什麽不作那眼見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兒有個什麽芸兒来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見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說笑着進来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了頭便迎去接那秋紋碧痕正對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来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紅二人便都咤異將水放下忙進房来東瞧西望並沒有個

别人只有寶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淂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
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来走到那邊房内便找小紅問
他方纔在屋裡說什麽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
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〻們
一個沒有着我進去了纔到了茶姐〻們便来了秋紋聽了抖
臉便啐了一口罵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我們催水去你
說有事故意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
這不上来了難道我們到跟不上你了你也照鏡子瞧〻配遞

茶遞水不配碧痕道等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拏東送
西的事咱們都别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麽說還不如
我們散了单讓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
見有個老嬷〻進来傳鳳姐的話說明兒個有人帶花兒匠種
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别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着
幃幙呢可别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来監工
那老婆子道說什麽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聽了都不知
道只管混問别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兒

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只因玉
字犯了林代玉寶玉便都把這個字隐起來便都叫他小紅原
是榮國府世代的舊僕他父親現在収管各處房田事務這紅
玉年方十六歲因分入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
中到也清幽雅静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
被寶玉佔了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理的丫頭却因他原有
三分容貌心內着寔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
前顯弄顯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能牙利齒的那裡又

下的手來不想今兒總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氣心內
早灰了一半正悶悶得忽然聽見老嬷嬷說起賈芸來不覺心
中一動便悶悶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盤筭翻來掉去正
沒個抓尋忽然窻外低低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
裡呢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别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
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
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紅玉急回身一跑被門檻絆倒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
却回身一跑被門檻子絆了一跤唬醒過来方知是夢因此翻
来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就有幾個丫頭来會
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
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條汗巾子便来打掃房
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来

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若不好起来那時倒不好退還的因此心下悶悶的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去窻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个丫頭在那裡掃地都擦胭脂抹粉簪花插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个寶玉便拔了鞋恍出了房門只粧着看花兒這裡瞧瞧那裏望望一擡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裏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的那個丫頭在那裡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来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呌他只得走上前来襲人笑道我們這裡的噴壺還沒有收拾了来呢你到林姑娘那裡去把他們的借来紅玉荅應了便走出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土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役在裏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坐在那裡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

了噴壺回来無精打彩自向房内倒着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轉眼過了一日原来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来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自已也不便去了倒是薛姑〔姨〕娘仝着鳳姐並賈家四个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来抄個金剛咒唪誦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上燈燭拏腔作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霞倒杯茶来一時又叫玉釧来剪剪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擋了燈影衆丫嬛素日厭惡他都不荅理只有彩霞還合他和的来倒了一鍾茶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向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別討這个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大理論我也看出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没良心的狗齩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来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語說了不多幾句話寶玉也来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幾

句話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衣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滚在王夫人懷裏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娑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喫多了酒臉上滚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来還不在那裡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枕頭来寶玉聽說下来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着彩霞来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澹淡的不大荅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来賈環聽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裡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的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呀了一聲滿屋裏衆人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掉燈挪過来又將外間屋裏的拏来三四盞看時只是寶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命人来替寶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二步跑去

炕上替寶玉收拾着一面笑道三哥還是這麽荒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高擡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道教道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来也不管管幾番幾次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来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个也不敢露出来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去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臉上燙了一溜燎泡出来幸而眼睛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

明日賈母問怎樣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数落一頓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又命取敗毒消腫葯来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笑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麽不小心看着教你燙了橫竪有一場氣受的到明兒憑你怎麽說去罷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後襲人等都見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一天門就覺悶悶的没個可說話的至晚正打發人来問了兩三遍回来不曾這遍方才回来又偏生燙了林黛玉便趕着来瞧只見

寶玉正拿着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葯林黛玉只當十分的利害忙上来問怎麽燙了要瞧瞧寶玉見他来了忙把臉遮住搖手呌他出去不肯教他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林黛玉自已也知道自已有這癖性知道寶玉的心内怕他嫌臟因笑道我瞧瞧燙了那裏了有什麽遮着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凑上来强扳着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麽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回悶悶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已承認自已燙的不與别人相干免不得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駡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来請安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縁由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畫了一畫唧唧噥噥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管保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灾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這一生長下来暗裡便有多少捉使鬼跟着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喫飯打下他的飯椀来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

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趕着
問道這有个什麽佛法解釋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要替他
多作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
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虔供奉這
位菩薩可以永保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磕之灾賈
母道倒不知怎麽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罝些什麽
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日多添幾觔香油點上个大海燈這
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象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
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也好做這件功德的馬道婆聽如此
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發心像我家裏就有好幾
處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裏的太妃也許的愿心大一
天是四十八觔油一斤燈草那海燈只比缸畧小些錦田侯的
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三十四觔再還幾家也有五斤的三觔
的一觔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
半觔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
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

今為寶玉捨多了倒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倒折了福也不當
家花花的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
樣說你便一日五觔准了每月来打躉来関了去馬道婆念一
聲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来吩咐以後大凡寶玉
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去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見僧道窮苦
好施捨的說話畢馬道婆又坐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閒（問安）徃了
一回一時来至趙姨娘房内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杯
茶来與他喫馬道婆因見枕上堆着零碎紬緞彎角趙姨娘正

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没有了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
子不拘什麽顔色的弄一雙鞋面給我趙姨娘聽說便嘆口氣
說道你睄睄那裡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手
裏来的没的都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
真便挑了兩塊紬將来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在
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没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
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能從容些兒時常的上
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将来熬得環

哥兒大了得个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不能趙姨娘聽說鼻子裡笑了一聲說道罷罷再别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裏那一個兒也不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个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个主兒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擺手兒走到門前掀開簾子向窻外看看無一个人方進来向馬道婆悄悄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个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

教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說難道都看不出来也虧你們心裏也不理論只凴他去倒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凴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麽樣呢馬道婆聽說鼻子裏一笑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作孽的話你們没有本事也難怪别人明不敢怎麽暗裏也就算了還等到得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道理心内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麽暗裏算計我倒有了心只是没這樣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謝你馬道婆聽這話打攏了

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裏知道這些
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
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去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
還怕我不謝的馬道婆聽說如此便笑道說我不忍叫你娘兒
們受人委屈還猶可但若說謝的這个字可是你錯打算了就
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也有什麼東西能打動我趙姨娘聽說
這話口氣鬆動了便說道是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来
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
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麼不得馬道婆聽了低了頭半晌說道
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笑道這又
何難如今我雖手裏沒有什麼也零碎攢了幾兩梯已還有幾
件衣服簪子你先拿些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
你要什麼保人也有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
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謊說着便叫過一個心腹婆子来耳根
底下嘁嘁喳〻說了幾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来果然寫
了五百兩欠契来趙姨娘便印了手印走到廚櫃裏將梯已拿

了出来與馬道婆看看說道你先拿去做个香燭供養使費可
好不好馬道婆看了白花花的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
皁白滿口裡應承着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揣起来然後收了欠
契又向褲腰裏掏了半晌掏出十个錢鉸的青面白髮的鬼来
並兩个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教他道把他兩个的年庚八
字寫在這兩個紙人上一并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床上就
完了我只在家裏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繞說
完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進来找道奶奶可在這裏太太等你呢

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卻說林黛玉因見寶玉燙了臉總不出
門倒時常在一處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自覺無趣便
同紫鵑雪雁做了一回鍼線便覺煩悶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
信步出来看堦下新迸出来的稚笋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
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
中来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聽
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時原来是李宮裁鳳姐寶
釵寶玉都在這裏呢一見他進来都笑道這不又来了一個林黛玉

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来的鳳姐道前兒個我打發個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裏去了林黛玉笑道倒忘了多謝多謝鳳姐兒又道你嘗嘗可好不好没有說完寶玉便說道論理可倒罷了只是我說不是甚好也不知別人嘗着怎麽樣寶釵道味道輕只是顏色不很好些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来的我喫着也没甚趣兒還不如我每日喫的呢林黛玉道我喫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麽樣寶玉道你果然愛喫把我這个你拿了去喫罷鳳姐笑道你要愛喫我那裏還有呢林黛玉說果真的我打發丫頭去取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来就是了我明兒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来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只是喫了他們一點子茶葉就来使喚了鳳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說這些閒話喫茶喫水的你既喫了我們家的茶怎麽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来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宫裁笑向寶釵道真真好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道什麽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啐一口鳳姐笑道你別

作夢你替我們家作了媳婦少什麽指寶玉道你睄睄人物兒
門弟配不上模樣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兒還玷辱了誰
呢林黛玉擡身就走寶釵便叫顰兒急了還不回来坐着走了
倒没意思說着便站起来拉住剛在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周姨
娘兩個進来睄寶玉李宫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个坐獨鳳
姐只和林黛玉說笑正眼不看他們寶釵方欲說話時只見王
夫人房内的丫頭来說舅太太来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
宫裁聽了連忙叫着鳳姐等走了趙周兩个也忙辭了寶玉出

来寶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别叫舅母進来又道林妹
妹你先略站一站我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笑道
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裡一推和李紈一同去
了這裏寶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裏有話只
是口裏說不出来此時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来挣
着要走寶玉道噯呀好頭疼林黛玉道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
殸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亂嚷亂叫說起
胡話来了林黛玉並丫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

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来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抖衣亂顫且兒一聲肉一聲放聲慟哭於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娘薛蟠周瑞家一干人家中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衆媳婦丫嬛等都来園内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个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砍進園来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衆人越發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幾个有力量膽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来擡回房去

平兒豐兒等哭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裏丟不下那裡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娘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裡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玉皇閣的張真人種種喧騰不一也曾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揔無效驗看看日落王子騰夫人告辭回去次日王

子騰也来睄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来睄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揔不見効他叔嫂二人愈發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内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擡到王夫人的上房内夜間派了賈芸帶着小子們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娘等寸地不離只圍着了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却没了主意賈赦還各處去尋僧覔道賈政見揔不靈効着實懊悔因阻賈赦道兒女之類皆由天命非人力之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効想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裡能見些効驗看看三日光景那鳳姐和寶玉躺在床上一發竟連氣都将没了合家人口無不慌都說没了指望忙着将他二人後世衣履都置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幾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飡廢食覔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中自是稱願到了第四日早辰賈母等正圍着寶玉哭時只見寶玉睁開眼說道

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
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不必過于悲
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
去也免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裡也受罪
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
舌頭的混賬老婆誰叫你来多嘴多舌的你怎麽知道他在那
裡受罪不安生怎麽見得不中用了你願他死了有什麽好處
你作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着逼
他冩字念書把膽子唬破了他老子不像個逼鼠猫兒都不是
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
个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旁邊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難過便
喝退趙姨娘自已上来委宛解勸一時又有人来回說兩口棺
材都做齊了請老爺出去看看賈母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
罵道是誰做了棺材一疊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正鬧
的天反地覆去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木魚敲響念了一句南
無解冤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倒或逢凶險或中邪祟

者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聽見這些話那裡還捺得住便命
人去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奈賈母之言如何違拗想如此
深宅何得聽的這樣真切心中亦希罕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
一個癩頭和尚與一个跛足道人只見那和尚怎的模樣他鼻
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蓄寶光破衲芒鞋無住跡腌臢更有
滿頭瘡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一足高来一足低渾身帶
水又拖泥相逢若問家何在恰在蓬萊弱水西賈政問道你二
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長官不須多問因聞得府上人口不

利故特来醫治賈政道倒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
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
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
寶玉来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裏
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故不靈驗了
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說便
向寶玉項上取下那玉来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来擎在
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峰一別轉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

如此迅速塵緣滿目若似彈指可羨你當時那段好處念云天
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却因煅煉通靈後便向人間
覓是非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粉漬脂痕汚寶光綺櫳晝夜伴
鴛鴦沈酣一夢終須醒寃孽償清好散場念畢又摩弄一回說
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屋上檻將他
二人安在一室之内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冲犯三十三
天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
還要說話讓二人坐了喫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

母等還只管着人去趕那裏有個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二人
就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内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看守
不許別个人進来至晚間他二人漸漸的醒来說腹中飢餓賈
母王夫人如得了真寶一般就熬了米湯来與他二人喫了精
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總把心放下来李宮裁並賈府三豔
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聽信息聞得喫了米湯省
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
便回頭看了半日嗤的一笑衆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寶姊姊

好好的笑什麽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衆生只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願賜福消災今日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麽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貧嘴爛舌的學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不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目送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嬛也在這裏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帶的欲又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来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

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内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窻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没有紅玉聞聽在窻眼内望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荅說在家裏呢進来罷佳蕙聽了跑進来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裏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裏給林姑娘送錢来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来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裏到底覺怎麽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個大夫来瞧瞧喫兩劑葯就好了紅玉道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作什麽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喫葯你就和他要些来喫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葯也是混喫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喫懶喝的終久怎麽樣紅玉道怕什麽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麽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裏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可也怨不

的這個地方難站就想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不得我們也不抱怨想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别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捹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个都算在上等裡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你這說的却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个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来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帋說道這是兩个樣子叫你描出来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是誰家的也等不的說完就

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那小丫頭在窻外只說得一聲
是綺大姐姐的擡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
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内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因說道
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麽一時想不起来一面說一面
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
蕙道你替我去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擡箱
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閒打牙兒我不
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已便出

房来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内来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
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邊走来紅玉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
人家那裡去了怎打這裡来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你說說好
好的又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麽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
着我叫了他来明兒叫上房裏相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
老人家當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李嬷嬷道可怎麽樣呢紅玉
笑道那一个是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来了才是李嬷嬷道
他又不痴為什麽不進来紅玉道既是進来你老人家該同他

一齊来叫他一个人亂磞可是不好呢李嬷嬷道我有那
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来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
婆子帶進他来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紅玉聽說便站
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一時只見一个小丫頭子跑来見紅玉站
在那裏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麽呢紅玉擡頭見是個
小丫頭子墜兒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来說着
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
賈芸来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拏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當
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
臉紅了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
透迤来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看時
只見院内畧畧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
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
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个匾額四
个大字題的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来匾上
是這樣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着紗窻子笑說道快進来

罷我怎麽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内擡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烱灼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裏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荅應了又進一座碧紗橱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起身來賈芸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

寶玉笑道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搃是我没福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到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个丫嬛端了茶來與他賈芸口裏和寶玉說着話眼裏却溜瞅那丫嬛細挑身材長方臉面穿着銀紅襖子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别個却是襲人這芸兒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他都把那有名人

口記了一半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个不同今見他
端了茶来寶玉又在旁邊坐着忙站起来笑道姐姐怎麽替我
倒起茶来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已倒罷了寶玉道你
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
房裏姐姐們我怎麽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那寶玉
便合他說些没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戲子好誰家的花園
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致誰家酒席豐盛又是誰家的有
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只得口裏順着他說說了一回

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
兒閒了只管来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
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
兒說話先問了幾歲了名字叫什麽你父母在那一行上在寶
叔房内幾年了一个月多少錢共摠寶叔房内有幾个女孩子
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都告訴了他賈芸又道剛纔那個和你
說話的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麽賈
芸道方纔他問你找什麽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

道他問了我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麼大工夫管這
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那
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撿
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来上月賈芸進来種樹之時
便撿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内的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个
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内不
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將自已
的一塊取了出来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
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裏荅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
回来找紅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
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
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很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說便
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来罷一
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来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
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裏煩膩寶玉
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說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

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来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麽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麽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才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逕来到一个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舉目往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窻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窻中暗暗的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窻上往裡看時耳内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内癢將起来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窻外笑道為什麽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来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粧睡着了寶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来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了再請来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

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个婆子見黛玉起来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来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擡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来作什麽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說什麽黛玉道我沒說什麽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来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椀我喫紫鵑道那裡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来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撂下臉来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麽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麽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来也說給我聽看了混賬書也来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来道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别告訴去我要敢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来說道快回

去穿衣裳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个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急忙回来穿衣服出園来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可是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来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裏還是狐疑只聽墻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笑道要不說姨夫叫你你那裡出来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来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来是薛蟠哄他出来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因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噯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redacted]的還跪着作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来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大西瓜這麼長的一尾新鮮的鱘魚這麼大

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猪你說他這四樣禮可
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麽種出
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夫姨母送了
些去如今留下了些我要自己喫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
外惟有你還配喫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个小子又
才来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来至他書房裡只見
詹光程日興胡斯来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裏見他進
来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喫了茶薛蟠即命擺酒来說

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才停當歸坐寶玉果見
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来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
呢明兒你送我什麽寶玉道我可有什麽可送的若論銀錢喫
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
才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才想起来了昨兒我看人
家一張春宮畫的着寔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没細看只
看落的款原来是庚黄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
猜疑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

将起来命人取過筆来在手心裏寫了兩个字問薛蟠别是這
兩个字罷其寔與庚黄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来是唐寅兩
箇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个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
蟠只覺没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菓銀的正說着小厮来回
馮大爺来寶玉便知是神武将軍馮唐之子馮紫英来了薛蟠
等一齊都吽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来了
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吖也不出門了在家裡享樂
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荅道家
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
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合誰揮拳的掛了幌子
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
再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个臉上是前日打圍的在鐵網山吽
兎虎捎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
前兒也就回来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
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麽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伯
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

了咱們幾個人喫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不幸
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
慢的說馮紫英道(聽)說便立起身来說道論理應該陪飲幾杯才
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的面寔不
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
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道理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
領拿大杯来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
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杯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
底把這个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
盡興我為這个還要特製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則還有可惜
之處說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
早晚才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
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来依席又飲了一
回才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
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来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
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享樂去也到底打發人来給

个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
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
姊姊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
到特特的請我喫我不喫叫他留着請人送人罷我知道我的
命小福薄不配喫那个說着丫嬛倒了茶來喫茶說閒話兒不
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
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家來了心裡要找他
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內去了自
己也便隨後走來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
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箇个文彩炫耀好看异常因而
站住看了一會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關着黛玉便以手叩門
誰知晴雯和碧痕正辯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
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
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
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
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要慣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真是他

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丫頭們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聽出来便使性子說道凴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人進来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来自已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倚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滚下淚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釵寶玉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来你也不打聽打聽竟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来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来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来原来這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亦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梦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来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残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来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関了門方轉過来猶望着門洒了幾點泪自覺無味方轉回身来無精打彩的卸了残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性情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了什麽常常的便

自泪自鬱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
曲用話自得寛慰解勸誰知後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
這个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没人去理由他去悶坐
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
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至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一宿無
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
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
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皆因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

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蚤起来了那些女孩子們或
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杆旄幢的都
用彩線繫了每一棵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中
綉帶飄飄花枝招颭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
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巧姐
大姐香菱與衆丫頭們在園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
林妹妹怎麽不見好个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
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来說着便丢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来

正走着見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問了好説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呌林姑娘去就来説着便迤逶往瀟湘館来忽然擡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林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已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罷了倒是回来的妙想畢抽身回来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来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向草地下来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過河去了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欲回来只聽滴翠亭裡邊嘁嘁喳ゝ有人説話原来這亭子四面雕鏤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説話便煞住脚往裏細聽只聽説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有人説話可不是我那塊拿来給我罷又聽道你拿

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来不成又荅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
不哄你的又聽道說我尋了来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撿的人
你就不拿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个爺們家撿了我
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吖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
他你怎麼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没謝的不
許我給你的半晌又聽荅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的罷你
要告訴別人呢須說誓来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个人就長一
個疔瘡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咱們只顧說話看有人

来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槅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咱
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在這裏說頑話呢若是走到跟前咱
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寳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内喫驚想道
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
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况才說話的語音大似寳玉房裡紅
兒的語音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我
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
没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蟬脫殼

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窻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又往前趕兩个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来寶釵道我才在河邊看着林姑娘在那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别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内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去了遇見蛇齩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个怎麽樣呢墜兒道便是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漏了怎麽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

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作什麽事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乾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今兒没跟進我来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喚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麽話只管分付我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凴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内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呀你原来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裏桌子上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綉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来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間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紅玉聽說撤身去了一回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来站着繫裙子便趕上来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去了司棋道没理論紅玉聽了抽身又往四下裏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

上来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
奶奶院裏找去紅玉聽了才往稲香村来頂頭的只見晴雯綺
霞碧痕紫鵑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見了
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餵茶
爐也不爖就在外頭𨔼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
過一日澆一回罷我餵雀兒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
子肉（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爖的班兒有茶没茶别問我了綺霞
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别說了讓他𨔼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
問𨔼了没𨔼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着將荷包舉給
他們看方没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
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
話明兒旺（後）兒知道了不曽呢就把他興的這个樣這一遭兒半
遭兒的算不得什麽過了後兒還得（照舊）聽我（說）有本事今兒出了這
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才算的一面說着去了這裏紅
玉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氣着来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
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来回道平姐姐說

奶奶剛出来了○他就將銀子收了起来○纔張材家的来取當面
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教我回
奶奶○纔旺兒進来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
把那話按着奶奶的意思打發他去了○又道平姐姐說我們奶
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
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来瞧奶
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来○說舅奶奶帶了信来了○問奶奶
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
奶打發人来○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
那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呀呀○這話我就不懂了○
什麽爺爺奶奶的一大堆○鳳姐兒笑道○怨不的你不懂○這是四
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
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
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外○我就怕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
這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句兒○咬文嚼字拿着腔兒哼哼吸吸
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裏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麽着○我

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幾遭才好些兒
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落戶才好鳳姐兒又道這一个丫頭
就好方才這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
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有出
息了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麽笑你說我年輕比你
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作春梦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頭
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不理今兒擡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
不是笑這个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
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来不
認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聽了十分詫意因問道哦原来
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點聲
兒来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的了一對夫妻一个是天
聾一个是地啞那裏承望養出這麽个伶俐丫頭来你十幾歲
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
二爺如今只叫紅兒鳳姐聽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
嫌的很得了玉的倚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麽着肯

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誰
你替我好好挑兩个丫頭我使他一般的荅應着他饒不挑倒
把他的這女孩子送了别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
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麽怨的他媽鳳姐
道既這麽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个丫頭跟我
去可不知他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道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
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
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宫裁去
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
次日起来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院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
懶連忙梳洗了出来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来了笑道好
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不曾叫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
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窗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
簾子放了下来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鑪罩上一面說一面
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
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

門一直的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
个光景来不像是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事我回来晚了又没
有見他再没有冲撞了他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
了来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寉舞見黛玉去了三个一同
站住說話兒又見寶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
整三天没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
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来我和你說話寶玉聽
說便跟了他離了寶釵兩个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
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没有叫探春說昨兒我恍惚
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無
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个月我又攢下有十来吊錢了你還拿
了去明日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新巧頑意兒替我
帶些来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大廊小廟的逛也没見个新奇精
緻東西搃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没處撂的古董再就是細緻
喫食衣服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樣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
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鑪兒這就好了

我喜歡的什麽似的誰知他們都爱上了當寶貝似的搶了去
了寶玉笑道原来要這个這不值什麽拿五百錢去給小子們
管拉兩車来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麽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
不曲者的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来我還想上回的鞋做
一對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来我
想起来故事那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
道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
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才不好說什麽的半日還
說何苦来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来告訴襲
人襲人說這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緊兄弟鞋搨
拉襪搨拉的没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沈下
臉来道這話糊塗到什麽田地怎麽我是該做鞋的人麽環兒
難道没有分例的没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
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麽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没
事做一雙半雙爱給那个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
這也是氣的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

个想頭了探春聽了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的老爺太太兩个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妹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忒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沒理論誰知後来丫頭們出去了他就報怨起我来說我攢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聽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来罷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己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氣嘆一嘆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来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来說畢

等他二人去遠了便把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
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来将已到了花塚猶未轉
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着哭好不傷感
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个
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
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来復去　柳絲榆莢自
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
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
發雖猶啄　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嬌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
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淚
暗灑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黄昏　荷鋤歸去
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窻被未溫　怪奴底
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

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
魂鳥魂揔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愿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落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邱　未若錦囊收
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强於污淖
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
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
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欲為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裏兜的落

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顔月貌將来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傷悲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難道還有一个痴子不成想着擡頭一看只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道是誰原来是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裏寶玉悲慟了一回忽擡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来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撂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

這話裏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来寶玉笑道
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
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
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嘆道當日姑娘来了那不是我
陪着頑笑凴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喫的聽見姑娘也
愛喫連忙乾乾淨淨收着等姑娘喫一桌子喫飯一床上睡覺
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的到我心裏
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才見得
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
外四路的什麼寶姊姊鳳姊姊放在心坎兒上倒把我三日不
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没个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个你難道
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
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个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眼
淚来林黛玉耳内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内不覺灰了
大半也不覺滴下淚来低頭不語寶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
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凴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

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錯處你倒是或教道我成人你下次
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揔不理我叫我摸
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才是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
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伸明了緣故我才
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
了便說道你既這樣說昨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
寶玉咤异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了林
黛玉啐道大清早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
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姊姊坐了
一坐就出来了林黛玉想了一想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
得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个原故等我回
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
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
倘或明日寶姑娘来什麼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
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齩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
丫頭来請喫飯遂都往前頭来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

大姑娘你喫那鮑太醫的葯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樣着
老太太還叫我喫王大夫的葯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
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喫兩劑葯踈
散了風寒還是喫丸葯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葯的
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喫什麽人
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人參益母丸左歸右歸再
不就是麥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有金剛兩个字
的寶玉扎手笑道從来没聽見有個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
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
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个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
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
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个搥
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个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来喫寶玉
道這些葯都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
配一料丸葯且保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麽葯
就這麽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

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說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
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脂諸如此類
的藥都不算爲奇只這一群藥裡算那爲君藥說起来唬人一
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
方子又去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才配成了太太不
信只問寶姊姊寶釵聽說笑着摇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没聽
見你别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倒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
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指說道我說的
倒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
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
裏間房裏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来笑道寶兄弟不是
撒謊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親自和我来尋珍珠我問他作
什麽他說是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
麽費事我問他什麽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也
没工夫聽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
過的所以来和我尋他說妹妹就没散的花兒上的也得掐下

来過後兒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来我没法兒把那兩枝珠花
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隔
面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裏呢鳳
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緊按那方子
那珍珠寶石定要那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
面拿了来才好如今那裏有為這个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
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没當家花花的就
是墳裏有這个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葯
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没有難道二姊姊也跟
着我撒謊不成面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
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姊姊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
夫人也道寶玉狠為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
故寶姊姊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
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才在背後以
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只見賈母房中的丫嬛找寶玉林
黛玉去喫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嬛走那丫

嬛說等着寶玉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喫飯了咱們走罷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喫齋你正緊你喫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喫齋說着便吽那丫頭去罷自已先跑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喫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緊去罷喫不喫陪着林妹妹走一淌他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喫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却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麽喫飯喫茶也是這麽忙碌碌寶釵笑道你吽他快喫了瞧黛玉妹妹去罷吽他在這裏胡羼些什麽寶玉喫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来的好進來進来替我寫幾个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来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来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个寶玉道這算什麽又不是賬又不是禮

物怎麼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已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来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有个丫頭叫紅玉的我要叫来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个可使的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得狠姊姊喜歡誰只管叫了来何必問我鳳姐笑道你既這樣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兒道你回来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回来罷說着便来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喫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喫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喫了一椀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裏賈母道在裏頭屋裡呢寶玉進来只見地下一个丫頭吹熨斗炕上兩个丫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来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才喫了飯這麼空着頭一回又要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来了和賈母說一回話寶釵也進

来問林妹妹作什麽呢因見林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个笑話兒剛纔為這个藥我說了个不知道寶兄弟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就去抹骨牌呢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才来了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裏有老虎喫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出去逛逛再裁不遲林黛玉揔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裁的林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憑他誰叫我裁我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来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撤身出来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弥陀佛趕你回来我死也罷了寶玉出来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裏来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来了一个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个信兒那婆子道你娘的屄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着

跟他的都在園裏你又跑到這裏来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来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个小廝跑了進去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菜雙福雙壽四个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来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小廝並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喫茶寶玉擎茶笑道前日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已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姨表弟兄倒都信為寔然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詞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来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来讓酒然後命雲兒也来敬那薛蟠三杯下肚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已新樣的曲兒唱个我聽我喫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琵琶来唱道兩个寃家都難丟下想着你来又記掛着他兩个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

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个偷情一个尋拿拿住了三曹
對案我也無回話唱畢笑道你喝一鐔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
不值一鐔再唱好的来寶玉笑道聽我說来如此濫飲易醉而
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
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寶玉拿起海来一氣
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女兒来還要註明
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鮮時樣曲子酒
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或對四書五経成語薛蟠未

等說完先站起来攔道我不来别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
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麽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難道
連我也不如我回来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
那裡就醉死你如今一亂令倒喝了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
人都拍手笑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
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壻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
粧顔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
薛蟠獨仰着臉摇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

說我通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摔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
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滴不
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
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團噎滿喉照不
見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
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唱完大家齊聲喝彩
獨薛蟠無語寶玉領了門杯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
閉門完了令下馮紫英說道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
大風吹倒梳粧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
掏蟋蟀說畢端起酒來唱道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
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聽才知道我疼你不疼唱完飲了門杯
說道雞鳴茆店月令完下該雲兒便說道女兒悲將來終身知
靠誰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眾人都道別
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
你媽還分付他不叫他打你呢眾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

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荳蔻開花三月三一个蟲兒往裡鑽鑽了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咳嗽了兩聲又說道女兒悲嫁了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个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綉房攛出个大馬猴衆人呵呵笑道該罸該罸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咤異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

又道女兒樂一根釠釟往裏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个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這是个什麽曲兒薛蟠還唱道兩个蒼蠅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就叫哼哼韻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也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躭誤了別人家于是蔣玉菡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可喜的天生成百媚嬌却便是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俏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楼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可巧只記這句幸兒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朶木樨来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麽念起寶来蔣玉菡怔了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来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麽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

寶玉没好意思起来說薛大哥你該罸多少薛蟠道該罸該罰
說着拿起酒来一飲而盡馮紫英蔣玉菡等不知原故猶問原
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菡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
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来二人站在廊
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意便
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借
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裏如今名馳天
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了不
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麽
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个玉玦扇墜解下来遞
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禄
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
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一條大
紅汗巾子解了下来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
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
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已繫的解

下来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下来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放酒不喫兩个人逃席出来幹什麽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麽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来才解開了于是復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喫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有了好的繫褲子把你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才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裏沒了算計兒再要說幾句又恐嘔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才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的解下来說道

我不希罕這行子趂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来終究解下来擲在个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有什麽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来的我想什麽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来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献供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就命小丫頭子来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来只見上等宫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别人的也都是這个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数珠兒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兩个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个香袋兒兩个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麽个原故怎麽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

一様倒是寳姊姊的同我一様别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来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麽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裏的我去拿了来了老太太説了明兒叫你一个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寳玉道自然要走一淌説着便叫紫鵑来拿了這个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説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麽留下什麽紫鵑荅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来説林姑娘説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寳玉聽説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来要往賈母那裏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来了寳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麽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寳玉的心事早又丢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説道我没這个大福承受比不得寳姑娘什麽金什麽玉的我們不過是个草木之人寳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覺心動疑猜便説道除了别人説什麽金什麽玉我心裏要有這个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忡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説什麽誓嘗你什麽金什麽玉的呢寳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説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

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説个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説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姊姊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麽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麽樣了正説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低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裏呢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同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个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與他和寶玉一樣心裏越没意思起来幸喜寶玉被一个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向道寶姊姊我瞧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寶釵昨晚上籠了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了下来寶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的動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這个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的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寶

釵形容只見臉似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
林黛玉别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獃了寶釵褪下串子来遞
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已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
回身才要走只見林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
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麽又站在那風口裏林黛玉笑道何
曽不是在屋裏的只因天上一聲叫出来瞧了一瞧原来是个
獃雁薛寶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才出来
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
甩来寶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噯呀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
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来正碰在眼睛上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裝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麽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来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来約請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麽没看過的我就不去了鳳姐兒道他們那

裏涼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
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来一箇閒人不許放進
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
悶的狠了家裏唱動戲我又不的（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笑
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乾淨好了
就這是我又不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旁
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来立規矩不好鳳姐笑道這就老
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

老日的在家裏也是睡覺寶釵只得荅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
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我們姊妹去王夫人一
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来早已回了不去的聽
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裏告訴有
要徃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徃去這箇話一揚開了别人
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
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去因此李
宮裁等都說去賈母心中越發歡喜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

都不必細說单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轎紛紛人
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賈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
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
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来賈母坐一乘
八人大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
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瓔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
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黛玉的丫
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
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
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
碧月鳳姐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个丫頭也要
跟了鳳姐兒来的金釧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
在一車還有兩个丫頭一共再連上各房的老媽媽奶娘並跟
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占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
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个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个
說你壓了我們奶奶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擠了我的花兒這邊

又說礴斷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来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笑話說了兩遍方覺好了前頭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旁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内賈母在轎内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坊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塑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来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来攙賈母自己下了轎

忙要上来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的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兒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觔斗罵道騷牛𣏌的朝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蠟剪爬起来往外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圍遮的風雨不透但見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聲叫拿拿拿打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什麽了賈珍忙出来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个小道士兒剪燈花的没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

帶了那小孩子来別唬着他小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
慣了的那裡見得這个勢派的或唬着他倒怪可憐見的他老
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来賈珍只得去
拉了那孩子来那孩子還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戰賈母
命賈珍拉起来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痛的說不出
話来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給他些
錢買菓子喫別叫人難為他賈珍荅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
着眾人一層一層瞻拜一處一處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

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帶去
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来領了下去賈母
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裏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
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到賈珍
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裏地方大今兒不承望来這麼些人你使
的人你就帶到這院裏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裏去把小廝
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
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来一個閒人也

到不了這裏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
又問怎麽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裏跑了出来
賈珍道瞧瞧他我這裏也不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
小厮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有一小厮便上来
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又道問着他那小厮便問賈蓉道
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麽先乘涼去了賈蓉托着手一聲不敢說
那賈芸賈芹賈萍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
賈瓊等也都慌一個一个從墻根地下漫漫的溜下来賈珍又
向賈蓉道你站着作什麽還不騎了馬到家裏告訴你母親去
老太太同姑娘們都来了叫他們快来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
出来一叠聲要馬一面報怨道早都不知道作什麽的這會子
尋起我来一面又罵小厮綑着手呢馬也拉不来要打發小厮去
又恐怕後来對出来說不得親自走一淌騎馬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来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論
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
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

我只在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
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
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
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裏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
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咱們自已你又說起這話来再多說
我把你這鬍子還撏了你的還不跟我進来那張道士呵呵大
笑着跟了賈珍進来賈珍到賈母跟前欠身陪笑說道張爺爺
進来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接他来賈珍忙去攙了過来那張道
士呵呵大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小
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
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
別的倒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
這裏做遮天大王聖誕人也来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
兒来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
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来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抱
住忙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

好裏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
病来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
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
小道看来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
擧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箇樣子說着兩眼流着淚来賈
母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泪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
子也沒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
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没趕
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呵又一大笑
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
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
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得過倒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
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開口賈母道
上面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裏不敢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
定罷你可如今也打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
上就来告訴我便是那家子弟不過給他幾兩銀子也罷了只

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
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
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
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看見奶奶在這
裏也没道多謝符蚤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娘来
做好事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来說着跑到大殿上
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子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来大
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来只見鳳姐笑

道你就手裏拿出来罷了又用了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
乾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拿出盤
子倒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来
了眾人聽說閧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
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兒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
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
我拿出盤子来一舉兩用却不為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
請了下来托出去給那些遠来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

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来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士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箇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的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来放在盤内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裏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来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寔在希罕都没什麼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各人傳道法器都愿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在房裏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内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珠穿寶貫玉琢金鑲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来的何必這樣這斷不敢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敬意小道也不敢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那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

爺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
個跟着我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
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幾件器
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遭塌這些東西
捨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
施捨罷了說畢張道士方退出這裏賈母與衆人上了楼在正
面楼上歸坐鳳姐等占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
珍一時来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
麽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義的故事第二本是滿牀
笏賈母笑道這倒是第二本且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
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
賈珍退了下来至外邊預伸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
玉在楼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
賀物將自己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擦一件一件挑與賈母看賈
母看見有個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這件東
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麽一個的寶釵笑道史

大妹妹有一個比這箇小些賈母道是雲兒有這箇寶玉道他
這向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
管什麽他都記的林黛玉笑道他在别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
些人帶着東西越發留心寶釵聽説便回頭裝没聽見寶玉聽
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已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懷裏
一面心裏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
因此手裏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都倒不理論惟有林
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裏没好意思
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這箇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
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将頭一扭説道我不希罕寶玉笑道
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説着又揣了起来剛要説話
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来了因此見過賈母方説你
們又来作什麽我不過没事来逛逛一句話没説了只見人報
馮将軍家有人来了原来馮紫英家聽見賈母在廟裏打醮連
忙預備了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兒聽了趕進
正樓拍手笑道嗳呀我就不防這個只説咱們娘兒們来閑逛

徃人家當是咱們大擺齋壇的来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又不
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的兩個娘子上樓来
了馮家的兩個来接着曾侍郎家也有禮来了于是接二連三
都聽見賈府打醮家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
都来送禮賈母纔後悔起来又是什麼正緊齋事我們不過閒
徃徃就想不到這裏上没的驚動了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
下午便回来了次日便懶待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已驚
動了人今兒樂的還去徃徃那賈母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
說親的事来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因家来生氣嗔着張
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
也不知什麼緣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
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不在話下且
說寶玉因此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去喫不時来
問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的說道你只管看他的戲去在家
裏作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
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到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

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别人跟前
斷不能動這乾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倒比往日别人說這
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来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
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
麽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来指臉上問道你這麽說是安
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来寶玉又道昨兒
還為這個賭了咒今兒你倒底又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
又有什麽益處林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来今日原

自已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鎮鎮兢兢（戰〻）的說道我要安
心的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張道說親你怕
阻了他好姻緣你心裏生氣来拿我煞性子原来那寶玉自幼
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相磨心情相對
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稗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
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
心事只不好說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
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而你也

将真心真意瞞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瞞了起来
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連終有一個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
口角之争即好如此刻寶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還
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你不能為我煩
惱反来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白有你你
竟心裡没有我心裏這意思只是口裏說不出来那林黛玉心
裏想着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説你豈是重這邪
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視有如無的方
見的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
着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金玉你又怕我多心
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
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這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麽樣都
好只要你隨遂意我便立刻應你死了也情愿你知我也罷不知
也罷只有我的心可見你方和我近不和我遠那林黛玉心裏
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
失我自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来却

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皆他二人素習所存邪心也難備述如今且述他們外面的形容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字越發拗了已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来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玉来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這撈什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聞風不動寶玉見不摔碎便回身找東西来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說道何苦来你摔砸那啞叭物件要砸他不如来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忙来解勸後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来奪又奪不下来纔奪了下来寶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麽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黄了眉眼都變了從来没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同你妹妹辯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麽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来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来心裏一煩惱方纔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来紫鵑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上来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倒底也該保重着

纔喫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向寶二爺辯嘴又吐了出来倘或犯
了病寶二爺怎麽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説到自已心坎兒
上来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
一行氣湊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
已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
他心裏想着由不得也滴下泪来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
守着寶玉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寶玉的手氷涼待要叫寶玉不
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麽委屈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林
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鵑一面
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拏扇子替林黛玉輕輕的扇着三個人都
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已的由不得傷起心来也拿手帕子擦
泪四個人也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强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
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辯嘴林黛玉聽
了不顧病趕来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襲人紫鵑
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
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来這是我纔

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横豎不帶他也没
甚麽只顧裏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寶玉又
砸玉不知要到什麽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
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
忙的作一件正緊事来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麽大禍便一齊
進園来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為什麽驚動了老太太
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
来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語問起来又没為什麽事便將

這禍多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你們為什麽不小心伏（服）
侍這會子鬧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
一頓二人都没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了寶玉去了方纔平
服過了一日初三日乃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来請賈府諸
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了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是後悔無
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
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裏想他是
好喫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

見我不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綫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起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報）怨說我這老寃家自那世裏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麽兩個不省事的小寃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寃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寃家鬧上天去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嚥這口氣自已抱（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黛二人耳内原來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寃家不聚頭的這句話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頭好似參禪的一般的都細嚼這句的滋味都不覺潜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几洒泪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裏小厮們和他的姊妹辯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厮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如今兩個這麽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得不安身依我勸你正緊下個

氣陪個不是大家不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那寶玉
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劃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無去就他之理因
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
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那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
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別來替人派
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為什麼又剪了他穗
子豈不是寶玉口角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

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樣
林黛玉欲荅話只聽院門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
玉的聲音想必是来陪不是来了這麽暑天毒日頭地下曬壞
了他如何使的呢口裏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
他進来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
知這會子又来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
的為什麽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
了紫鵑道身上病大好了只是心裏氣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
得有什麽氣一面說着一面進来只見林黛玉又在牀上哭那
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来由不得傷了心止不住滾下淚来
寶玉笑着走近牀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顧拭淚並
不荅應寶玉因便挨在床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
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們又辯了嘴的似的若
等他們来勸咱們那時節豈不咱們到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
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麽樣千萬别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
叫了幾聲林黛玉心中原是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因

叫人知道他們辯了嘴就生分了似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笑道你也不用来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親近二爺也全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林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作和尚林黛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来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麽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倒把這話告訴人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来登時紅脹了臉低了頭不敢做聲幸而屋裏没人林

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也說不出来只見寶玉臉上鱉的紫脹便咬着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顱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句話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寶玉心裏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了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来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淚来要用帕子揩拭又想又忘了帶来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雖然哭着却一時看見了見他穿着簇新的藕合紗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

已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搭的一方銷金帕拿起来向寶玉懷
裏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淚寶玉見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
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林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
都碎了你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林黛玉將手
一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如一天的還這樣頑皮賴
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没說完只聽喊道好了寶黛
兩個不防都唬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来道老太
太在那裏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們好了没有我說

不用瞧過不了三日他們自已就好了老太太罵說我懶我来
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没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麽可撥嘴的三
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孩子了又這會子拉着手笑的昨兒
又為什麽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
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
个也没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麽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說一
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
兒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已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

定叫我去說合及至到那裡要說合誰知兩個倒在一處對陪
不是了對笑對訴倒像黃鷹拉鷂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那裡
還要人去說合說的滿屋裏都笑起来叫時寶釵正在這裏林
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没甚說的便向寶釵笑
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禮送連個頭也不
得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兒閒了
姐姐替我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
動何况身上不好兄弟們日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
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麽不看戲去
寶釵道我怕熱看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放我少不的推身
上不好就来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没意思只得又搭
赸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也體豐怯熱寶釵聽說
不由得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得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了起
来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像楊妃只是没一個好哥哥好兄弟
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
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

道你要仔細我和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嬉皮笑臉的那些姑
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
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
同別人搭赸去了林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
纔要荅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
話他便改口笑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麽戲寶釵因見林黛
玉臉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
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李逵罵了宋江後来

又陪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麽連一
齣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麽一串子這叫負荊請罪寶
釵笑道原来這叫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
荊請罪我不知道什麽是負荊請罪一句話未說完寶玉林黛
玉二人心裏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兒於這些上
頭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問人道你們
大暑天誰還喫生薑呢衆人不解意便說道沒有喫生薑鳳姐
兒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喫生薑怎麽這麽辣辣的

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過了寶釵欲說話見寶玉
十分慚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再笑收住別人摠未
解的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鳳姐兒寶釵去了
林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
直口快的有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了心自己沒趣又見
林黛玉来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来待要說兩句又恐林黛玉
多心說不得忍着氣無精打彩一直出来誰知目今盛暑之際
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之時寶玉
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聞從賈母這裏出来往西走過了
穿堂便是鳳姐兒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
姐兒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自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
便遂進角門来到王夫人上房内只見個丫頭子手裏拿着針
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裏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旁邊捶
腿也乜着斜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
子摘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寶玉寶玉悄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
金釧兒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

也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裏帶的香雪梨津丹掏出了一丸出来便向金釧兒口裏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銜了寶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明兒合太太討你們在一處罷金釧不荅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麽金簪子掉在井裏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你的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你怎麽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釧兒臉上打了個嘴巴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去了這裏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来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来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罵只管發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来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

事嚴正如此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来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夫人醒了自已沒趣原進大觀園来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有人哽噎之聲寶玉便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裏拏着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去一面悄悄的流泪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又學顰兒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新時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孩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内一個也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来寶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已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是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

嫋嫋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蚤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摳地並不是刨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已又在手心裏用指頭按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麽字寫成一想原来這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園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麽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畫呢畫来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一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了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劃了有幾千個外面的也不覺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動心裏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麽話說不出大心事纔是這麽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裏不知怎麽熬煎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那裡還擱得住熬煎可惜我不能替你分些過来伏中陰晴不定扇去可致雨忽一陣涼風過来唰唰落下一陣雨来寶玉看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来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

想道這是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
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
唬了一跳擡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
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密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
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
謝姐姐提醒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
寶玉哎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一看自巳身上也都
濕了說聲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裏却還記掛着

那女孩子没處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
孩子都放了學進園来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
个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止大家把溝堵了
水積在院内把些綠頭鴨花鷄鵝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
翅膀放在院内要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嬉笑寶玉
見關着門便以手扣門裏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
拍的門扇響裏面方聽見了估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来的襲
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没人開去寶玉道是我射月道是寶姑

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做什麽来襲人道讓我隔
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順着遊
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水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
是着忙又覺可笑忙開了門笑的灣腰拍手道你怎麽大雨裏
跑什麽那裏知道是爺回来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裏要
把開門的踢幾脚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
丫頭子們便擡腿踢在那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
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的多了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拏着
取笑兒了口裏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方知踢錯了他笑道哎
喲是你来了踢在那裏了襲人從来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
忽見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
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麽樣料着寶玉是未必是安心踢
他忍着說没有踢着快去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来換衣一
面笑道我長了這麽大今兒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就偏
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
的人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反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

打了我明兒順了手打起別人来寶玉道我綫也不是安心襲
人道誰說是安心了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些小丫頭子們
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疼他們也没個懼怕
兒你原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纔剛是我淘氣不
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去了襲人只覺那上
疼的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喫至晚間洗澡時脱了衣服只見
那上青了椀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
夢中作痛由不得哎喲了一聲從夢中哼出寶玉雖然不是安

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聞得哎喲便知踢重了
自己下床来悄悄的秉燈来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
吐出一口痰来噯喲一聲睜開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做
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發
暈嗓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
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
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看下回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頭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已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着後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泪来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来因向道你心裡覺的怎麼樣襲人勉强笑道好好的覺怎麼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

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家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
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一
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喫喫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
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桌上斟了茶来給襲人漱了口
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不依二
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
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来將王濟仁叫来
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

字怎麽服怎麽敷寶玉問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
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請薛家
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
原故王夫人見寶玉無精打彩也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
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
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是懶懶的鳳姐昨日
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
自己如何敢說笑也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

迎春姊妹見衆人沒意思也都沒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家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譬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花只願常開生怕謝了沒趣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的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淌着的

晴雯上来換衣裳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骰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来怎麽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你也這麽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来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看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了何苦来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得渾

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来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聽見忙就趕過来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麽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来也省的爺生氣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没伏侍過〔服〕因為你伏侍的好昨兒纔踢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麽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氣的黄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見說我們兩個字自然是他合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别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来了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没掙上去呢也不過合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擡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麽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

糊塗人那裡配合我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合我辯
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也就是惱
二爺也不該這麼吵的萬一人知道我總也不過為了事進来
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悔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
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究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
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
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
聽見了這話又覺傷起心来含泪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
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
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出去罷說着站起来
就要走襲人忙回身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
道好没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認真要去也等
把這氣下了等無事中說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
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
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鬧着要去
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

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個吵不如去了到乾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的跪下了碧眼（痕）秋波（紋）射月等衆丫嬛見吵鬧都倒鴉鵲無聞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来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来嘆了一聲叫底下的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泪来襲人見寶玉流下泪来自已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来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来難道是為争粽子喫争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辯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拏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閑話還擱得住你来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来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

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麽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
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寔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
将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
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兒的話自
已一笑也就罷了一時林黛玉去後就有人来說薛大爺請寶
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喫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来
已帶了幾分酒踉蹌来至自已院内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
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
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来說何苦来
又招我寶玉一看原来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将他一拉拉
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
我不過說了你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罷了襲人好意
来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已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
扯幹什麽叫人来看見作什麽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
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麽睡呢晴雯没得說嗤的又笑了
說道你不来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讓我洗澡去襲人射

月却洗了澡我叫了他們来寶玉笑道我纔又喫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咱們同洗晴雯摇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的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道怎麽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麽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没那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凉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臉通通頭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我你們打發你喫寶玉笑道既這麽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来拿菓子来喫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你的還配打發喫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便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譬如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跌碎了也可以使的只是别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麽說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歡

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来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嗤嗤的幾聲寶玉在旁笑着說響得好再撕響些正說着只見射月走過来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来一把將他手中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射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射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讓他盡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射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来小丫頭佳蕙過来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内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嬛媳婦走進院来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的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面的衣裳脫脫罷史湘雲忙

起身寛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這些做什麽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嬸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叙在旁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的衣裳還便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的舊年三四月裏他在這裏住着把兄[寶]玉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及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来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来眯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来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知道了說道扮上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麽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来住了沒兩日下起雪来了老太太合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堂]来老太太一個新[斬]新的大紅腥[猩]腥氊的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個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裏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前情大家都笑了寶叙笑問那周奶媽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麽淘氣不淘氣周奶媽也笑了迎春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咭咭呱呱笑一陣也不知那裏来的那些誰話王夫人道只

怕如今好了前兒有人家来說着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
着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
没有看見衣服都帶了来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哥
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
憨的這可見還没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别提小名
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来了笑道雲妹妹来了怎麼前兒打發
人接你去怎麼不来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
来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
湘雲道得了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
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多謝你記掛史湘雲道我給
他帶了好東西来了說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個疙瘩寶玉
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
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
是上次送来的絳紋戒指一包四个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
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来你就把他的也帶
了来豈不省事今兒巴巴的帶了来只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

原来還是他真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来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来的說話不周拿進来一看自然就知道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須得我先告訴来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使来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名字他也不記的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覺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来可怎麽說丫頭們的名字呢横竪我来給他們帶来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个這到是四个人的難道小子們也這麽記得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麽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就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還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已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一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喫了茶歇一歇瞧瞧你的嫂子們

去園裏一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荅應了將三個戒指
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
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會出来便往大觀園来見過了李宫裁
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来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
只管瞧你們的親戚朋友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
自去尋姑覔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个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麼
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不到翠縷道這也合咱們家池子一樣
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翠縷道他們那
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
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
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
出一個頭来的人湘雲聽了由不的一笑說道我說他不用說
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笑這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
或正或斜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来
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来從古至
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

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這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翠樓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麼是個陰陽没影没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什麼個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萬物賦了成形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為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樓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樓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没有呢譬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樓點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們這手裏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笑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是陰翠樓點頭笑道還要拏幾件東西問因想不起個什麼來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縧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

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牡
為陽怎麽没有呢翠楼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雲笑道
這也連我不知道翠樓道這也罷了怎麽東西都有陰陽咱們
人倒没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
越問越問出好的来了翠樓笑道這有什麽不告我的呢我也
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麽翠楼道姑娘是陽我
是陰說的湘雲拿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来翠樓道說是了
就笑的這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樓道人規矩主子為陽奴才

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的湘雲笑道你很懂的一面說
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笑道你瞧那是誰掉的首飾金滉滉
在那裏翠樓聽了忙趕上拾在手裏握着笑道可分出陰陽来
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撿的瞧翠樓只管
不放手笑道這件寶貝姑娘瞧不的這是從那裏来的好奇怪
我從来在這裏没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拿来我瞧瞧翠樓將
手一撒笑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耀煌的一个金麒
麟比自已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

不語正在出神只見寶玉從那邊来了笑道你兩个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麽呢怎麽不找襲人去了史湘雲連忙将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咱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来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来了連忙迎下来携手笑說一向別離之況一時進来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来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摸掏了半天噯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个東西你收拾起来了襲人道什麽東西寶玉道前兒的金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麽問我寶玉聽了将手一拍說道這個可丢了往那裏去找去就要起身自已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你不知道多昝晚丢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将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的歡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是如何拾得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喜歡便伸手来拿笑道虧你撿着了你是那裏撿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印也丢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来與史湘雲喫了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喫茶不荅襲人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住着晚

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害臊了史湘
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来我們太太沒了我
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配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
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
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你既
拿出小姐的款我怎敢親近你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
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来了必定趕来
先瞧你不信你問問樓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會不念你幾
聲話来了忙得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就認真了還是這
麼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将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
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
送来可見是又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来了戒指兒能值
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
給我的湘雲笑道我只當林姐姐給你的原来是寶姐姐給了
你我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个比寶姐姐好的
可惜我們不是一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有

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不用提這話史湘雲道提了便怎麽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林姐姐聽見又嗔我讚了寶玉道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旁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个人難說話吽我悪心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麽了襲人道且别說頑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麽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史湘雲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麽針線上的怎麽吽我做起来你的活計吽誰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笑道既這麽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别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来了我是個什麽就煩你做鞋了寔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誰的横竪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也不知道給誰寶玉道給我

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向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了出去給這個瞧給那個看的不知怎麽又惹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来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麽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麽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他做舊年算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做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来回說興隆街的大爺来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鞋子一面抱怨道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

是他自已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
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呢寶玉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
又俗的一个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来湘雲笑道還是這情
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
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
来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只在我家(們)隊裏攪
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
贓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些上回也是寶
姑娘曾說過一會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他就哼了一聲拿
起腳来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不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
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
不知他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来真真寶
姑娘敬重自已搭赸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
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
倒同他生分那林姑娘是你賭氣不理他你得陪多少不是呢
寶玉道林姑娘從来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

混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點頭笑道原是混賬話原
来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来說麒麟的原
故因心下忖奪着近来寶玉弄着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
都因小巧玩物上作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
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
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見機
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剛走来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
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
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是個
知已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
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知已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
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来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
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
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
已但恐是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已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
禁滾下淚来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

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拭淚之狀便忙趕上来笑道妹妹往那裏去怎麽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兒未乾還說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擡起手来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麽這麽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麽只是丢下了什麽金又是什麽麒麟可怎麽樣呢一句話又把那寶玉說急了趕上来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麽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麽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說怎麽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

不着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
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這
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
了你皆揔是不放心的原故弄了一身病但凡寬裕些這病也
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
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
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望着他此時寶玉也有萬句言
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个人

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滚下淚来回身便要
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
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麽可說的你的話
我早知道了口裏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站着只管發
起獃来原来方才来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
扇子趕来送與他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代玉走
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来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
看見趕了送来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

人来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来也不敢說今
兒我大膽說出来死了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又
不好告訴人只好捱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
呢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得魂消魄散只叫神
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就是中了邪還不
快去寳玉一時醒過方知是襲人送扇子来羞得滿臉紅漲奪
了扇子便抽身忙忙的跑了這裏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
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起如此看来將来難免不妥之事令人可
儆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泪来心下暗度如何處
方免此醜禍正裁度間忽見寳釵從那走来笑道大毒日頭地
下出什麽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
頑我就看住了寳釵道寳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
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不叫他了由他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寳釵
聽了忙道嗳喲這麽炎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麽别是想什麽来
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

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没意思這麽熱天不在家裡凉快還跑些
什麽襲人笑道倒是你説得是罷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
們家做什麽呢襲人笑道纔説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兒粘
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
来往便笑道你這麽個明白人怎麽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
人情我近来看着雲丫頭的神情在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来
那雲丫頭在家裏竟一點兒做不的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
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
什麽這幾次他来他和我説話兒見没人在眼前他就説家裏
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睛圈都紅
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説不説的想其形景来自然從小兒没爹
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来襲人見説這話將手一
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過了那些日
子纔打發人送来還説這是粗打的且在别處儂着使罷要匀
淨的等明兒来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這話想来我
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怎麽在家裡三更半夜的做呢可

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這樣我也不該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裡做活到三更天若是替别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般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只說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信他他總是認的出来呢說不的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来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的走来笑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問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房裏的前兒不知為什麽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淚地的也都没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裏打水見一個尸首趕着叫人打撈起来誰知是他他們家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泪来寶釵聽見這話忙

向王夫人處来道安慰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来到王
夫人房裡只見鴉雀不聞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裡坐着垂泪
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裏来寶釵道從
園裏来可見你他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
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
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麽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
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一
下攆了他出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来誰知他這麽氣
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
固然是這麽想據我看来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
着或是在井眼前憨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
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
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
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不勞念
念于茲十分過不去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
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妹

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裝裹誰知鳳丫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裳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性子素日是個最講究的況且他也三災八難的既然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裝裹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裏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到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是省事況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欲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却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氣蚤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罷看下回便知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話說寶玉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走著信步來至廳上方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了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嗐些什庅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才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

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兒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傷感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克克的站著賈政見他神氣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見他這般光景到有了二三分氣了方欲究問忽有回事的人來說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素日並不與忠順王府裡來往為什庅事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王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下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著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作小旦的名叫棋官一向好好

在府裡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著他的下落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見是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百個也罷了只是這棋官隨機應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心竟斷斷少不了此人因此求老大人轉吩咐令郎請將棋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尋覓之苦說畢忙立身打一躬賈政聽了又氣又驚即命人喚寶玉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走来賈政一見便罵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広又作出這無法無天的事来那棋官現是那忠順王駕前承奉之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回道不知此事究竟連棋官兩個字也不知為何物豈更加一引逗二字說著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隐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

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来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汗巾怎庅到了公子腰里寶玉聽了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也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别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屋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聽得說他現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庅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了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求教說著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已氣的目瞪口歪一面送出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長府官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庅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瞎去由著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動怒便乘機說道方才原不曾要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

了一個丫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
所以才赶著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忙問道好端端誰去跳
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
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使出暴殄輕
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興
來小厮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
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
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

知意將眼一看衆小厮小厮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
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拉著太太的丫
頭金釧兒要強姦不遂打了一頓他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
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往
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就交與他與
寶玉過去我免不得作個罪人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干
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
賈政這個形景便知是為寶玉一個個唉指咬舌連忙退出那

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臉淚痕一叠聲叫拿寶玉拿大棍拿鎖細上把各門都關上如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干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送信偏生沒個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嬷嬷出来寶玉一見如得珍寶便赶上来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偏生這老婆子又是個聾子竟不曾聽見是什庅話把要緊二字只聽見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庅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罷那婆子道有什庅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庅不了事的寶玉急的跺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踈學業淫辱母婢等話只喝命堵嘴来着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倒凳上舉起大板

打了十来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脚將掌板人踢開自已奪過來咬著牙根又蓋了三四十下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来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解勸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此刻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君弑父你們才不勸不成衆人聽了這話不好聽知道是氣極了忙各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與王夫人王夫人聽了却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趕往書房中來忙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書房賈政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撣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才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別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孽障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絕將来之患說著便要繩索勒死王夫人連忙抱

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倒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說畢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著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來看由肶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兒來忽然想起賈珠來便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寶玉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與王熙鳳迎春姐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刻下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環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音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

母扶著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
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孩兒進去吩咐
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急一回厲聲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
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
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為的
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作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啐
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下死手的板子
難道我的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耀祖宗當日
你父親是怎庅教訓你来說著也不覺滚下淚来賈政又陪笑
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為兒的一時性急從此已後再不打
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管
你打不打我也猜著了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
你大家干淨說著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
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著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
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来長大為官作宰的也未
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来還少生

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
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来只是
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著誰来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
快打點行李車馬回去賈政苦苦叩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
面又記掛著寶玉忙進房来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
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寶玉哭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
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環媳婦等上来要攙寶玉鳳姐
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広個樣兒還要攙

著走還不快進去把藤屜子春櫈抬出来呢衆人聽說連忙進
去果然抬出春櫈来將寶玉抬放在櫈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
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
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
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
半世心了這會子你倘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
一場又哭不掙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這毒
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出去還在這

十

里作什庅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才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来此時又同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曲只不好十分使出来見衆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又不好下去便越性走出来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才好端端的為什庅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要你們跟著作什庅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没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才聽見了忙去打聽原故却是為棋官同金釧兒姐姐的事襲人問道此事老爺怎庅得知道的焙茗道那棋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習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来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告訴的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九分然後回来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内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脚把寶玉送到怡紅院内自己的床榻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伏（服）侍問他端的欲知明白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里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庅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作什庅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里沒有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退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著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才退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脚上半段青紫都是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来襲人咬

著牙說道我的娘怎庅下這般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没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来可叫人怎庅樣呢正說著只聽ㄚ環們說寶姑娘来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條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著一丸藥走進来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瘀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了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覺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别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掩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来寶玉聽了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掩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已丢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慼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横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慼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

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么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想必有些原故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来寶玉原不知道是賈環說的見襲人說出方才知道內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沈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来不會這樣的你們別混裁度他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這個形相疼還疼的顧不来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用心了你既然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作些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故然怕我沈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倒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爺才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来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閑小事襲

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庅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庅口裡就說什庅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来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怕寶釵没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来看你你好生養著罷方才我拿了藥来交給襲人了晚上敷上管保就好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赶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寶二爺

好了親自来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庅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躲里雖然彼時不怎庅樣將来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来心内著實感激寶釵進来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豚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炭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氣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環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

去梳洗等我叫人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来訴說忠順王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来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耳內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泣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来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身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作什庅跑来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下的餘熱未散倘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粧出来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别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聽院外人說二奶奶来了林黛玉便知是鳳

姐来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来再来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好的怎庅怕起他來林黛玉急的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若被他看見他又該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連忙的放了手黛玉二步三步轉過床後出了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庅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著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沈沈的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登龍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来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来看襲人忙迎出悄悄的笑道嬸嬸們来遲了一步二爺才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煩姑娘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路出了園子到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

見他来了說道你不管呌誰來個也罷了你又丟下他来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都會伏(服)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庅話吩咐打發他們来一時聽不明白倒躭誤了王夫人道也沒什庅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庅樣襲人道寳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此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是好此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庅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湯我想著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才剛捱了打又不許呌喊自然急的那熱血毒熱未免存在心里倘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来可怎庅樣好因此我勸了半天才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該早来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碗子香露来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他胡遭塌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此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就呌彩雲来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拿了来襲人道

只拿兩瓶来罷多了也白遭塌等不勾再要時再來取也是一
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取了兩瓶来付與襲人襲人看時
只見這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盖鵝黄箋上寫
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
厷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黄
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别遭塌了襲人答應著要走時王夫人
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来問你襲人忙又回来王夫人見房
内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
前說了什厷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聽我也
不吵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
爺霸佔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摇頭說
道也為這個還有别的原故襲人道别的原故實在不知道我
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又
忙掩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太别生氣我就說了
王夫人道我有什厷生氣的你只管說来襲人道論理我們二
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才好若再不管不知將来作出什厷

事来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對著
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
何曽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時我是怎庅樣管他難
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
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况且老太太疼
的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
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生事所以縱壞了他我常常辦著口兒
勸一陣説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不
相干端的吃了虧才罷設若打壞了將来我靠著誰呢說著由
不得滾下淚来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已也不覺傷了心
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作下人
的伏（服）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来連個
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苦口勸二爺只是再勸不
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今日太太提起
這話来我還記掛著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
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

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来我因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好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兒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們一體行事誰知你方才和我說的那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你有什庅只管說什庅只別叫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別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庅變箇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甚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姨妹雖說是姐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也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之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皆因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的素性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這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庅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来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或叫人哼出一聲不字来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也就罷了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動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想不到這里這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的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歹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心裡狠喜歡我就把寶玉交給你了諸事留心保全他你保全寶玉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至怡紅院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

香露之事寶玉甚喜即命調來嚐試果然香美異常因心下記掛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攔阻便設一法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来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他作什庅呢他要問我你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作什庅去呢倒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好去寶玉道沒有什庅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什庅東西或是取件東西我到那裡也好打趣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與晴雯笑道也罷你就說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作什庅他要惱了又說你打趣他了寶玉道你放心只管送去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手帕子往瀟湘館而来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来忙對他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一看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尚未睡著聽得有人說話便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是晴雯黛玉道作什庅来了晴雯道二爺命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納悶暗想作什庅送手帕子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

是上好的吽他留著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納悶再著實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才大悟過来連忙説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里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手帕子来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内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難卧命掌燈火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醮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洒閒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　吽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抛珠滚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緑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糢糊　窓前亦有千竿
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来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内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便空手回来等到二更寶釵方回来原来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調唆了人来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来越發信了究竟襲人也是聽得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究竟認准是他說的也因薛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的一口咬死是他他也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来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那里說了幾句閒話後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庅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著牙說道不知好歹的寃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来

問薛蟠見說這話便怔了忙問道我鬧什庅来薛姨媽道你還粧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你姨父幾乎没把寶玉打死了若不是老太太同你姨娘出来還不知是怎庅樣呢薛蟠道人人都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别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已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别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没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你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别人我就疑惑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往外頭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告人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問衆人是誰這樣贓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才罷分明是見打了寶玉没的獻勤兒拿著我来作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

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広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把珍大哥吽了去罵了一頓。今兒又拉上我了。既拉上我。我也不怕。越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閂来就跑。忙的薛姨媽一把拉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来。薛蟠急的兩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吽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来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到也清淨。寶釵忙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樣兒。你不知道聽說。你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跟前。便是傍人来勸也。為的是你好。倒把你的糊塗性子勸上來了。你進去打去。打死了怕你不償命。你的命也不值錢。媽也白養了你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樣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広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兒棋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棋官我們見了十来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広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

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可
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却不惱
我只為一個寶玉鬧的天翻地覆的也不該寶釵道誰鬧了你
先持刀動杖的鬧起来你到說别人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
有理難以駁証因此便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因正在氣頭上未
曽思忖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
的心了從先媽合我說你要揀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見
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
釵氣怔了拉著他母親哭道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庅話薛蟠
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去睡不提
這裡薛姨媽氣的亂站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日知道那畜生
說話没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寶釵滿心委曲氣忿待
要怎庅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别了母親各自回来到
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来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整理便
出来往他母親那邊去可巧遇見了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
問他那裡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

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且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来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俏結梅花絡

話説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林黛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内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内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来心内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来瞧寶玉呢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来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才是今兒

這早晚不来必定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看時只見花花
簇簇的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内来了細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
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環媳婦人等
都進院去林黛玉看了不覺點頭嘆氣想起有父母的人好處
来早又珠淚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
紫鵑從背後走来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林黛玉道
你倒底要怎庅樣只管催我吃不吃管你什庅相干紫鵑笑道
姑娘咳嗽的才好些了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
倒底也該還小心些才是大清早晨起来就在這個潮地方站
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比不得什庅強壯身子一句話提
醒了林黛玉方覺得有些腿酸呆了半日方慢的的同紫鵑回
自己院来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
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
来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薄命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
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薄命一并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
佳人命薄然我非佳人何命薄勝於雙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

走不防廊簷上的鸚哥兒見林黛玉来了嘎的一聲撲了下来倒唬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兒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鴈快掀簾子姑娘来了林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笑道添了食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便似林黛玉素日吁嗟之音韻接著學說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林黛玉同紫鵑聽了都笑起来紫鵑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為他怎庅記来著黛玉便命紫鵑將架子摘下来另掛在月洞窓外的簷上說畢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内坐了吃畢藥只見窓外竹影映入紗窓来滿屋内陰陰翠潤几簟生涼林黛玉沒可釋悶便隔著紗窓引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来至家中只見他母親正自梳頭一見他来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過来作什庅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之後不知他可又過来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来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

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他的那個糊塗你還不知道
庅別同他一般見識等我處分那個業障你要氣的有個好歹
可吽我指望那一個呢薛蟠在那邊看見連忙跑了過来對著
寶釵左一揖右一揖滿口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原是我昨日
吃了酒回来又聽見說寶玉捱了打是我治的媽和妹子又只
管派我的不是我滿肚皮的委曲又勾起酒来不知胡說了些
什庅連我也不知道了怨不得妹妹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
的聽了這些話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作這些
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多嫌著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
吽我們離了你你就眼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
何說起的這吽我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妹妹從来不是這樣
多心說這歪話之人薛姨媽忙又接著說道你就只會聽見人
家的歪話難道你昨日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
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了妹妹也不用煩惱從此以
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曠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
来了薛姨媽說你要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再

和他們一處曠時妹妹聽見只管啐我呌我畜生如何何苦来
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只管
呌妹妹為我操心我成了什庅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孝
順媽多疼妹妹反呌媽生氣妹妹煩惱真連畜生也不如了口
裡說眼睛裡不住的也滾下淚来薛姨媽本不哭聽他說這些
話又勾起傷心来寶釵道你鬧彀了這會子又招媽傷心起来
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眼笑道我何曾招媽哭来罷罷丟下這個
別提了呌香菱来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洗了

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
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庅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
添補些衣裳了要什庅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有好些衣裳
我還沒穿過呢又作什庅一時薛姨媽洗完了手換了衣服拉
著寶釵進園子裡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家母女進園子裡
来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丫環老
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此他母女二人進来大家見過了只
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了寶玉忙欲欠身口裡

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勞動姨娘姐姐来看我經當不起薛姨
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庅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
来自然和姨娘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庅吃回来好給你送
来寶玉笑道倒不要什庅吃倒是那一回作的那小荷葉兒小
蓮蓬的湯還好些鳳姐兒一傍笑道聽聽口味不筭高貴只是
太磨牙了巳巳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叠連聲的吽快作去
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别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著呢因回
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厨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回說

管厨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来了鳳姐兒聽說想了一想
我也記得交上来了但不知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里呢又令
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人送了
来薛姨媽先接過来瞧時原来是個小匣子里面裝著四付銀
模子都是一寸多長一一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
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様打
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
碗湯還有這些様子若不說出来我見這個也不認得這是作

什庅用的呢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姨娘那里曉得這是舊年預備膳的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庅面印出来借著清湯的味道作出来也還罷了究竟是塊死麵無意思誰家家常飯也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兒怎庅想起来了說著接了過来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里立刻拿幾支雞另外添了東西作出十来碗来王夫人道要這些作什庅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個東西家常不大作今日寶兄弟提起来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姨娘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好不如就勢兒弄些大家吃吃托賴著老太太的福連我也上一個俊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兒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里只管添補著作了在我的賬上来領銀子婦人答應著去了寶釵一傍笑道我来了這幾年留神看起来鳳丫頭憑他怎庅巧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庅當日我像鳳姐這庅大年紀比他還来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那時節他也算好了比

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兒鳳姐兒嘴乖怎庅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庅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說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的看待若說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是寶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他姊妹来不是我當著姨太太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算起都不如這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老太太是偏說了因老太太疼他無論好不好揔說是好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寶玉說這幾句話原為勾著賈母欲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来倒也意出望外便看寶釵一笑寶釵早回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来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来向寶玉說好生養著又把襲人等囑付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想什庅吃只管告訴我我

有本事呌鳳丫頭弄了来咱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漚他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老太太究竟又吃不多鳳姐笑道姨娘倒别這庅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不然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得賈母等都哈哈的笑起来寳玉在房里聽見也不（忍）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這張嘴怕死人寳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在身傍坐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趂寳姑娘還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的鶯兒来打上幾根絡子寳玉笑道虧你提起来說著便抬頭向窓外道寳姐姐吃過飯呌你們鶯兒来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閒庅寳釵聽見回頭向窓内笑道怎庅不得閒一會兒呌他来便了賈母尚未聽真都止住步問寳釵寳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你呌他来給你兄弟作幾根你要使人我那里閒著的人多呢你喜歡誰呌了誰去使喚薛姨媽與寳釵都笑道只管呌他来作就是了有什庅使喚人的去處天天也是閒著淘氣呌他来作個活計省的瘋跑也好罷咧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

等在山石邊摘鳳仙花兒見了賈母等他們都迎上来了少頃
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讓至他住的上房内坐賈母也
覺得有些腿酸便點頭説道我也有好幾個月沒往你家曠曠
借此走走王夫人聽了便先命小丫頭們去鋪設坐位那趙姨
娘推病只有周姨娘同衆婆子丫頭們忙迎接出来請安打簾
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来與薛姨媽分賓主坐
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来奉與賈母李
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們服侍罷
你在那裡坐下好説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了便
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就在這里放罷添些東西来鳳姐
答應了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
了丫頭們忙赶過来預備王夫人又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
只有探春惜春兩個来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了黛玉自
不消説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
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著一把牙快笑道老祖宗
和姨娘不用讓還聽我説就是了賈母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

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于是鳳姐兒放了四雙快子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云的王夫人李宮裁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兒先忙著要乾淨傢伙来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来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傍邊便命玉釧兒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拿不了正說著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已知道他們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打絛子你們兩個一同送去罷鶯兒答應便同玉釧兒出来鶯兒說這庅遠怪熱的怎庅端了去玉釧笑道你

放心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来將湯飯等物放在一個捧盒里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来至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来同鶯兒進了寶玉房中麝月襲人秋紋三個人正自頑笑見他兩個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們兩個怎庅礴的巧一齊来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来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来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来了却到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来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丢下且

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他不好意思又見鶯兒
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来到那邊房裡去倒茶說話兒去了這
里麝月等預備了碗快子来伺候吃飯寶玉只管不吃問玉釧
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腔怒色正眼也不看他半日方
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没趣半日又只得笑問道誰叫你替
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苦喪
著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
多不好下氣的因而變盡方法將衆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
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答理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没
有憑他怎庅喪謗揔是温存和悦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了臉上
方有了三分喜色寶玉便笑著求他道好姐姐你把那湯端来
我嚐嚐玉釧兒道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来了再吃寶玉笑
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赶早
兒回去交待了你好吃飯去我只管躭悞了時候你豈不餓壞
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来說著便要自己下
床来取剛拃挣起来禁不住有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了這樣忍

耐不住便起身說道躺下罷那世裡造了業(孽)的這會子現世現
報教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哧的又笑了端過湯
来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回来見了老
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捱罵了玉釧兒道吃
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些說著催寶玉喝
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說道阿彌陀佛
這樣東西還不好吃什庅才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
你不信你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然認真賭氣過来嚐了

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意来原是寶
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又說好吃也不
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一面又叫
人来打發他吃飯丫頭們方進来時忽有人来回說傅爺家的
兩個媽媽来請安求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
嬷嬷来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来都賴賈家的名勢得
意賈政又著實看顧他與别個門生不同他常遣婦人来走動
然寶玉素昔最厭勇蠢婦人的今日却如何又肯令這兩個婆

子進来其中原来有個縁故只因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
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聞人說才貌俱全雖未親覩然
遐思慕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来恐薄了傅秋芳因此
連忙命讓進来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妹子有幾分姿色聰敏
過人那傅試倚仗着妹妹要與豪門貴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
所以躭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争奈那
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
親密也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兩個婆子偏是極無知識

的聞得寶玉要見進来只剛問了一聲好說了没兩句話那玉
釧兒見生人来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只顧聽話
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
睛都看着人不想猛伸了手便將碗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
玉釧兒倒不曾盪着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庅了慌的衆人
忙上前来接碗寶玉自己盪了手倒不覺的却只管問玉釧兒
盪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
盪了你只管問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己盪了衆人上来連忙收

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辭出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家寶玉是外像好內裡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盪了手倒問人家疼不疼這可不是個獃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来聽見他們家裡許多人抱(報)怨千真萬真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魚就和魚說話對著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連一點兒剛性兒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至愛惜東西時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若遭塌起来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来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来問寶玉打什庅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方才只顧說話就忘了煩了你来呌你只管等著煩你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要打什庅的絡子寶玉見問笑道不管裝(打)什庅的你都每樣打幾根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

要這樣打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的完呢如今先揀著要緊的打幾根罷鶯兒道什庅是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汗巾子罷呢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要什庅顏色的寶玉道要大紅的鶯兒道若要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庅顏色好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色寶玉道這才姣艷再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是我最愛的寶玉道也罷打一條桃紅的再打一條柳綠的鶯兒道顏色定了要什庅花樣呢寶玉道你會的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鐙象眼塊兒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兒這幾種寶玉道前兒給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庅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個樣的就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来(拿)了線来窓外婆子們說姑娘們的飯有了寶玉道你們快吃了来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呢鶯兒一面接線一面笑道你我天天在一處怎說起這樣話来正經快吃了来罷鬧什庅客套呢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

丫頭在此聽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同他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絡子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庅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姓名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来是兩個字原叫作金鶯兒来著。姑娘嫌拗口就去了金字就单叫鶯兒如今也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筭疼你了明日寶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和襲人說明日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没有的好處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姣態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見他又提起寶釵来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姐你細細的告訴我鶯兒笑道我告訴你你不可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外頭說道怎庅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来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了多少了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庅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

手笑道倒是姐姐説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庅顏色好寶
釵道若用雜色斷然是不好看的大紅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
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個法兒有了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
兒線一同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起色寶玉聽説喜之不禁
一疊連聲便叫襲人来取金線時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
来告訴寶玉道今兒是那裡来的好運剛才太太打發人給我
送了兩碗菜来寶玉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来給你們大家吃
的襲人道不是是指名給我送来的還吩咐不叫我過去磕頭

可是奇怪不奇怪寶玉笑道既是太太单賞你的你就拿了去
吃這有什庅猜疑的呢主子賞奴才東西也是常事罷咧襲人
笑道因從來没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説
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
了話内有因欲要追問因想素日寶釵不是轉嘴刻舌的奚落人
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意思来便不再説將菜與寶玉看
了説我洗了手来拿線説畢便一直出去吃過飯洗了手進来
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姨媽遣人請出去了

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並欲要問鶯兒方才他說寶釵的什庅好處忽見邢夫人那邊著兩個丫環送了兩樣菓子来與寶玉吃又問他可走得了庅若是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請大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了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来把才那菓子拿一半給林姑娘送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送時聽得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不知黛玉進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定分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来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将来怕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来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来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将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厮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嬤、

襲人等来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
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猒峩冠禮服賀弔往来等事今日得
了這話越發得了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絶了而且連家庭
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
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就回来了却每、甘心為諸了鬟
充役竟也得十分閒消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
起氣来只說好的一箇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弔名沽譽入鬼
賊祿鬼之流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建詞原為導後世的鬚
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有負天
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才嬿村俗古人除四書將别的書焚了
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
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
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来孝敬他些東
西又不時的来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
人来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道這家人不大管
我的事為什麽叫我貼近了平兒冷笑道奶、連這幾個都想

不起来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〻房裡的丫頭如今太〻房裡有四箇大的一箇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兒聽了笑道是了〻倒是你提醒了我看這起人也太不識好了錢也賺勾了苦事情又侵不著弄一個丫頭搪塞著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箇也罷了他們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来我收什麼橫竪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箇心所以只管遷延著等那些人把

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姊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〻死了太〻跟前少著一箇人太〻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好就吩咐了下月發放月錢的王夫人聽了想了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箇五箇的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〻說的也是只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箇呢太〻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了一想道也罷了這箇分例只管關

了来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〻玉釧兒罷他姐〻
伏侍了我一場没箇好結果剩他妹〻跟着我吃箇雙分不為
過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〻玉釧兒過来磕
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
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
月〻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怪忙道怎麽按数給王
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報怨説短了一吊錢是什麽原
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他

們外頭商議的姨娘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各人五百每位兩
箇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報怨不着我〻到樂的給呢他們外
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箇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麽来
怎麽去由不的我做主我到説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
為是他們説只有這箇項數叫我也難再説了如今我手裡每
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箇月不打飢荒
何曾順〻溜〻的一遭兒王夫人聽説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
太〻屋裡幾箇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箇那一個是

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是老太〻屋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〻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〻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箇人給老太〻這个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箇纔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箇大丫頭每個月錢一吊佳蕙等八箇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〻說的別人如何惱得呢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咲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箇好丫頭送去老太〻使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得分例上匀出來不必動官的就是了鳳姐一〻答應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

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
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
話見人和氣裡頭帶剛硬要像這箇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
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
玉果然有造化能彀得他長、遠、的服侍一輩子也就罷了
鳳姊道既這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
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又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
是個丫頭常、有放縱的事到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

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混着再等二三年再
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来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
箇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来都咲道奶、今兒
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蹺
這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
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把二百年的事都
想起来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後到要幹幾樣
刻毒事了報怨給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

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别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栽了丫頭的錢就报怨了咱們也不想一想咱們是奴才也配使兩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己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閑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尋寶玉去談論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并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横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来至寶玉房中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近前来悄悄的笑道你也過于小心了這个屋裡那裡還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覺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来了我到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来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

子後頭又近水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
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著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鍼線原來是
一箇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夗央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
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呀好鮮亮活計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
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箇襲人
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的不
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
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箇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

帶的那一箇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
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略坐一坐我出去走、
就来說着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
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寔在可爱
不由拿起針来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来
與襲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見靜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
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来至窓外隔着紗窗往裡一看只見
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作針

線傍邊放着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箇景兒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兒叫湘雲〻〻一見他這般景況只當有什麽新聞忙也来一看也要咲時忽然想起寶釵數〔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咲便忙拉過来道走罷我想起襲人来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裡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麽是金玉姻緣我便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發怔了忽見襲人走進来咲道還没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才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又進来寶釵道没見他們進来因向襲人咲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麽話襲人咲道左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麽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〻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来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个丫頭来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来果然是告訴他這

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
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来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
糊荅應至晚間人静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
咲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淌回来
就說你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没著落終久筭什麽說了那
些無情無義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来敢叫你去襲
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麽說從此以後我是太、的人了
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就走寶玉咲道就便筭

我不好你回了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
去了也没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麽没意思難道你作了强盗賊
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横竪要死這
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
的嘴說道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
聽見奉承吉利話又猒虚而不寔聽見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
感便悔自己說話冐撞了連忙笑著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
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粉脂濃然後談到

女兒何如好覺又譚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
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箇鬚眉濁
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
如不死的好必定君昏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来棄
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力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
名將来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
於不得已他才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
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
官了他念幾句書安在心裡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彈亂勸只
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倒也是不得已還要
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聖不仁那天也斷〻不把這幾
萬種任于他了可知那些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
時若果有造化該死了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殼
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鵶雀
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
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来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

玉方合眼睡著至次日也就丢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
膩便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的梨香
院的十二個女子中有小旦齡官都在院中見寶玉来了都咲
讓坐寶玉因問齡官那里衆人都告訴他說在房裡呢寶玉忙
至他房内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来聞風不動寶玉
身傍坐下又素習與别的女孩頑慣了只當齡官也同别人一
樣因進前来倍笑央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
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去我

還没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細一看原来那日薔薇花下
劃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况從来未經過這番被人厭棄
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
所以寶玉便出来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来了叫
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去了寶官
道纔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麽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
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来了手裡提着雀兒籠
子上面紥着小戲臺並一箇雀兒興興頭頭往裡走找齡官見

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箇什麼雀兒會啣旂串戲麼賈
薔笑道是箇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两八錢
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来寶玉此刻把
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見賈薔進去
笑道你起来瞧這箇頑意兒齡官起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
兒你頑省得天〻悶〻的無个開心我先頑了你看說着便拿
些穀子哄的那个雀兒果然在戲臺上亂串鬼臉旂幟衆女孩
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著去了賈薔還
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〻齡官道你們家把好〻的人弄了来關
在這牢坑裡還不筭你這會子又弄个雀兒来也偏生幹這箇
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們還要問我好不好賈薔聽〻
不覺慌起来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那裡的脂油蒙了心
費一二两銀子買了来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〻放
了生免〻你災病說著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
了齡官還說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箇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
他来弄這牢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来太〻打發

人来我你叫你請大夫来細問〻你且弄這個来取笑偏生我
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說著又哭起来賈薔忙道昨兒晚
上我問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再瞧〻誰知今兒
又吐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
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也不瞧賈薔聽叫如此說只
得站住寶玉見了這般光景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劃薔深意
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在齡官身子也不顧送到
是別的兒女孩子送出来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筭痴〻的回至

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說話兒呢寶玉一進来就和襲
人長嘆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
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
此後只是各人葬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暗想道昨夜不過是
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来便笑道你可真〻有
些瘋了寶玉默〻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定分只是每〻
暗傷不知將来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者也不
可十分忘記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

從那裡著了魔来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總在舅母跟前
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路来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
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大老爺生日我也没去這會子
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不去這麽怪熱的又穿衣裳
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麽話他比不得大老
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
清早去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来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林
黛玉便先咲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
不解忙問怎麽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
坐了坐的話說了出来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麽睡着了就
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
走来辭說家裡打發人来接他寶玉林黛玉聽說忙站起讓坐
史湘雲也不坐寶林二人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
泪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
趕来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
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

前寶玉還要往外送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是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忙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上了大道方才進来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却說賈政出差去後外邊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橫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湮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来手裡拿着一付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偏你走来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凉着了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春謹奉

二兄文几前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囑撫復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迹見賜何痌瘝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凴床處默之時忽思及歷来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位置一拳山盆池之樂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予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自掃花而待此

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丶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拿着一箇字帖走来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内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着呌我送来的寶玉打開看

時寫道是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日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不便故不敢見面奉書恭啓男芸跪書一咲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箇探春笑道我不筭俗偶然起了个念頭寫了幾箇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箇社的黛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筭我、是不敢的迎春咲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

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来大家平章寶姐、也出个主意林妹、也說箇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麽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来了進門笑道雅得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箇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亂些什麽因而也忘了就沒說的既是三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来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箇别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道我

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且又累墜這裡梧桐蕉芭儘有或指梧桐起箇倒好探春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炖了脯子来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来衆人聽了都笑起来探春回笑道你别忙使巧話来駡人我已替你想了箇極美的號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将起来他

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方低了頭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〻也早已想了箇好的也只三箇字惜春迎春都忙問道是什麽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道這箇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王就好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麽探春道你的號多的狠又起什麽我們愛叫你什麽就是荅應着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箇號罷有趣俗的一個號却于你最當天下難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了還是隨你們叫去也倒狠好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箇什麽迎春道我們又不會做詩白起个號作什麽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依我的主意管情大家合意我們七箇人

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讓出我們三個人去
我們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道已有了號還這樣稱呼不如不
有了已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約才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
約我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
竟不厭俗客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要
推我作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再請兩個副社掌就請
菱洲藕榭二位完来一位出位出限韻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
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作
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便請若不限我、也不敢
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于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
深合己意二人皆説是極好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悦服
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也罷了只是自想好咲好、的
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来管起我来了寶玉道既這樣咱們
就往稻香家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
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得多又沒
趣了一月之中只好兩三次才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

就裂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
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近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
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先起的
意我須得先作箇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
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
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
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
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吟起他來迎春道都還
未賞到先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
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再都等見了作如今
也沒有這些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
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
了都說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箇小了頭道你隨口說
一箇字來那了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
字韻十三元了頭一个韻定要這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
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了頭隨手拿四塊那了頭便拿

了盆魂痕昏四塊来寳玉道盆門這兩字不大好作呢一様豫
俻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如是思索起来獨黛玉或撫弄梧桐
或看秋色或又合丫頭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頭炷了一枝夢甜
香原来這夢甜香只有三寸来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
此燼為限如香終未成便要受罸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
寫出又改抹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寳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寳釵
道却有了只是不好寳玉背着手廻廊下踱来踱去因向黛玉
説道你聴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寳玉又見寳釵已謄
寫出来因説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
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在潮地下作什麽代玉也不理寳玉道
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罷説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
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罸了寳玉道稲
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評閲優劣我們都服的
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
肌骨易消魂芳心一點交（嬌）無力清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

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黄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氷雪
招来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青白
帝憑清潔不語亭、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是
秋容淡浅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氷作影捧心
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

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
又催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
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掩湘簾半掩門碾氷為玉、為盆
看了這句寶玉喝起采来只說從何處想来又看下面道是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

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〻同誰訴倦已
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為上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有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我定于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箇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箇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叫箇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

慌、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来又見後門上婆子送
了兩盆海棠花来襲人問是那裡来的婆子們將寶玉前一番
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
己走到自己房裡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来都
遞與婆子道這銀賞那擡花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
子們站起来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
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厮們婆子忙應
道天、有四箇原豫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
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
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来了順便去叫後門上
小厮們雇輛車来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
頭去混碰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拏碟子盛東西
與史湘雲送去却見碟子上槽空着因回首頭見晴雯秋紋麝
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這一箇纏素的瑪瑙碟子那去
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給
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来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

都巴、的拏這箇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這樣說他說這箇碟子配上鮮荔子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連碟子放着就沒帯来你再瞧那槅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来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来又想起笑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動也孝敬到十二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說這是自己園裡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的把一對瓶拿下来親自灌水插好了叫箇人拿着親身進送一瓶進老太、進一瓶與太、誰知他孝心一動

連跟的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知道老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单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事小難得這箇臉面及至到太、那裡太、正合二奶、趙姨奶、周姨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服不知要給那一箇一見了連衣服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

奶〃在旁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樣敬孝又是怎樣知好歹
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
人的嘴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給了我兩件衣裳也
是小事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箇彩頭晴雯咲道呸沒見食
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才給你〃還充有臉
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倒底是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
我就不要若不是給别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
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才給我我能可不要
冲撞了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這屋裡誰的我
因前兒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你告訴我知
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去不成秋
紋笑道胡說我白聽了歡喜〃〃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
只領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别人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
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
爛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箇〃不知怎麽死呢秋
紋笑道原來姐〃得了我寔在不知道我陪箇不是罷襲人笑

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来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
空收来了老太〻屋裡還罷了太〻屋裡人多手雜别人還
可以趙姨奶〻一夥的人見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
了纔罷了太〻也不管這些不如早些收来是正經晴雯聽說便
擲下鍼黹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
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去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
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衣裳
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哂道雖然碰不見

衣裳或者太〻看見我勤謹一箇月也把太〻的公費裡分出
二兩来給我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别和我粧神弄鬼的什
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来自去
探春那裡取了碟来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箇宋
媽〻来向他說道你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如今打發
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〻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
說與我〻收拾了就好一順去了襲人聽說便端過兩箇小樣
素盒子先揭開一箇這裡面裝的是紅菱合鷄頭兩樣鮮菓又

揭開那一箇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
今年咱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来與姑娘嚐、再
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盤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
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們
請安替寶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甚說
的姑娘再問、去回来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見
在三姑娘那裡秋紋笑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麽詩社呢
又都作詩想来沒話你只去罷宋媽、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

另外穿了衣裳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合車等着
呢宋媽、去後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
棠至屋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與史
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
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
他還有什麽意思襲人勸道什麽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
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要来又由不得他不
来他又牽腸掛肚的沒得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

太〻打發人去接他來正說着宋媽〻一徑回来回復道生受
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仍什麼
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氣的了不得寶
玉聽了立刻便往賈母處来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
天晚了明兒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罷了回来悶〻的次日一早
便又往賈母處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来了一見
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
給他看先說與韵他後来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
不好還要罰他一箇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〻還
要罰你們呢就拿韵来我雖不能只得勉强出醜容我入社掃
地焚香我也尋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
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韵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
改一面只管合人說着話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録
出先笑道我却依韵和了兩首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
說着遞與衆人〻〻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
你到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一面說一面

看時只見那兩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爱冷非關
倩女亦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来隔宿痕却喜詩人
吟不盡倦不令寂寞度朝昏　蘅芷堦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
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泪
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箇不枉作了海
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就讓
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與他評
論一回至晚寶釵将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
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
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
又要不得罪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箇
月通共拿幾吊錢你還不彀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
事你嬸〻聽見了越發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来做這東
也不彀難道為這箇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夕話題

醒了湘雲到躊躇不起来寶釵道這箇我已經有个主意我們當鋪裡有一箇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幾箇簍来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要請老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呢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作不得的我合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来再往鋪子里取上幾鐔好酒来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别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箇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了湘雲忙笑道好姐、你這樣說到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麽糊塗連你好歹也不知道還成箇人了我若不把姐、當作親姐、一樣看上面那些家常煩難事不也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箇婆子来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来明日飯後請老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别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

回来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可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裡有那些ㄋ鑽古怪的題目和那險極韵呢若題過於新巧韻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更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筭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心身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我如今要作箇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和(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

我也是如此着想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擬出幾箇題目来都要兩個字一箇虛字一箇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極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才好你先想一個我聽、、寶釵想了一想咲道菊夢就好湘雲道果然好我這邊有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個也算的上我又有一箇湘雲道快說出来寶釵道問菊

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个訪菊如何寳釵也讚
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
湘雲便寫寳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
箇還不成幅越發湊成十二箇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頁
一樣寳釵聽說又想了兩箇一共湊成十二又說道既這樣越
性編出他箇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箇菊譜了
寳釵道起手道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
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

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着無
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為菊如是碌、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
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為菊如是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
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
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
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全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妙景
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用何韵
寳釵道我生平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韵所縛咱們

别學那小家流只出題不拘韵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那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咱們五箇人這十二箇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問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墻上他們看了准作那一個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着又作罸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倒也罷了二人商議妥帖方才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蠏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都說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〻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窠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

著引了衆人往藕香榭来原来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窓
左右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鳳姐
忙上来挽着賈母口裡說老祖宗只管放大胆不相干的這竹子
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闌干外另放着兩
張竹案一箇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箇上頭設着茶筅茶杯各
色茶具那邊有兩三箇了頭煽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箇了
頭也煽風爐盪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
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帮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

這箇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
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湘雲念道芙蓉影破歸蘭槳菱藕香
深度竹橋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
時家裡也有這麼一箇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
他們姐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姐妹們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
了脚掉下去幾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大釘子把
頭碰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
竟好了鳳姐不等人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

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壽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箇
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原是一箇窩兒因為萬福萬
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
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子慣的了得了只管[拿]把我取笑起來恨的
我撕他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
祖宗笑一笑開了心一高興多吃兩箇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
兒叫你日夜跟着我、到常笑、覺得開心不許回去家王夫
人笑道老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

不知高低的孩子家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竪禮體不錯就
罷沒的叫他從神鬼似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
鳳姐忙着搭桌子要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
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
李紈合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
桌上伺候鳳姊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拿在蒸籠裡拿十
箇來吃了再拏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螃蟹肉
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剝的肉香甜不用人讓鳳姐

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盞的滚熱的拿来又命小了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重的菉荳麵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箇就下坐来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来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命人在那邊廊下擺了兩桌讓夗央琥珀彩雲彩霞平兒去坐夗央因向鳳姐笑道二奶〻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

胡亂應箇點兒鳳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時出至廊下夗央等正吃得高興見他来了夗央等站起来道奶〻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回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到不領情還報怨我還不快斟鍾子酒来我唱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一揚脖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黄子送来鳳姐道多道些〻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夗央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姊笑

道你們坐着吃罷少合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
合老太〻討了你作小老婆呢夗央道啐這也是你作奶〻說
出来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筭不得說着趕来就要抹鳳
姐兒央道好姐〻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夗央了頭要走了平丫
頭還饒他你們看〻他沒有吃兩箇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他
也算不合攬醋了平兒手裡正剝了箇滿黃子的螃蟹聽如此
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来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
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手往前一
撲正恰〻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合夗央嘲笑不防唬了一
跳哎呀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〻的大笑起來鳳姊也禁不
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来替
他親自擦了又親去端水夗央道阿彌陀佛這是箇報應賈母
那邊聽了一疊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〻夗央
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〻来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
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
来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

吃也完了夗央等咲着答應了高聲又説道這桌子上的腿子二奶〻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脚子肉就下来了賈母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的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説這裡風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太〻還是回房裡歇〻去罷若高興明日再来徃〻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麽説咱們就都回去罷因回頭道又囑咐湘雲道別讓你寶哥〻林姐妹〻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你兩箇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麽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来命将残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咱們且作詩把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狠是湘雲道雖如此説還有別人因又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来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紅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

意吃唱等使喚再来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了都説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来湘雲又把不限韵的原故説了一番寶玉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搬了一箇繡墩倚欄坐着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伏在窓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来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旁邊説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吃两口酒襲人又剥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斟壺来揀了一箇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環看見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来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已斟才有趣兒説着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黄酒因説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命便拏那合歡花浸的酒盪一壺来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

下了寶釵也走來另拏過一支盃来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
至墻上把頭一箇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个蘅字寶玉忙道好
姐、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寶釵笑道好容
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来把第八
箇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箇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一箇瀟字
寶玉也拿起筆来将第二個訪菊第三箇種菊也勾了也贅上
箇絳字探春走来看、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
着寶玉笑道喒先說過総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你可要留神說

着只見湘雲走來将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两箇都勾了也
贅上一箇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箇號湘雲笑道你們家如今
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来又沒趣寶釵笑道方才老
太、說你們家也有這箇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
雖沒了你到是舊主人家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
便代湘雲抹了改了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個題已全各自
謄出来各人作的来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濤箋過来一併
謄錄出来某人作的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蘆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迹瘦月
清霜夢有知落﹅心隨歸雁遠寥﹅坐聽晚砧癡誰憐我為
黃花病慰話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
籬邊何處秋蠟屐遠来情得﹅冷香不盡興悠﹅黃花若解
憐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来籬畔庭前故﹅栽昨夜不期經雨潤今朝
猶喜帶霜開冷唫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盃泉溉泥封
勤護惜好知三徑絶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别圃移来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踈籬畔科頭坐清冷
香中抱膝唫数去更無君傲世看来未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
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亭、點綴幽隔座香分三徑露攡書
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来新夢圃冷斜陽憶舊游傲世也因
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吐口角
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
平章後千古風高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
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
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
開花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休言舉世
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屏供籬栽日、忙折来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
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
時人眼拍手憑人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復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窗隔踈燈描遠近籬篩
破月鎖玲瓏寒芳畄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
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
還尋陶令盟睡去依、隨雁斷驚廻故、惱蛩鳴醒時幽怨
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

残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還逢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
全葉翠離披滿床落月蛩聲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
應再念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絶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来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問菊第一詠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怪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憶菊画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𠮟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倒底傷了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来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彩攤書人對一枝秋已経妙絶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反回来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了探春又道到底算要蘅蕪君秋無迹夢有知把箇憶字竟烘染出来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箇縫兒也沒了湘雲道偺誰隱為底遲真〻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来冷唫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

香中抱膝唫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
罷了又道明兒閑了我一人作出十二首来李紈道你的也好
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新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
熱螃蟹来就在大圓桌子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
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作詩者便忙洗了手提筆寫
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
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
貪口腹坡仙曽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咲道你這會子
才力已盡不能作了還彀人家黛玉聽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
提起筆来一揮已成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〻滿殼凸
紅脂塊〻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宜侑我千觴對茲佳品
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喝采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作的不

及你的我的燒了他你那箇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詩還好你留
着他給衆人看寶釵接着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
来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来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南北皮裡
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
又看底下道
酒未敵醒（腥）還用菊性方積冷卻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
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詠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
是大才只是諷世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来不知作
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村嫽〻是信口開河　情哥〻偏尋根問底

話說襲人見了平兒來了都道你們奶〻作什麽呢怎麽不来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来因為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来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裝十箇拏了盒子裝了十箇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了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

兒忙唱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
了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嬤〻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
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来說二奶〻說叫奶〻
合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盒子裡是方才舅太〻那裡送来
的菱粉糕和雞油餞子給奶〻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
喚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唱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
唱了又把我怎樣麼一面說一面只管唱又吃螃蟹李紈攬着
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
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拏你當奶〻太〻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
雲等吃唱着一面回頭道笑道奶〻別只摸得怪癢的李紈道
哟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己東
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了唐僧取
經就有箇白馬来馱着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箇瓜精来送盔
甲有個鳳了頭就有個你〻就是你奶〻的一把總鑰匙還要
這鑰匙作什麼平兒笑道奶〻吃了酒又拿我打趣着取笑兒
了寶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起人家你們這幾個都

是百里挑不出一箇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各天理比如老太丶屋裡要沒那了頭死央如何使得從太丶那一個敢駁老太丶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丶只聽他一箇人的話老太丶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營着不知叶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上好話兒還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强呢平兒道那原是箇好的我們那裡比的上他寶玉道太丶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兒裡有數兒太丶是那們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都他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丶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丶忘了他背後告訴太丶李紈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箇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了怎麽田地鳳了頭就是箇楚霸王也得两支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箇了頭他就得這麽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箇了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箇孤鬼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了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

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沒兩箇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箇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了膀背了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因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幾月的月錢連老太、太、的還沒放着是為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說道你快別問橫竪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麼唬的我你這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幾箇月的月錢我們奶、早巳支了放給人使了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因為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箇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箇足猒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曽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拏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来了他的公費月錢又是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

利

他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他們
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
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錢使只是我也
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箇平兒道你們若有要緊事
用銀錢使的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
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勾了
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荅應着一徑出了園門來至家内
只見鳳姐不在房裡忽見上回来打抽豐的那劉姥〻和板兒
又来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
三箇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
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姥〻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
跑下地来問姑娘的好早要来請姑奶〻的安看姑娘來的因
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担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
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敬姑奶〻姑娘們
嘗〻姑娘們天〻山珍海味也吃膩了這箇吃箇野意兒也是
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

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
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張材家的笑道
我到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
去罷說的大家都笑了周瑞家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蠏了一
斤只好秤二箇三個這麽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
上丶下丶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裡彀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
兩箇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丶道
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觔五錢五丶二兩五三五一
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這一頓
的菜彀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丶了
劉姥丶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外看天氣說道天
好咱晚了我們也去罷别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道這
話倒是我們瞧丶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来笑道可是你老
的福来了竟投了這兩个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麽樣周瑞家
的笑道二奶丶在老太丶跟前呢我原是悄丶的告訴二奶丶
劉姥丶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丶說大遠的難

為他抗了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不投上二
奶〻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〻又聽見了問劉姥〻是誰
二奶〻便回明白了老太〻老太〻說我正想積古的老人家
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緣分了說
着催劉姥〻下來前去劉姥〻道我着生像兒怎好見得嫂子
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〻
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箇狂三乍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
讓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去劉姥〻往賈母

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
箇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又說甚麼什那小廝笑
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
半日假可使得平兒笑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箇告
假又不回奶〻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奶〻偏生叫他
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又來了周瑞家的道
當真他的媽病了姑娘也替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
來聽着我還使呢莫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來你這一來帶

箇信給旺兒就說奶〻的話問着他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
来奶〻也不要了越發送他使罷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
平兒等来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姐妹們都在賈母前承
奉劉姥〻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
是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〻身後坐著各箇紗
羅裡的美人一般的箇了環在那裡搥腿呢鳳姐兒站著正說
笑劉姥〻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
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来坐

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
紀了劉姥〻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
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
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〻笑道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
老太〻生来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
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〻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
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心
也没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来們了我怕人

笑我〻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
孫子孫女兒們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〻笑道這正是老太〻
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箇老廢物
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姐兒說你帶
好些瓜菜来我吽他們忙収拾去了我正想今地裡現擷的瓜
兒菓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姥〻笑道這
是野意兒不過吃箇新鮮依我們到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
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別空〻的就去不嫌我們這里就住一
兩天再去我們也有箇戚家一淌鳳姐見賈母歡喜也忙留道
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
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〻聽〻賈母笑
道鳳丫頭别拿他取笑兒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實那裡擱得住
你打趣他說著又命人先去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
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吽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
劉姥〻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
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〻吃晚飯

賈母又將自已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〻吃鳳姐
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来死央忙命老婆子
帶了劉姥〻去洗了澡自已挑了两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
姥換上那劉姥〻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
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来說彼時寶玉姐妹們也都在這裡
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
還好聽那劉姥〻雖是箇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見識况且年
紀老了世情經歷過的見頭一箇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

姐兒們都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来講因說道我們村庄
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箇坐的空
兒天〻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凉亭什麽奇〻怪〻的事
不見呢你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
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
有人偷柴草来了我繞着窓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
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成現成的柴烤火去
也是有的劉姥〻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来奇怪老壽星

當箇什麽人原来是箇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箇小姑娘梳着溜〻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綾裙兒剛説着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説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〻賈母聽了忙問怎麽了了環回説南院馬棚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出下来瞧只見東南大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内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忙都過来請安又回説已經救下去了老太〻請進房去罷賈母足的看〻的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来寶玉

且忙着問劉姥〻那女兒孩大雪地裡作什麽抽柴草倘或凍出病呢賈母道都是幾説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還問呢别説這個了再説别的罷寶玉聽説心悶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説道我們庄子東邉庄上有箇老奶〻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〻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来托夢説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絶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箇孫子原来這老奶〻只有一箇兒子這兒子也只一箇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麽似的落後果然

又養了一箇今年纔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
常可見這些神道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
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
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兒擾了史大妹〻咱們回去商
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〻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
太〻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大妹〻的席叫咱們作陪呢等吃了
老太〻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〻未
必高興寶玉道老太〻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了
頭場雪請老太〻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
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
抽柴還更有趣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
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足的拉了劉姥〻細問那女兒是誰劉
姥〻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
箇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姓名
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〻
道這老奶〻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知書識字老

奶、爱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
聽了跌足嘆息又問後来怎樣劉姥、道因為老奶、思念不
盡便盖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
今年深月久的人也沒了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道精倒
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道阿弥陀佛原
来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
村庄店道上閑曠纔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村庄上的人
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宇寶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
了廟罪過不小劉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兒回去攔住
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
小也都好善喜捨最爱脩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箇疏頭替你
代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脩盖再裝顏了泥像
每月給你香錢燒香豈不好劉姥、道若再這樣時我托那小
姐福也有幾箇錢使了寶玉又問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
方劉姥、便順口胡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
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給了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說着

方向地名著茗烟去先踹看明白回来再作主意那茗烟去後
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来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
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頭、的田来了寶玉忙問可有廟了
茗煙笑道爺聽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老奶、
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箇破
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有年紀的人一時
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庙門却到是朝南
開也是稀爛的我找的正沒氣一見這箇我說可好了連忙進
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是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
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裡是什麽女
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
是一箇無用的殺才這點子事也幹不來茗煙道二爺又不知
看了什麽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
派我去碰頭怎麽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
别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
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的賞呢正說着只見二門上

的小廝来說老太〻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要
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来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
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来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
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自說道我有了主意既沒有外客
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幾樣兒做幾樣也
不要按槕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一箇十錦攢心盒子自斟
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狠是忙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將我

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粧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
里與商議之間早已有掌燈時候一夕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
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起來看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
葉並擦抹桌椅豫備茶酒器具只見豐兒帶了劉姥〻板兒進
來說大奶〻倒忙的緊李氏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
要去劉姥〻笑道這老太〻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
拏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〻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
使不如開了樓把收的拏下來使二天罷奶〻原該親自來的

因和太〻說話呢請大奶〻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
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擡小
厮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擡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
別慌〻張〻象趕來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〻笑
道姥〻也上去瞧〻劉姥〻聽說他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
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〻的堆着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
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燿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
來了然後鎖了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〻高興越性

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子都搬了下来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〻的搬了下来小厮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撑出兩支船正亂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来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〻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来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在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〻忙笑道過来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〻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将一盆子花橫三豎四的揷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姥〻道我這頭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来衆人笑道你還不抜下来摔到他臉上呢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〻笑道我雖老了年輕的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笑之間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了環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来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劉姥〻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〻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到城来買畫兒貼時常用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〻想

着那箇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箇真地方誰知我今兒
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强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
箇園子也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也見ゝ死了也得好處
賈母聽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箇小孫女兒他就會畫
等他明日畫一張如何劉姥ゝ聽了喜的忙跑過来拉着惜春
說道我的好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好模樣還有這箇
能幹别是箇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然領着劉姥ゝ
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上地
下蒼苔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劉姥ゝ讓出路来與
賈母衆人走自已郄赾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ゝ你上来走
仔細苔滑了劉姥ゝ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熱(熟)了的姑娘們只管
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綉鞋别沾贜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
防底下果踹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都拍手哈ゝ的笑起来
賈母忙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来只站着笑說話時劉姥
姥已爬了起来自已也笑了說道纔說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
了不曾叫了頭們搥一搥劉姥ゝ道那里說的我這們嬌嫩了

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〻起来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
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盖碗茶来
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
便命丫頭把自己窻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
坐了因見窻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磊着滿〻的書劉姥
姥道這必是那位哥哥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
孫女的屋子劉姥〻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
像箇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

不見衆丫環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紗如今
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
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
来了賈母說乑可不是這箇先時原不過是糊窻屉后来我們拏
這做被作帳子試〻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疋来拏銀紅的替
他糊窻子鳳姐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讚不已劉姥〻也覷見
眼看箇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做衣裳也不能拏着糊窻子
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

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来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
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説這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
造竟比不上這箇鳳姐道這箇薄片子還説是內造上用呢竟
連這箇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
若有時都拏出来送這劉親家兩疋做一箇帳子我挂下剩的
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兒
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瞧去
劉姥〻念佛道人〻都説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〻的
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
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后院子裡有箇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
東西預備着梯子作什麼後来我想起来定是為開頂櫃取放
東西非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
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
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
瞧説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遠〻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撑船
賈母道他們既豫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説着便向紫菱洲蓼

溆一帶走来未至池前只見幾箇婆子手裏都捧着一色揑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来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〻在那裡就在那裡擺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〻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趁着進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〻偺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箇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一箇女篾片了李紈是箇厚道人聽〻不解鳳姐却知說的是劉姥〻了也笑道咱們今兒就拏他取箇笑兒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箇小孩子還這麼淘氣仔細太〻說鴛鴦笑道狠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環端過兩盤茶来大家吃畢鳳姐手裏拏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敁敠人位按序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擡過来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着衆人聽說忙擡了過来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〻〻便拉了劉姥〻悄〻的囑咐了劉姥〻

姥一夕話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喫過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箇一桌劉姥〻傍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環在旁邊拏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麈尾来拂着丫環們知他要撮弄劉姥〻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悄向劉姥〻說道别忘了劉姥〻道姑娘放心那劉姥〻入了坐拏起箸来沉甸〻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合鴛鴦商議定了单拏一雙老年四柱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姥〻劉姥〻見了說道這箇爬子比俺那裡鐵掀還沉那裡强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来只見一箇媳婦端了一箇盒子站在當地一箇丫環上来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端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〻桌上劉姥姥便站起身来高聲說道老劉食量大似牛吃箇老母猪不擡頭自己却鼓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来一聽上〻下〻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黛玉笑岔

了氣伏着桌子叫哎喲寶玉早滚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只説不出話来薛姨娘也掌不住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箇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替他姊妹換衣服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姥姥劉姥〻拿起那箸只覺不聽使又説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箇衆人方住了笑聽了這

話又笑起来賈母笑的眼淚出来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劉姥〻正誇雞蛋小巧要肏攮一箇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箇呢你快嚐嚐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〻便伸箸子要夾那裡夾得起来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箇来纔捧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去揀早有地下人揀了出去了劉姥〻笑道一兩銀子也没聽見了響聲兒就没了衆人已没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説誰這會子又把那箇

快子拏了出来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的還不換
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鴛鴦拏了来
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姥
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箇伏手鳳姐道菜
裡若有毒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来劉姥ゝ道這箇菜裡有毒
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死了也要喫盡了賈母見他如
此有趣吃得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来與他吃又命老
媽来将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

春卧室中去閒話這裡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ゝ看着
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笑道别的罷了我這管你們家這
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别多心纔則大家
不過取笑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来笑道姥ゝ别惱我給你老
人家賠箇不是劉姥ゝ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偺們哄着老太ゝ
開心兒可有什麽惱的呢你先囑咐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
箇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麽不倒茶
給劉姥ゝ劉姥ゝ忙道剛纔那箇嫂子倒了茶来我吃過了姑

娘也刻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
来三人吃畢劉姥〻笑道你們這些人都只吃一點兒就完了你們
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
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在這里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
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〻屋裡平丫頭送去
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的
猫婆子聽了忙揀了兩碗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
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裏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鴛鴦道這就罷
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碗給他去鴛鴦聽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来吃酒的攢盒
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會盒子鴛鴦道催着些婆子答應
了鳳姐兒等来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
濶朗這三間屋子不曾隔斷上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
桌上面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海子內
揷着笔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箇汝窰花囊揷着
滿〻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上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的煙

雨圖左右挂着一對〻聯乃是顔魯公墨跡其聯云煙霞閒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子上放着一箇大觀窑的大盤盤内盛着數十箇嬌黄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箇白玉比目磬傍邊挂着小搥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搥子要擊丫環們忙攔他〻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箇與他說頑罷喫不得東邊便設着卧榻牀上懸着葱緑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来看說這是蟈〻這是蜢蚱劉姥〻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黄子沒乾淨的亂鬧倒叫你進来瞧〻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来衆人忙勸觧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窻往后園内看了一回因說這后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〻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〻聽的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因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来箇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来習演他們也曠一曠偺們可又樂了鳳姐兒聽說忙命人出去叫来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氊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借着水音更好聽

回来偺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聽得近衆人都説
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偺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
歡人来坐生怕臟了屋子偺們别沒眼花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
去説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々
姨媽太々来坐々々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三箇丫頭都好只
有兩玉皃可惡回来吃醉了偺們便往他們屋裏鬧去説的衆
人都笑了一齊出来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来的
幾箇駕娘早把兩支棠木舫撑来衆人扶了賈母薛姨媽劉姥
姥鴛鴦玉釧皃上了這一支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皃也上
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撑船賈母在艙内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
河裏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来鳳姐笑道怕什麽老祖宗只
管放心説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
愰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
了那支隨后跟来其餘老嬷散衆丫環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
些破荷葉可恨怎麽不叫人来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
曽饒了這園子閙了天々曠那裡還有人收拾的工夫林黛玉

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枯荷聽雨聲
偏你們又留不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咱們别叫人
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
衰草殘菱更切秋情賈母因見岸上曲折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
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去步石梯上去
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
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
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土一箇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

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牀上只吊着青綾帳幔衾褥也十分樸
素賈母笑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媽要
我也沒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来說
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與你
妹〻這樣小氣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已不要的我
們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裡也不大弄
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的雖然他省事倘来箇親戚看
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

子越發該住馬圈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然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幾條倒使的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姊妹們也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鴛鴦来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棹屏還有箇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彀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箇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箇箱子裏還得慢〻找去明兒再拏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的只别忘了說着坐了一回出来一逕来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来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幾套罷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題這裡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褥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梅花

式的也有桂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箇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箇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姥ゝ劉姥ゝ之下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鳳姐李紈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厨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式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箇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咱們先吃兩杯

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ゝ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ゝ今兒也過謙起来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嫌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来只多吃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ゝ到底吃一杯纔是賈母笑道這箇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ゝ来行更好衆人都知道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

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姊兒便扯了鴛鴦過来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内沒有站着的禮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奶〻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為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必要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来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席擺手道别這樣作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的鴛鴦喝命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扯入席中劉姥〻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〻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兒從老太〻起順令兒說下去至劉姥〻止如我說了一付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付兒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話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箇令好就說出来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邊是張大六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鴛鴦道當中是箇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的一張六與幺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箇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

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唱采賈母飲了一杯兒央又道有了一
付左邊是箇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〻風前舞兒央道右邊
是箇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兒央道當中二五事雜
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兒央道湊成二郎有五岳薛姨媽
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着大家賛賞領了酒兒央又道有了一
付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兒央道右邊長
么兩邊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兒央道中間還得么四来
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兒央道湊成櫻桃九點熟湘雲道御
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兒央道有一付了左邊是長三
寶釵道雙〻燕子語樑間兒央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
風翠帶長兒央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兒
央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〻風波處〻愁說完飲畢兒
央又道左邊一箇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
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兒央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
玉道紗窓沒有紅娘報兒央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
[illegible]座引朝儀兒央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看挑芍藥

花說完飲了一口夗央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
衆人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笑着領了一口原是鳳姐都
要聽劉姥〻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夗央代
說了一箇下便該劉姥〻〻道我們庄家閒了也長會幾
箇人弄這箇但不如說的這麼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
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夗央笑道左邊四〻是箇
人劉姥〻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箇庄家人罷衆人閧堂笑了
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〻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
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别笑夗央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〻道
大火燒了毛蟲衆人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夗央道右邊
么四真好看劉姥〻道一箇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夗央道
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〻兩支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箇大
倭瓜衆人大笑起来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以為情長無限
光陰吾不樂其
山水哉
偶筆